
賭城奇仇
東方客著
立志出版社出版



賭城奇仇

內政部登記證內警台業字第四六一號
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初版

特價拾伍元

賭城奇仇
作者：東方客
出版者：立志出版社
發行者：立志出版社
地址：台北市永康街四十一巷九號
電話：三五四三九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三一三號
印刷者：武學印刷廠
台幣三十元　港幣三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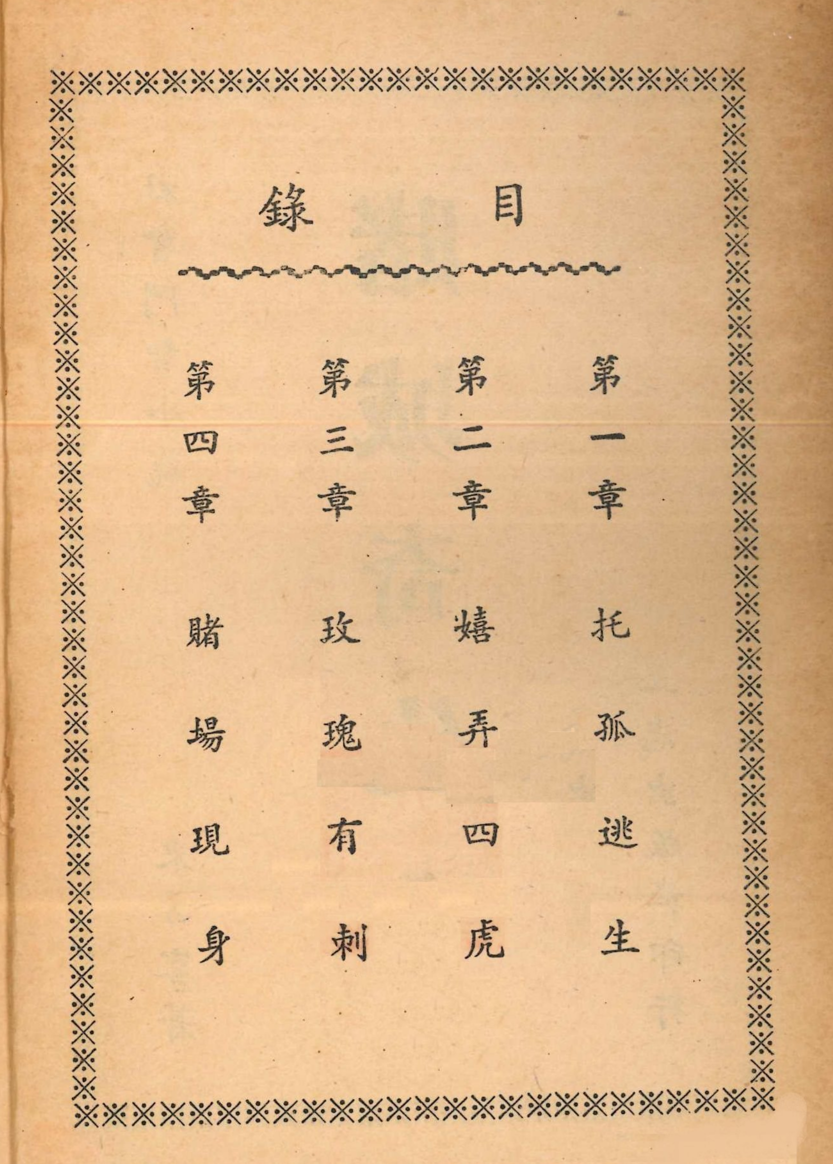
社會鬥智小說

東方客著

賭城奇仇

第一集

立志出版社印行



目錄

賭城奇仇　第一集

東方客著

第一章　托孤逃生

夜色蒼茫——

香港北角海濱的沙灘上，站着一個高瘦清癯的中年人，兩顴高聳，一對閃爍有神的眼睛，正對着海天一角的遠處，看得出神，他的長鬚被海風吹得適意地擺動着，滿頭灰白了地頭髮更增加了他的生動，他用手撫着髮際，似在喃喃自語，嘴角微動，但却未發出任何聲音來。

一個行人曾對他的奇怪行徑感到懷疑，以爲他在注視海天遠處的帆影，可是，舉目遠望，海上並無任何船隻，而他始終不知道有人在身邊走過，目光一直眺望着遠方，那行人聳了聳肩膀，逕自離去了。

海邊又剩下這一個孤獨而又奇怪的人！

海風漸大，波浪也愈湧愈高，他似有所感的點點頭，嘴角掀起了一絲苦笑，舉步向

岸上走去。

他似是愉快，又覺心緒紛亂，於是，他停住了脚步，倚在一枝路燈桿下，用手在衣袋中掏出一張陳舊的報紙，抖顫着將它展開，祇見社會新聞版上，刊着一項令人觸目的新聞：

「警署今日零晨破獲大販毒集團，毒梟丁超人漏網！警署現正嚴密佈署，加派幹警兜捕，該毒梟行踪已在警方掌握之中，深信日內即可逮捕歸案………」

這張十二年前的報紙，在丁超人看過之後，始將它撕成粉碎，他回憶十二年前的往事，突然眉目間流露着無比的惱色，眨眼間，復仇的火熾燃起在心頭，那時他不過三十剛剛出頭，在港九黑社會裏風雲不可一世，是個炙手可熱的人是。

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，他正在香港上環洗衣街的大本營，發號施令，等待運來一批毒品，驀然間一個手下弟兄叫廖忠的竄了進來，道：

「老大，走了水，快走，中央警署已經派人兜捕你了………」

他聽了大驚，問道：

「是誰走的水，快……快說！」

廖忠顯得迫不及待的說：

「是田青報密的，老大，不能再說啦，警車已經出動了！」

任他丁超人臨陣再鎭定，到了此時，也不禁驚惶失措，兩眼一看廖忠滿臉忠心耿耿之色，用手一拍他的肩頭說：

「小廖，難爲你了，祇要我丁超人還活在人間，决不會忘記報答你的！」

他匆匆走進臥房，一把拉着他的女兒秋華，由後門火巷中溜走。

秋華那時不過八歲，自然什麼也不懂，更不能跟着自己過逃亡生活，心念一轉，他把秋華送到他的把兄王武家裏，王武看他行色匆匆，知道他出了毛病，問：

「老弟，是出了事麼？」

丁超人點點頭說：

「警署已出動大批警探逮捕我！」

「唉！」王武長嘆了一聲，說：

「想不到老弟這份排場，毀於一旦………」

「沒有說的，事到臨頭，還能顧到那些，」丁超人皺了一皺眉頭，說：「我祇請大

哥把我這個小的看顧好了，我就感激不盡。」

說完，他把秋華送到王武身邊，撫着秋華的頭，說道：

「妳好好跟着王伯伯，要聽話，不要再淘氣啦！」他說至此處，若有所感的，又道：

「記住，長大了，要好好幹一番事業，不要再幹爸爸這一行，否則，要是給爸爸知道了，可不會饒妳！」

秋華早年失母，自幼跟着丁超人長大，父女相依爲命，丁超人當然也愛逾自己的生命，現在聽說父親要走，一頭撞在丁超人懷內，大聲哭道：

「不，我要跟爸爸走，我要陪着爸爸——」

丁超人英雄一世，到了此時也不由地兒女情長起來，兩行淚水簌簌落下，索性將秋華摟抱在懷，輕聲道：

「孩子，妳乖，爸爸能帶妳走，不會不帶妳的，妳原諒爸爸吧！」

王武看得也不禁唉聲嘆氣，說：

「老弟，你能不走嘛？」

丁超人毫不考慮地說了一句：

「永遠監禁！」

於是，他拋下女兒，偷偷地離開香港。

不過，他在臨走的時，還拜託王武一件事，那就是他和一個姘婦私生的兒子名字叫四虎，託王武在力之能及的範圍內，照應他們母子，這樣他就悄悄地走了。

但是，中央警署對於緝捕丁超人的任務，並未因他一走而鬆弛，反而日益加緊，使他的逃亡生活年復一年，一直拖了十二個年頭。

丁超人這次囘到香港，雖然仍有冒險意味，可是，他已探聽清楚，中央警署已經調換了一批新人，以往與他作對的幾個老警探，退休的退休，離職的已經離職，他彷彿還聽說他的兒子四虎也在中央警署任華人帮辦，而且是個幹探，非常得上面的賞識。

這些，他都沒有寄予甚大的希望，他此次囘港，已決定洗手不再經營本行，也不想在黑道上拋頭露面，他祇求將他以往的積蓄得到，然後，把他女兒秋華帶在身邊，在大埔，或者是沙田找一塊清靜地方，改頭換面，過着平靜無波的生活。

這是他此次潛囘香港的打算，但，天下事，往往不能盡如人意，他這個打算失敗了

，而且失敗得令人難以置信！

他在將那張十二年前的舊報紙扯碎以後，再次舉起脚步，向銅鑼灣方向前進，他走了約摸半個時辰，在一座騎樓下停住，略一遲疑，邁步跨上那間樓宇。

他迷惘地看了看那間大門，終於，用手撳了兩下電鈴。

「問賓個？」一個操着本地土音的婦人問。（請問客人找誰之意。）

他聽了這個聲音，脚步不由地向後退了兩步，他顯然已感覺裏面的人已經不是他要找的人了。

在一扇小門裏，已露出半個面孔，兩隻黑眼珠子向他轉了轉，砰的一聲，那扇小門又合上了。

他無力地提着兩條腿走下了樓，心中在想：「十二年了，王武王大哥會已不在人世了麼？假如他眞的不健在，那麼秋華呢？」

別後十二年的香港，果然已人事全非，經過他多日的努力，始終沒有打聽到王武的踪跡，秋華，當然也無從知道她的下落了。

他有如幽靈似的，成天在找他要找的人，他跑了許多以前常去的地方，不是人去樓

空，就是面目已非，使得他有意想不到的失望和懊喪。

可是，他還沒有放鬆一個人，那就是當年出賣他的仇人，田青，他毫不費力的已知道田青已經是嶄露頭角，在香港黑社會裏是個聞名的大亨。

他蹣跚地在干諾道海邊走着，鼻子裏哼了一聲，暗自說道：

「不想十二年變得這樣快，魏武如果是死了，秋華這孩子就够苦的了，她會流落到什麼地方去呢？難道田青也不會放了她麼？」

九龍油蔴地大都會俱樂部的老板黑玫瑰，年青美艷，可是在黑道中是有名的辣手女人，她憑着一隻槍，在賭城裏混了幾年，居然在九龍打出了天下。

黑玫瑰的個性朗爽，做事決不拖泥帶水，說一不二，凡是到大都會去賭的人，如果想在她頭上動下腦筋，或是想揩油抹水的，那叫做自不量力，她只要擠擠眼神，那麼這人半條命就會送在她的手上。

她下手養了一般爪牙，俱是肯替她賣命的脚色，平常看她的顏色行事，侍候她有如侍候一隻老虎，在她高興的時候，鈔票如同泥土一般，毫不吝惜，一旦反了她的毛，那後果就難想像了。

不知怎地，她最近却同一個中央警署華人刑事帮辦駱四虎，來往密切，但她不想倚仗駱四虎的權勢，所以她對駱四虎說過，她是由黑社會起家的，她祇愛他的人，如果他把身份拾出來，立刻一刀兩斷。

駱四虎少年英俊，是一名幹警，他喜歡黑玫瑰嬌艷爽快，被她迷住了，每天夜晚都要到她的香閨點個卯，不管芝蔴綠豆大的一點小事，也要向她作一個詳細而有條理的報告。

這天，已經是深夜一時了，駱四虎始匆匆的走進大都會俱樂部，跑抬子的小王向他遞了個眼神，說：

「帮辦，老板今天火可發得不小，張老二說錯了一句話，就挨了她一句耳光，小的不是跑得快，差點也挨上了，聽說她是在發你的皮氣呢！」

他微微頓了一下，作了一個鬼臉，又說：

「帮辦，今天可要小心點，見了面，少說話，多賠小心，可千萬不要說是我走的風呀！」

駱四虎向他點點頭，一逕往經理室走去。

門衛輕起，他看見黑玫瑰雙眉緊鎖，兩手托腮，一臉怒意，他悄悄地走到她的身邊，賠着笑臉，說：

「小黑，生氣了麼，是在想我？」

「呸！誰在想你，不罵你，算好的啦！」黑玫瑰半怒半嗔的說。

「我是因爲公事，重大的案件，所以來遲了，妳就生氣！」駱四虎賠着小心的說。

「公事有什麼要緊，人家都等得急死了，再不來，我到差館裏找你去。」黑玫瑰驕然已平和了。

「這件事可不是鬧着玩的。」駱四虎面帶鄭重的說：「有一個要犯聞已潛回香港，要是眞的被他潛回香港來，那會鬧得天翻地覆的。」

「怎麼這樣大驚小怪的，你倒底說的是誰呀？」

「要是他回來，我們警署裏不管，嘿，嘿，小黑，妳在九龍這一份光彩，也會被他壓得黯然失色了。」

「虧你還是幹警探的，老是長他人的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，我就不信這一套，管他是三頭六臂，頭上生了角，祇要他同我會了面，我就要同他碰碰。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小黑，妳總是不認輸，那我就不說了。」

黑玫瑰一斜身倚在駱四虎右肩上，嬌聲說：

「那不成，你說，是誰？說呀！說呀！」

駱四虎一想，這也不是機密，說出來吓唬她一下，壓壓她的威風也好，於是，他取了一枝香煙，燃着了火，吸了一口，道：

「這個人就是頂頂大名，十二年前在港九黑黑社會中風雲不可一世的丁超人，他因販毒案漏網，現在聽說又潛囘香港，妳說這個消息重要不重要？」

黑玫瑰陡然一驚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心裏砰砰亂跳，臉上要想鎮靜，也無法掩住蒼白之色，上牙咬着下唇，呆呆地看着手中煙捲的煙霧出神。

她驚得一時說不出話來，駱四虎哈哈大笑說：

「我說妳經不起考驗，人家衹提了提丁超人的名字，妳就吓得如此神情，要是丁超人和妳見了面，那不就糟了麼？」

黑玫瑰失神落魄的說道：

「這個人當眞可怕，不知怎的，我聽了他的名字，就汗毛倒豎起來——」

「那麼妳還想和他會面麼？」駱四虎故意吓她說。

「有什麼不可以，我見了他的面，就有辦法對付他。

「我看妳還是省省吧，妳看妳已經吓得花容失色，對付這等黑道高手，還得輸我們幹警探的一手呢。」

「現在這個差事想是落在你的身上了？」

駱四虎聳了聳肩，說：「這就是我今天遲到的原因。」

「你認得他麼？」

「我要認得他就容易辦了，現在連他的照片也找不到一張，這件事就感到扎手難辦了。」

黑玫瑰猛的又是一驚，她在暗想：「父親眞的囘來了，這幾年來，她一直想念逃亡十多年的生父，剛才還從箱子底層將她父親煙片取了出來，看了又看，她準備把照片配上鏡框，掛在壁上，所以她隨手放在五屜櫃上，此刻，她倒退了幾步，雙手反背，將抽屜打開，又將那張照片反手放在屜內，動作神情，做得極不自然。

駱四虎却也沒有留意。他決沒想到他談的案中要犯就是黑玫瑰的父親，於是，他輕

輕一笑說：

「小黑，妳這個人就是個紙老虎，下次妳再發威，我祇要一提丁超人，妳就會乖乖的服貼了。」

「去你的，少說廢話。」黑玫瑰掩住自己不安的神色說」「你若是偵查到那個姓丁的面又看見了他，怎麼辦？」

「妳放心好了，我不會像妳，我要逮捕他。」

「你恐怕不見得是他的對手吧！」

「依妳之見呢？」

「趕快打電話告知我，好帮你拿人呀。」

「不用了，我會打電話到中央警署，派上二三十名幹探圍捕他的。」

黑玫瑰小嘴一嘟，怒聲道：

「你看不起人，難道我這雙手發槍的本領就鎮壓不住他嗎？」

駱四虎嗤的一笑，說：

「不是這樣講，公私分明，逮捕人犯是警署的事，小黑，妳不要弄錯了。」

「好吧！看你的，我偏要想法子把他找到，咱們看誰鬥得過誰。」

駱少虎知道她好勝的個性，不想與她爭辯，微微一笑，說：

「小黑，我們輕鬆輕鬆吧，我想聽妳唱一段廣東小曲，然後，我們去吃宵夜好嘛？」

「不，我今天氣了一晚上，沒有心思唱，你也不會體貼我，我正想聽你唱一段平劇呢。」

駱四虎一笑道：

「照理，也應該唱一段給妳聽，因爲今天我來遲了，惹妳生氣，好吧，我唱一段遊龍戲鳳的四平調，妳喜歡聽不？」

因爲他知道黑玫瑰一向是歡喜聽男女調情的戲 ，所以他爲迎合她而唱一曲遊龍戲鳳。

那知黑玫瑰聽了把連搖了幾搖，道：

「我不想聽這樣的戲，我心裏很煩，又說不出來是怎樣的煩法，我想……我想聽一曲悲壯淒涼的戲，聽了反會一舒胸中不平之氣。」

駱四虎想了一下道：

「那麼我唱戰太平華望出陣的一段，裏面雖不凄涼，到很悲壯，唱的好不好，妳可不要見笑呀。」

於是，他起身斟了一杯熱茶，吃了一口，又把領子一鬆，面對着牆壁，唱道：

「頭帶着，紫金盔齊眉蓋頂，爲大將，臨陣時，那顧得喪生，擦鎧甲，且把二堂進，有勞夫人點雄兵，接過夫人得勝飲，背轉身來謝神靈，辭別夫人足踏蹬，但願此去掃蕩煙塵……」

他唱得特別蒼勁雄渾，嗓音也醇厚有味，黑玫瑰神情恍惚，隨口叫了幾個「好」字，抿着嘴笑道：

「唱得不錯，怪不得人家說你登過台，究竟不同凡響，好了，我請你到小洞天吃宵夜。」

駱四虎點了點頭，說道：

「吃宵夜我贊成，就是那種地方不談公事。」他忽然若有所悟的望了黑玫瑰一眼，又說：「小黑，我看妳今天神情不對，妳有什麼重大的心思嗎？」

他倒底是幹警察的，察言觀色，發覺黑玫瑰面色蒼白，神態極不自然，所以他不由地向她說出從來沒有說過貌犯的話。

這時，黑玫瑰反而顯得格外沉靜，並沒有因他這幾句話而怒惱，直管低着頭，沒有出聲，用沉默代替了答復。

駱四虎一直用兩隻眼睛盯在她的臉上，彷彿想在臉上搜尋到什麼似的，要是換在平常，他這種舉動，早已會激怒了她，而今天，她却當做沒有看見，她心裏已經紊亂不堪，如果她再要說什麼，或是另做一個表情，那會更有不安的神態表現出來的。

於是，她挽着駱四虎的手臂，下樓向小洞天走去。

小洞天宵夜館，就距大都會不到十丈遠近，霎眼之間，兩人已走了進去，不知是因爲時間太晚，或是這家店裏生意不好，在她們走進去的時候，這家宵夜館靜悄悄地祇有一個客人坐在裏面。

她們向那人看了一眼，祇見那人約有五十出頭，滿頭灰白頭髮，花白的鬍鬚掛在唇上，額際，眼角間滿佈皺紋，一望而知是個飽經滄桑的人。

那人當然也向她們瞅了一眼，並且看得非常仔細，這樣一來，反而把兩人的眼光逼

了回去，羞澀地找了一張座位坐下。

「小黑，我們今天多吃兩杯，解解妳心頭煩悶，都是我不好，惹妳生氣，妳要吃什麼菜，點兩樣……」

駱四虎的話未說完，黑玫瑰掉轉頭去，看了看那人桌上放着一碗炒膳絲，另外一盤大醉蟹，不覺愣了一下，說：

「我想就照那邊桌上的菜要兩樣，你不是喜歡吃炒蝦仁嗎？再來一瓶竹葉青，酒吃完了，天也該亮了吧！」

此時，店內三人，各人想着不同的心思，駱小虎是皇命在身，捉拿十二年前的販毒要犯，他是個幹練警探，決意要把丁超人早日拿獲，急速結案。

黑玫瑰在胡思亂想，她自幼與父親相依為命，對於父親親情似海，現在聽說他潛回香港，心中又喜又驚，喜的是父女骨肉從此團聚，但偏偏這件緝捕父親的案子，又落在情人駱四虎手中，她知道駱四虎的個性，公私分明，而且辦案的手段辣得驚人，祇要案子派到他的手中，沒有一件會落空的

她正在心裏盤算，想用她與駱四虎的友情力量，阻礙着他偵查進行，並設法救護她的父親。

那個陌生的酒客，正是她們所想像的對象、丁超人，可惜此時彼此俱不相識，否則，今天這一幕熱鬧的戲，必定演得非常精彩，祇因彼此的面貌都微了，八歲的秋華，那時還不過是個黃毛丫頭，現在的黑玫瑰已經長得風姿綽約，美艷絕倫，不但體態已經大變，就是面部眉目已變得大不相同，丁超人眼力再尖銳，也認不出當前的這個姿容秀美的黑玫瑰就是他的女兒秋華。

他自己當然也老得不像以前的模樣，十二年風霜淒厲逃亡生活，把他折磨得老得已經變了形，他看到面前的一對青年男女，感觸萬端，心中暗想：

「假如秋華仍在人間，不是也有二十了麼？她從小就長得甜靜可愛，要是她還健在，我想一定不會輸給這姑娘，還有那四虎，不是也有二十好幾了，現在他到那裏去了呢？」

轉念至此，不禁黯然神傷，他為了秋華，到處打聽，可惜知道她底細的人太少，究竟是死是活，一點消息也沒有查到。

他也從側面打聽過駱四虎的來歷，所得到的答案，不是驢頭不對馬嘴，就是一無所

知，他在失望之餘，跑到小洞天飲了幾杯悶酒，又看見黑玫瑰同駱四虎，觸景生情，付了酒賬，悄悄地走了。

駱四虎看見他人行跡可疑，兩肩一動，就想跟了出去，黑玫瑰輕輕一笑，一手將他按住，說：

「這是做什麼，要走嗎？」

駱四虎不自然地一笑，說：

「我看那個人行踪鬼祟，不像是個好人！」

「你們幹警探的，眞有一手，動不動，就疑心人，」黑玫瑰格格大笑，道：「看人家的樣子，也不像是個壞人呀，算了吧，吃兩杯，我們該走啦！」

她口裏這樣說，心裏可不是那樣想，她在看到那人所叫的兩樣菜，已經大起迷惑，因爲她同憶爹爹以前就喜歡吃這兩樣菜，再加上那人吃酒時的神情，令她感到異常迷惘，她暗自思忖：

「難道那人會是爹爹嗎？不會的，爹爹不會那麼老，假如眞是爹爹，他爲什麼認不得我呢？」

她又深悔方才沒有走過去問問那人的姓名，正當她胡思亂想之時，猛然看到駱四虎兩眼狠狠在盯着她，於是，她勉強一笑，說：

「小駱！你今天怎麼啦，老是瞧着我，好，我們走吧，你明天不是還要辦正經事，捉拿那個十二年前逃走的要犯嗎？」

「妳猜得正對，可是這件事太扎手了，到現在爲止，我連那個姓丁的一張照片還沒有弄到手呢。」

「哦」！那麼趕快去弄呀，有了照片，就可以拿人，可惜……」

「可惜什麼？」

「可惜我不能帮你這個忙，但有一件，假如你把照片弄到手，務必送來給我看看，丁超人是黑社會的大亨，我非常崇敬這種人物。」

她說得已經是言不由衷，駱四虎臉上冷冰冰地，沒有出聲，他這個人是職務至上，爲了職務，他會出生入死，天王老子也阻止不了他，這就是他爬得快的原因，現在聽到黑玫瑰讚美丁超人，好不受用，淡淡地道：

「什麼大亨，不過是個地痞流氓，毒梟販子，狗離開不了窩，我要找他，哼！不怕

他飛上天去。」

黑玫瑰看了他的臉色，暗自一笑，心道：

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假如你眞的這樣做，假如我爹爹有個風吹草動，栽在你的手上，小駱呀、小駱，那你也就不要想活下去了。」

意念一轉，陰陰一笑，說：

「有什麼稀奇，犯得上發那麼大的皮氣，小駱，你囘去吧，我也疲乏得想睡了。」

駱小虎揣摸不出她肚子裏的事，便不想同她再談，把她送囘大都會，逕自囘差館去了。

第二章 嬉弄四虎

皇后大道中，海景大樓，是田青的大本營，又是香港著名的紅寶賭場、田青，這幾年來地位蒸蒸日上，紅寶賭場，賭客雲集，因爲賭得硬，不賭假的，所以一般上流賭客都喜歡到紅寶來賭。

這天夜晚，大鐘已敲過十時，一般賭客正賭紅了眼，賭場裏已是坐無虛席，田青口裏銜着一枝雪茄，慢慢在場子裏兜了一個圈子，滿臉得意之色，正要轉上樓去，抬眼看到一個五十上下的紳士，由場門口走了進來。

他身子一閃，揮手向僕歐做了一個手式，又向那紳士背影看了一眼，臉上浮起一絲微笑，他在混場裏混久了，見多識廣，祇要經過他看過一眼，來人的身份，賭注大小，估計得絲毫不異，所以他示意僕歐，把來人引到押寶室去。

他閱歷雖豐，祇看出來人油水足，有鈔票，是個肥戶，却沒有想到丁超人的頭上，就在他一背雙手，舉步上樓之時，他的舉動已被丁趁人機警地瞥了一眼。

丁超人今天穿了一襲灰色紡綢長衫，粉底緞鞋，頭帶草帽，左手持着一根手杖，後

背微曲，完全是標準紳士打扮。

他走進搖寶寶，在袋中掏出一叠大鈔，裝模做樣，在單雙上押了幾注，不到半小時，錢已輸了幾千，他拍拍身上的煙灰，轉身走到休息間去。

他看了看坑上的煙燈，連帽子也來不及脫下，一側身躺了下去，僕歐剛剛把茶送上，他打着官腔，說：

「你們老板是那一位？」

「是田青，田老板。」那僕歐恭敬地回答。

「就是那個啣雪茄的！」

「是！」

「他的架子眞不小呀，見了咱們財神爺，連個招呼也不打，「嗯！」架子大得離了譜……」

那僕歐見他說話口氣太大，不敢怠慢，忙說：

「田老板事情忙，請你老多包涵。」

「我想去會會他，他該不會擋駕吧！」

那僕歐楞了一下，說：

「會客的事，小的不敢代老板作主。」

丁超人一連抽了幾口，頓覺精神一爽，又向僕歐望了一眼，知道他是受過訓練的，不但態度恭敬，說話言詞之間，也是非常得體。

他不想把難題給那僕歐做，其實，他也不想去會田青，他不過探探行情，要找田青，還不是時候，不過，他認爲自己化裝已經成功，居然沒有被田青看出馬脚，否則，今天要想走出紅寶的大門，就不簡單了。

丁趧人一面抽煙，一面暗想：

「田青手條子辣，在黑道中是出名的，他出賣了自己，原是犯了江湖上的大忌，可是，現在的社會，祇知利害，不顧道義，自己變成一個逃犯，田青還是田青，反而青雲直上，道義這個名詞能値幾文！」

他想至此處，臉上微露殺機，祇有相信用自己力量去毀滅田青，力量勝過道義，力量大過一切。

但是，在匆忙間要把田青殺了，可不時一件容易的事，他費盡思索，一時間竟想不

出一個妥善之策。於是，他不想多事躭延，順手賞了僕歐兩張大鈔，走了出去。

田青倒底是在刀尖子上打過滾的人物，他在紅室賭場收場之後，留在場子裏徘徊，想起方才那個紳士，彷彿模糊地有點印象，不由在鼻子裏哼了一聲，自言自語，說：

「如果有人想在我田青頭上找麻煩，那叫做老鼠去舐貓的鼻樑骨，是在找死。」

他此刻已是威風八面，海景大樓，前前後後，少說點已佈滿了一二十名打手，平時深居簡出，穩如泰山。

他能由一名爛仔起家，一躍成了香港黑社會中數一數二的領袖人物，自然有他的一套，華民司師爺伍文奎，替他撐腰，源泰金號老板王三爺，是他經濟的後台，他走動的俱是一些熱門人物，一般初出道的江湖朋友，想摸他的門都摸不着呢。

他爲人機警，情報靈活，他估計丁超人舊案未消，不敢出頭露面，所以他在稍事安排之後，根本沒有把丁超人的事放在心上。

今天他見到丁超人，一個有心，一個無意，再說，他已是人壯馬肥，腰桿挺得畢直，早已把這囘事忘得一乾二淨了。

駱四虎貪功心切，搜索丁超人愈來愈急，他對丁超人以往的事，調查得異常清楚，他知道丁超人有個姘婦，和他生下的私生兒子，以及女兒秋華，這些，俱在他偵查範圍之列。

於是，他疑心到黑玫瑰的身世，雖然，他知道她從小就在闖江湖，打天下，但她的出身來歷，令人可疑，極可能與丁超人有些不尋常的關係。

黑玫瑰是個聰明絕頂的人，平日喜怒無常，姣艷之中帶着滿身荊棘，高興起來，什麼事都好商量，一翻臉，就無情，出手之辣，行事狠毒，令人難以想像。

她這兩天心事重重，呆在大都會，有如熱鍋上螞蟻，走來踱去，想不出一個挽救父親的方法。

正當她焦灼不安之際，房門啓處，駱四虎走了進來。

她裝得極爲輕鬆，對駱四虎盈盈一笑，說了

「小駱，這兩天辛苦了，案子辦得怎樣？你看你，忙得臉上已脫了形，爲了公事，犯得着嗎？」

駱四虎把警帽向桌上一扔，搖搖頭說：

「忙了幾天，一點影子也沒有，妳倒輕鬆，我問妳，那個姓丁的妳認識他嗎？我只

要提到他，妳就不高興，又叫我不要積極偵查，說那個姓丁的是個英雄，我眞不懂妳是安着什麼心？」

這一向，黑玫瑰因爲父親的事，對於駱四虎無形中已讓他三分，這是她想用她的力量影響他，使他鬆懈偵緝工作，現在聽他開門見山的查問起來，頓時無明火起，用手在桌子上一拍，大聲道：

「小駱，你說話好聽些，你不要敬酒不吃，吃罰酒，我讓你，你就得寸進尺，現在居然爬到我頭上來了，你調查我什麼，丁超人就是我的老子，又待怎樣？難道他的事，要我承擔，香港的法律你懂得麼？虧你還是在皇家當差，我現在警告你，從今天起，我黑玫瑰有個三長兩短，哼！小駱，我找你說話。」

她這套下馬威當眞把駱四虎吓住了，一時無言可答，原來駱四虎是想在她身上找出一點線索，現在見她怒氣冲天，說得理直氣壯，把原本要說的話，一齊嚥了回去，反而陪着笑臉，道：

「小黑，我不過是隨便問一句，妳就發上這大的威，其實，我因爲這兩天忙得天昏地轉，那姓丁的眞是一條老狐狸，有人說在某處看見他，又根據我們線民報告，他經常穿一身灰色綢衫，在港九賭場裏露面，結果，還是撲了空，所以我在忙中無計之時，說錯了話，請妳原諒，好嘛？」

黑玫瑰見自己一套已發生作用，怒氣仍然未息，不過，她不想把事情鬧僵了，她還想利用他，於是，她見風收蓬，冷冷一笑，說：

「你忙你的，我管不着，你想把帽子套在我的頭上，哼！哼！那你才是活見鬼，人家見了你們差人就吓得哆嗦，我黑玫瑰就是不管那一套，我祇有看見你，才會說幾句好話，那不是因爲你是差人，你明白嗎？」

駱四虎見她把話說轉了回來，笑道：

「我說妳眞的不會見怪我，爲了那姓丁的事，把我們的感情鬧壞了，那才是不值得呢，小黑，說眞格的，妳對於這件事有什麼高見，帮帮我的忙，也好讓我交差呀。」

黑玫瑰眉頭一皺，暗道：

「爲了挽救自己的父親，唯一的辦法，祇有拖住他的腿，把時間拉長了，慢慢再另行設法，他既然請教我，擺在面前的方法，就是緩兵之計。」

轉念之間，她不經意地嗤的一笑，說：

「你還會請教我，差一點我也被你拖下了水，那才寃枉呢！」

駱四虎一看她笑靨迎人，飛華絕代，不禁神魂飄蕩，趨前一步，執着她的手，道：

「小黑，我誠心誠意地請教妳，誰同妳說玩的！」

黑玫瑰又是嫣然一笑，說：

「那你可不能寃我？」

駱四虎急道：

「誰寃過妳啦！」

她也把手搭着他的肩膀，按他坐在沙發上，輕輕一笑，道：

「小駱，不是我說你，大凡一件事操之過急，會得相反的結果，丁超人的事，也不是現在發生的，十二年都過去了，難道就急在一時嗎？」

「不是我急，是上面催的緊呀！」駱四虎解釋地說。

「上面催的緊，叫上面去辦好啦。」黑玫瑰又放出嗲勁了。

「妳又來啦，我是說正經的，丁超人的案子不結，我這個差事也不想幹啦！」駱四虎忠心耿耿地說。

「不幹更好，我們馬上結婚，就憑我這個大都會，吃上一輩子，也吃不完呀。」黑玫瑰拿結婚來絆住他。

駱四虎哈哈大笑，說：

「我姓駱的是個硬漢，妳還不知道，叫我吃女人的飯，那我寧可打一輩子光棍，我也不會幹的。」

「話又說同來了，你是生就了是吃警察飯的，差館裏的事不幹，港九兩地可以幹的事太多啦，像你這樣日以繼夜的跑，如果是幹別的行業，老早不就發了財啦。」黑玫瑰拿話激他。

「不是這樣說，小黑，我們幹警察的，就是服從命令，並不是想發財，我們是替皇家服務，案子辦不通，失官事小，人可丢不起，我丢了人，妳面子也不光彩呀。」駱四虎仍是不離本位在說。

黑玫瑰用左手一隻食指支在嘴邊上，故意思索了一下，說：

「你不是要逮捕丁超人交差嗎？我倒有個好主意，說出來，又怕你不相信。」

駱四虎也委實被丁超人的事困擾得一籌莫展，忽然聽到黑玫瑰說出有好的主意，不

由心中一動，連聲說道：

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祇要妳說出來，我一定照計行事。」

黑玫瑰看他急得額上露出汗珠，笑道：

「你這個人就是偏走極端，我也是聽人家說的，丁超人一生什麼不愛，專門喜歡賭博，這也難怪，在黑社會裏混的人，那一個不愛單雙，就拿我來說吧，閒着無事還走下樓去押兩注過過癮呢。」

她賣了半天關子，仍舊沒有把辦法說出來，駱四虎倒底閱歷不深，又是個直性情的人，發急道：

「丁超人喜歡賭博，與我有什麼相干？」

黑玫瑰不急不忙地燃了一枝香烟，深了地吸了兩口，看着吐出的白霧，出了一下神，接着說：

「他既喜愛賭博，但是賭品太壞，能贏不能輸，他雖然在賭場裏打過滾，但他的賭術並不高明，每賭必輸，輸了錢，就發急，要是你能在港九兩地大小賭場裏細心去訪，見了這種人，八九不離十，一定是他。」

她微微一頓，又吸了兩口烟，徐徐說道：

「你是知道的，丁超人是在槍林彈雨中討生活的，假如你看見他，在沒有佈置妥當之前，千萬不可打草驚蛇，如果拿實了，一下手，就不要給他還價。」

她滔滔不絕，繪聲繪色的說出他的主意，駱四虎雖然有點疑心，但是她說出的主意的確不錯，於是，不假思索的道：

「妳的主意甚好，要是早點說出來，也免得我這幾天亂兜圈子啦，從明天起，我照妳的辦法去做，大約這回不會再離譜吧。」

「你還是不相信？」

「不，我佩服妳，妳眞是個好內助，等我把這件事辦結，我們馬上結婚，到澳門去渡密月。」

黑玫瑰彎腰一笑，道：

「虧你說得出，到什麼澳門去渡密月，乾脆，到鑽石山不是更方便，更近一些嘛？」

駱四虎臉上一紅，道：

「親愛的，我還不是爲了妳，怕妳這個大都會丢不開，要不，我請上一個月的假，到東京去玩它一個痛快。」

黑玫瑰淡淡一笑，說：

「東京也太近，你們在皇家當差的，不是到英國去可以不打護照麼？你帶我到倫敦去，給我開開眼，豈不更好嗎？」

「嗯！」我們去英國是可以不用護照。」駱四虎考慮了一下，說：「不過倫敦那個地方霧太大，生活又太嚴肅，並不是渡密月的好地方。」

「我就是喜歡那個霧，人在霧裏，又是一番境界，古人說，如入五里霧中，不是太有趣嗎？」

駱四虎也被她說得胡裏胡塗，祇好順口道：

「妳要喜歡霧，我們結過婚，就到倫敦去，我同意妳的意見就是啦。」

黑玫瑰小嘴一張，霍出一口潔白的貝齒，走到駱四虎身前，在他額上親了一下，說：

「妳了，天不早啦，該回去了，祝你馬到成功。」

其實，黑玫瑰是用的一套緩兵之計，丁超人根本不喜歡賭錢，他過去也開過賭場，但他從來就沒有在賭台上伸過手，她叫駱四虎到賭場裏去找丁超人，無異是要他混水摸魚，沙裏淘金，簡直是異想天開的事。

這就是黑玫瑰用的手腕，他把駱四虎的偵查路線轉了向，當然也就是間接帮助她父親丁超人有個喘息的機會。

一個陰雨綿綿的夜晚，天空上飄着濛濛細雨，九龍界限街一間騎樓下，站着一個瘦長的人，望着飄下的雨絲，欲行又止，他正在進退未定之時，忽然身後有人低低地叫了一聲：

「丁老板！」

他猛然一驚，迅疾地向左側退了兩步，黑夜裏，他看不出來人是誰，他下意識地用手在腰間一摸，緊接着問道：

「你是誰！」

「是我，老板，我是李老四。」一個四十左右，穿着一身唐裝的人發出了聲音。

「哦」！是老四，你好。」丁超人親切的說。

「老板，你一個人？」李老四問。
「嗯」！有事嗎？老四。」
「我！我想同老板談談。」
丁超人兩眼向李老四前後一掃，點了點頭，說：
「好吧，跟我來。」
李老四是他舊日的夥伴，跟隨他多年，是個謹愼老實的人，所以他對李老四的要求，未做任何考慮，同時，他正在想找這種人，另有打算。
他帶領着李老四走到大埔道，轉了一個彎，穿進一條僻靜的小巷，在第三個門前停下。
他囘身凝視着視着巷口，燃起一枝煙，吸了兩口，然後從衣袋中取出鎖匙，將那間大門開啓，他同李老四走了進去。
打開電燈，又在暖壺內倒了兩杯茶，同李老四圍坐在一張方桌上，親切地向李老四面上看了又看，長嘆一聲，道：
「老四，十多年不見，你也老了，你的白髮並不比我的少呀！」

李老四是受過丁超人恩惠的，此時看見他滿臉親切之情，如同見了家人，也笑着說：
「老板，我要不是跟隨老板多年，我再也不敢認你呢，我看見你那習慣的動作，才敢冒叫你一聲，不想竟沒有認錯，眞令我喜出望外。」
「老四，你這多年還跟着田青在一起幹嗎？」
「唉」！李老四嘆息一聲，說：「我們老人差不多已經散光了，自從老板走後，誰還願意同他賣命。」
丁超人翹起大拇指讚道：
「好！夠義氣，這才是我的好弟兄。」他微頓又道：「廖忠呢，他還好嗎？不是他，我這條老命早就送在監牢裏了。」
李老四一聽他提到廖忠，搖頭長嘆，道：
「他早已不在人世了，田青在老板走的當天，就知道是他走了水，一怒之下，就叫人把他幹了。」
丁超人忍不住流下了兩行淚水，說：

「廖忠這孩子爲了我遭了毒手，我要挖出田靑的心，替他報仇！」

李老四看他眼光閃了兩閃，知道他心中難受，丁超人又道：

「老四，你說實話，你在香港這多年，可看見我的秋兒沒有？」

李老四面帶歉意的說：

「老板，我就是這件事對不住你，近幾年一直沒有打聽過秋小姐的消息，有人說，她早已離開了王家，又有人傳說她混的不錯，究竟她在什麼地方，小的因爲忙着糊口，就把打聽秋小姐的事就擱了。」

丁超人又是一次失望，他無言地沉默了好久，臉上顯出痛苦的神色，一聲長嘆，說：

「想不到我丁超人連一個女兒都留不住，活着又有什麼意思呢。」

李老四怕他傷心過度，改變話題，說：

「老板，這兩天外面風聲很緊呢，聽說中央警署派了幹員在追踪你，我想你還得暫時避避風頭，好在我可以爲你奔走，你還是少出去爲是。」

丁超人雙目緊閉，想了一下，說：

「老四，我過去待你如何？」

「恩重如山。」

「那麼我有一件事拜託你，不知你能做得到嗎？」

「老板的事，小的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

「那就這樣辦吧，從明天起，你化裝我的樣子出去，行動可要當心，假如有人盯住你，儘量擺脫他，不要給人知道你我的關係，萬一脫不了身，你就承認你是李老四，這樣我就可以辦我的事了。」

他們商議既定，丁超人將一切應穿的服裝，交給李老四，要他蓄留鬍鬚，以及一切簡單的動作向他說了，把他送出大門，從衣袋裏掏出一捲鈔票送在老四的懷裏說：

「我這個地方你從此不要來了，有事我會來找你的。」

他把李老四打發走了，舒展了一下身軀，看看只有十點鐘，雙眉一皺，趕緊找了一柄剃刀，將唇上的鬍鬚剃去，換了一身西服，架上一副墨晶眼鏡，逕向深水埗碼頭走去。

他仍舊避免尖沙咀碼頭的煩擾，他坐上深水埗過海的渡船，在香港一上岸，雇了一

部「的士」，直向畢打道畢打行駛去。

畢打行的四樓，一家衛星私家偵探社的接待室裏，他與社長簽訂了一張委託合約，那張合約上主題是：

「偵查對象——大道中海景大樓紅寶賭場主持人田青。」

「偵查範圍——包括田青一切日常行動，及他經常走動的地方及時間。」

「有效期間——暫定一個月。」

他付了一筆不小偵查費，在合約上簽了一個吳有仁的名字。

那個社長看了一看丁超人問道：

「請你將住址留下，我們每天會有報告送給你的。」

他略為猶豫了一下，說：

「不用了，這是朋友託我辦的事，他不便出面，你們將報告留下，我會派人來取的。」

於是，他完成這個預定的計劃，帶着微笑離開了畢打行。

駱四虎躺在警署的宿舍牀上，輾轉反側，無法成寐，他想到黑玫瑰的話，這個女人不但手腕靈活，而且足智多謀，她出的主意委實比自己高明，並劃出範圍來要自己去偵查丁超人，這比整天漫無目標亂兜圈子要强得多，他此時覺得黑玫瑰簡直是個女中之傑，惟有趕快將丁超人逮捕歸案，就可同她正式結婚。

他耳中彷彿仍在聽到她說：「倫敦的霧，多麼神秘，多麼美麗，人在霧中，又是一番滋味……」

嬌音繚繞，把他攪得頭昏腦脹，但一時又無法入睡，他又想結婚這件大事，是應該向母親報告的，母親辛勤扶養自己成人，成天盼望自己早日成家？他同黑玫瑰的事如果稟告母親，她老人家一定會雀躍的。

他又深悔這幾個月來，一直為了黑玫瑰，沒有去看母親，他老人家的健康不好，大概不會生病吧！

思來想去，他感念母親劬育之恩，因為他自幼無父，母親是靠着十指勞力賺來的錢把自己辛勤帶大的，他彷彿記得在極小的時候，曾經見過父親，但他在每次詢問父親的時候，母親老是淚流滿面，把話支吾岔開，他記得母親對他說過：

「孩子，你長大了可千萬不要學你的父親，他是個不務正業的人，因為犯了案不能

見人，你要好好爭這口氣，替你母親面上爭輝……」

他那時還小，倚在他母親懷內，泣道：

「媽媽，我一定聽妳的話，我長大了，要爲社會服務，更要好好做人，我要養活媽媽，我決不負媽媽辛苦敎養之恩。」

於是，他在十五歲的時候，就考進香港政府警官敎練學校，吃苦耐勞，辛勤奮發，所以才爭取到今天的地位。

但他對於母親所說父親爲何不務正業，犯了什麼案子不能見人，母親始終沒有再作詳細的叙述，他一直是在迷惘之中。

駱四虎是個至情至性的人，事母極孝，但他的腦海中還一直縈念着糢糊不清父親的影子。

他思潮起伏，翻來覆去，不能合眼，等他剛剛入睡的時候，就聽有人在他身旁叫道：

「幇辦，快天黑了，還不起來。」

他睜眼一看，見是侍候他的小廝，舉起手腕一看時計，已是下午五時，他揉了一揉

眼睛，匆匆起床，換了一套便服開始行動了。

他先從九龍各大小賭場入手，整整兜了一個夜晚，賭場裏老的少的，男人女人，差不多都是他的偵查目標，竟沒有一個如黑玫瑰所說的那樣可疑人物。

一直轉到午夜十二點，他走到九龍城一家二流小上海賭場，一進門，那賭場的老板王麻子，是認識他的，把他迎到休息室，哈腰笑道：

「幇辦，是有事嘛了」

駱四虎鼻子裏哼了一聲，說：

「沒有事，我來看看。」

王麻子見他神情不對，裂牙一笑道：

「是短錢化？」

駱四瞪了他一眼，沒有答話。

王麻子一見更慌了，結結的說：

「幇辦，您老不常來，有事只管吩咐，我王麻子決不含糊。」

他看了王麻子一眼，道：

「我另有公幹，麻哥，你不要誤會了。」

他忽然想起王麻子曾經在香港混過，抬眼一笑，說：

「麻哥，我要打聽一個人，你可認識？」

王麻子也錯會了他的意思，也知道他是黑玫瑰的膩友，笑道：

「帮辦，你找錯地方啦，我們這種二三流的賭場她是不會來的。」

王麻子是怕他來找黑玫瑰，所以這樣說。

駱四虎眼睛一亮，說：

「那麼你認識他了？」

王麻子尷尬的一笑，說：

「認識是不認識，不過會過一面。」

他微頓又說：

你是同她鬧架啦，怎麼她走的地方你會不知道呢？」

駱四虎這才知道王麻子錯會了自己的意思，他說的是黑玫瑰，而自己問的則是丁超人。

他把頭連搖了兩搖，說：

「麻哥你十多年前曾在香港混過，黑（大煙土）白（嗎啡）兩道的買賣不是也幹過嘛？」

王麻子聽了一驚，臉上頓時變色，駱四虎微微一笑，說：

「麻哥，你不要大驚小怪的，我不是翻你的底牌，我祇想打聽一個人，問問你，抄近些。」

王麻子的臉上稍稍轉平，勉强笑道：

「帮辦要打聽誰？」

駱四虎眼珠一轉，說：

「你是明知故問？」

王麻子嚥了一口吐沫，說：

「帮辦肚子裏的事，我那裏知道。」

駱四虎放聲一笑，又吸了一口煙，說：

「丁超人，你認得他嗎？」

王麻子大眼一瞪，不知駱四虎打的什麼主意，一時摸不着頭，他過去的確跟過丁超人，眞人面前不說假話，那能抵賴，麻臉上由白轉紅，半晌，始吞吞吐吐的說：

「丁超人我認識，不過，不過他早已逃走了。」

駱四虎面色一沉，說：

「他又潛回來啦，我是奉命來逮捕他的。」

王麻子這才鬆了一口氣，裝做關切的神情，說：

「幇辦可看見過他？」

「聽說他生性好賭，所以我到賭場裏來搜捕他。」

王麻子跟隨丁超人多年，丁超人的個性他摸得非常清楚，丁超人不好賭，凡在圈子裏的人，盡人昏知，他還是第一次聽說丁超人好賭，他是個眼動眉毛霎的朋友，早知道駱四虎是受了人家騙，於是，他麻臉一紅，道：

「幇辦，你就這樣來找他的嗎？」

駱四虎聽了一楞，笑道：

「不是這樣找他，難道還要怎樣找他？」

王麻子乾笑了一聲，道：

「幇辦，你好險呀，大概你還不知丁超人是個何等人物，他的手段毒辣，在黑道中出了名的，他祇要虛晃一下，你這條命就算白玩了。」

駱四虎也被王麻子說得一驚，但他一身是胆，又倚仗自己是皇家的警探，不由地嘿，嘿一笑，說：

「麻哥，我們不談這些，你既然認識丁超人，那就煩你陪我到香港賭場裏走一躺，你的任務就是替我認人，我決不難爲你。」

王麻子這才說道：

「幇辦，丁超人是從來不賭錢的，你在賭場裏找他，那不是應了一句俗話，叫做瞎子帶路，找不着門啦！」

駱四虎察看王麻子的臉色，知道他說的話不假，暗暗忖道：

「難道是黑玫瑰戲耍我嗎？她一定同丁超人有點瓜葛，她想暗中帮助丁超人，移轉我偵查視線，好使丁超人遠走高飛，這樣說來，黑玫瑰是成心的欺我了？」

他忽地「哦」了一聲，又自言自語地，說：

「不會的，她也是道聽途說，急於要同我結婚，所以才叫我用這條捷徑去逮捕他，她沒有理由認識丁超人，更不會欺騙我………」

第三章 玫瑰有刺

駱四虎在賭場裏追索丁超人的線，又告中斷，惶恐焦急，中央警署方面又急於要拿獲丁超人歸案，於是，在華人總幇辦趙文成的主持下，成立專案小組，加緊偵查，以防他再潛離香港。

根據線民報告，丁超人不但沒有離港，還不時在各種遊樂場所出現，並到過海景大樓紅寶賭場，他經常改扮成一個紳士模樣，一身灰色綢衫，唇上留有花白短鬚，手持英國手杖，令人高深莫測。

這個有力的線索，中央警署方面大感興趣，當即責由專案小組根據線索追查，並責令駱四虎帶了幾名幹警追踪。

果然，不到兩天在香港皇后大道娛樂大戲院門前，被駱四虎發現了那個穿長衫的人，那人走路脚步非常遲慢，後背微駝，看來不像是個當年赫赫有名的黑道高手，駱四虎此時隻身一人，又因震於丁超人的威名，不敢貿然下手，在人叢中，他緊緊的跟隨着那人，兩人相距不到三尺遠近，那人彷彿渾無所覺，只管低頭前行，駱四虎却不敢鬆弛一

步，好在那人行走的路線是朝着中央警署方面前進，他尾隨着，準備在適當的時候下手。

前面的車隊擺下長龍，正朝大道中駛來，就在人群擁過街道之時，霎眼之間，那個穿灰綢長衫的人，已不知去向。

駱四虎心中懊惱萬分，疾疾穿躍過街道，四下探索，再也看不見那個形跡可疑的人。

「今夫總算有了收獲，」他自言自語的說：「祇要是他，下次被我發現，哼！我就不會便宜他了。」

他仍怕那人潛回九龍，於是，他又急急地跑到尖沙嘴碼頭，在輪渡上搜索了一陣，仍然一無所獲，他奇怪那人的身法神速，但他已奔得精疲力盡，一到九龍尖沙嘴碼頭，即轉道上海街直向大都會俱樂部而去。

這兩天黑玫瑰坐立不安，她也派了幾名爪牙，去找她父親丁超人，同樣地毫無結果，使得她對於父親這次回港以後的行動，撲朔迷離，她平時自命精明過人，此時也不禁束手無策了。

正當她焦煩不耐之際，駱四虎推門而入，她不覺精神一振，笑臉相迎，問道：

「這兩天的成績怎樣？我的計劃整個失敗了吧？」

駱四虎疲乏不堪地向沙發上一躺，說：

「賭場裏搜索的計劃雖然失敗，但是，他的人終於被我們發現了。」

黑玫瑰聽了一驚，臉上顯出極不安靜的神態，但隨即又恢復平常，對駱四虎困惑的一笑，說：

「你在騙人，人家說丁超人是個老狐狸，行動神奇詭異，他會被你發現，我才不信呢。」

駱四虎得意地一笑，說：

「妳說得對，丁超人確是個老狐狸，他被我發現之後，彷彿渾然不知，其實，他已有了警覺，搖身一晃，轉眼之間，又被他跑脫了。」

他說完之後，臉上似乎又顯出懊喪之色。

現在最關心丁超人的，除了他自己以外，就數黑玫瑰了，她在傾聽駱四虎的話，心裏却在跳個不停，起初臉上略顯得緊張之色，後來聽到「又被他跑掉了」幾個字，她比中了馬票還高興，故意嗔聲駡道：

「你這個人眞是個濃包，連一個人都看不住，還虧你是警署的幹探，要我是你的上司，早把你革職了。」

她這幾句口不應心的話，當眞把駱四虎激得跳了起來，面孔一板，道：

「妳不要駡我，不出三天，我不把丁超人逮捕歸案，我就不姓駱………」

「誰管你姓駱不姓駱，我又不同你打賭，三天，三十天礙我什麼事。」她又打起退堂鼓了。

駱四虎對於這個反來覆去的黑玫瑰，也弄得莫明其妙，他說得洩氣，她又駡他激他，等他剛剛說了幾句大話，她又四兩半斤的鬆下來，終於，他鼓着勇氣，又道：

「小黑，妳這個人眞猜不透，我問妳，我在三天之內將丁超人的事辦結了，妳是一定要同我結婚的，去倫敦，去美國都不成問題，我一切依妳就是！」

黑玫瑰有氣無力的朝橫首沙法上一躺，順手拿起一枝香煙燃起，然後又慢慢地在吸着，又緩緩地說道：

「你說什麼？結婚！那才怪呢！」

駱四虎聽了，有如晴天霹靂，猛的從坐上躍起，道：

「妳不是說等我將丁超人拿獲，就結婚嗎？還要去倫渡敦月嗎？難道妳說的話不算數？」

黑玫瑰噗嗤一笑，仍是吸着香煙，眼睛看住吐出的白霧，對於駱四虎情急的舉動，似乎沒有放在心上，歇了一下，輕輕一笑，道：

「我沒有否認我說的話呀，你急些什麼？小駱，稍安勿躁，坐下來，我們慢慢的談。」

駱四虎被她玩弄於掌握之中，急得兩隻眼珠子快要暴了出來，你急她不急，也祗好重行坐下，說：

「誰同妳說玩的，結婚是件大事，我已稟告過我的母親，她老人家喜得差點流出淚來了。」

「你母親知道我是黑社會裏的女光棍嗎？她還說些什麼？」

「我母親是個極開明極慈愛的人，她聽說妳很能幹，很美麗，非常高興，還勸我早點辦喜事呢。」

「承蒙誇奬，愧不敢當，」黑玫瑰話中有刺，說：「她要是知道我是黑社會裏的女

光棍，恐怕就不開明，不戀愛了。」

這個女人眞是了不起，她的話裏總是夾着骨頭，駱四虎弄得無可奈何，深淺不是，氣得臉上都發靑了，說：

「妳老是拿黑社會三個字來堵塞，其實，開間俱樂部，又算不得什麼，妳又不是殺人的女魔王，我母親她不會嫌妳出身不好的。」

黑玫瑰又是嗤的一笑，說：

「那麼你母親這道關算是通過了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…」

「可是什麼？」

「可是我們結婚的條件，尚沒有談攏呢。」

「這就奇怪了，結婚還有什麼條件，祗要我同妳兩人情投意合，還有人敢從中作梗嗎？」

黑玫瑰手托香腮，思索了一陣，道：

「不對，不對，我這個人一生行事，是言出必行的，可惜你沒有履行我的諾言，所以我們還不能結婚………」

駱四虎聽了一怔，想了又想，道：

「我事事都照妳的話去做，從來沒有半點違背妳的意思，我委實想不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小黑，我求求妳，答應我吧，不要故意賣關子了。」

他差點要離開坐位跪了下來，黑玫瑰暗中好笑，心中忖道：

「你整我的爸爸，我不會整你，那才怪呢，你急，急有什麼用，你說我這朵玫瑰有刺，我就要將刺戳穿你的心，看看倒底是誰厲害？」

黑玫瑰當作沒事一般，慢條斯理地將頭抬了起來，淡淡一笑，說：

「你說沒有違背我的意思，那你就大大的錯了，我不是和你約法三章嗎，我要你照我的計劃在賭場裏找丁超人，就同你結婚，如今你在賭場裏找不到他，我認爲你已經是撕毀我們的約言，既然毀了約，還結什麼婚？」

她這不成爲理由的理由，居然說得駱四虎啞口無言，他不是眞的不說話。他認爲她在開玩笑，賭場裏找不到丁超人，在其他地方找到，不是一樣嗎？所謂欲假之罪，何患無詞，黑玫瑰根本是不想同他結婚了，這個打擊，駱四虎那裏受得了，他在一氣之下，憤憤地說：

「小黑，妳當眞的是不想同我結婚嗎？難道妳忘記了我們的海誓山盟………」

黑玫瑰沉着臉，道：

「誰和你說玩話。」

「那麼毫無補救的餘地嘛？」

黑玫瑰眞有她一套，忽地搖頭一笑，說：

「除非我們另立新約，照約辦事，否則，你走你的桃花路，我走我的杏花街，以後各不相關，你也不用來找我了。」

駱四虎也是色令智昏，點頭答道：

「假如立了約，再不照約辦事呢？」

「丈夫一言，快馬一鞭，我們幹黑社會的，講的是道義，諾言比性命還重要，除非像你們幹警探的，拿說話當放屁，我還不信任你呢。」

駱四虎牙齒一咬，說：

「那麼妳把條件開出來吧，祇要我能答應的，我們一言爲定。」

黑玫瑰柳眉一揚，迷惘與閃爍的向他一笑，道：

「我說出來，恐怕你辦不到吧？」

「是要我的命？」

「我的愛人，什麼都可以，你的命我是捨不得要的。」

「除了這個，其他都是身外之物，又有何難………」

黑玫瑰柳眉輕顰，嫣然笑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我就說出來讓你考慮考慮，」她又假做思索的道：「其實，這件事，與我毫不相干，我不過是崇拜丁超人，又想考驗考驗你對我的忠誠，一時又想不出其他考驗方法，以前的事不談，我們再拿姓丁的事打一次賭，反正是人家的事，與你我均無利害關係，如果你反對，那我就不說。」

駱四虎陡然一怔，暗道：

「她越說越離了譜，什麼事不好提出來談，偏偏要拿皇家提拿的要犯提出來同我打賭，看來她是早有存心，且看她提出什麼條件，假如是她袒護丁超人，或是有意掩護要犯，我拚着與她拆散，先給她一點厲害嚐嚐………」

意念至此，面容一整，道：

「小黑，就請妳說吧，我聽聽妳的高論。」

黑玫瑰機警地看了他一眼，楞了一楞，說：

「你不是已經看到那個姓丁的嗎？今天是僥倖被他脫了身，再說，他是死到臨頭，還不自知，現在他已成甕中之鱉，釜底之魚了，早遲還不是你們囊中之物，你想，一個要犯，既然被你們警探發現，那還有活命嗎？」

她兜了一個大圈子，並沒有把要說的說出來，但她說得確實有理，駱四虎祇有俯首無語，傾聽她的面下文。

「他的行動，已然在你們掌握之中，假使你再看見他，是採取什麼辦法？」她凝神注視駱四虎的回答。

「我嗎，就不會讓他再有第二次逃跑的機會，我會毫不考慮的將他逮捕。」駱四虎說。

「嗯」！我也是這樣想，我就是要在這上面做點文章，我要你再放他一次，而且要放得漂亮，而且要露出你的身份，讓他知道是你放他一馬的。」

這明明是在袒護要犯，這種行爲本身已犯了刑事，要是駱四虎這樣做，除了丟官之外，還要判罪，那是毀掉了駱四虎的前程。

這種令人不能置信，而又爲駱四虎不能接受的事，也祇有她說得出口，駱四虎聽得傻了，他懷疑自己的耳朵聽錯了話，他反而沉靜下來，揣想她同丁超人的關係，一定是非比尋常了。

她見他沉默不語，冷冷一笑，說：

「我知道你會驚異的，說我在袒護要犯，或是替丁超人講情，那你是想錯了，你要知道，愛情高於一切，爲了愛，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，何況，你把丁超人放了，還有第二次機會，這一點你都辦不到，還在同我談愛情，還想同我結婚，你把愛情看得太不值錢了。」

好厲害的黑玫瑰，她把話說在前頭，迫得駱四虎祇有點頭一個辦法。

駱四虎忽地狂聲大笑說：

「好！就這樣辦，我去做，我要達到同妳結婚的目的。」

畢打行四樓，衛星私家偵探社，每天有一個個帶墨晶眼鏡的人，收取報告，這家偵探社在香港享有盛名，接辦的案件，決不使委託人失望，信譽甚好，案件也特別多，社

中擁有私家偵探數十人，他們每天俱在爲委託顧主忙碌，單就丁超人這件事來說，他們已派出偵探數名，化裝爲賭客，成天混在海景大樓紅寶賭場裏，最近兩天，並有一名偵探，已成了紅寶賤場裏的核心人物，確是一件匪夷可思的事。

他們把田青的一舉一動，甚至起，息時間，以及一些零星瑣事，都詳細記載，列入報告之中。

三天之後，報告已進展到田青外出的行動，發現他時常到九龍窩打老道七百六十八號二樓盤桓，他去的時候，大多是在夜晚十時左右，而且每去必在該處留宿，第二天午飯後始過海回到海景大樓。

接下去的報告更爲具體，那報告上記着：

「我們的對象，每在星期一夜晚十時後至前項地址留宿。」

「同行的有司機和保鏢人員，乘坐自己私家車由道頓碼頭過海，車號是特——四七——九二五號。」

「我們的對象，是個精射的能手，腰間常佩帶一枝最新式加拿大快槍。」

丁超人凝視在那張報告單上，嘴角上發出微微顫動，又繼續看下去：

「九龍窩打老道二樓的主人是個名交際花，名字叫麗麗，一個極美麗的尤物。」

「我們的對象，近兩星期來，行動極爲慎密，平時絕少外出，也甚少在賭場人群中發現，他的住處戒備森嚴。」

這份報告可謂寫得極爲詳盡了，丁超人看得異常滿意，他把報告摺了兩摺，揣在衣袋內，走出了畢打行。

他對報告中唯一不解的，即是描寫田青是一個精射的能手，那個寫報告的人，何以會知道田青的射擊功夫，據他自己對田青的回憶，發槍的枝能，不過爾爾，他對這一點描寫，感到異常迷惑。

他不是怕田青射擊功夫高，而有所畏懼，他在刻意尋思那個偵探，寫這份報告的眞實信，他對於敵人精射不精射這個問題，顯然沒有十分注意。

要談射擊功夫，丁超人在黑社會中可算得數一數二的絕頂高手，描射之準，出手之快，簡直令人難以置信，他可以在百步之外發槍，取人的左右兩耳，而不傷及其他，他曾經用這種方法警戒過敵人，而使敵人喪胆。

理在他的女兒黑玫瑰也有這種技能，江湖黑道中除了她們父女以外，恐怕是沒有人

能望其項背的。

他不但射擊準確，同時，他的聽風變聲的功夫，也特別精到，對方的槍聲一響，他就知道所發出的部位，絲毫不爽，而且身手快捷，閃避得恰到好處，這就是當年丁超人在黑社會中稱雄不可一世的原因。

他每每在與敵人正面交鋒，雙方的槍剛一亮出，敵人的槍聲乍起，就會即刻應聲而倒，他却談笑風生，若無其事的走出陣地，所以黑道中的人，提到他的名頭，莫不談虎色變。

他此刻要對付一個田青，游刃有餘，敵暗我明，易如反掌，於是，他臉上顯出一絲微笑，從畢打街橫道穿出，由干諾道轉往深水涉輪渡，又悄悄地回到九龍去了。

九龍窩打老道七百六十八號是一個鬧中取靜的地方，前有彌敦道，橫側就是太子道，一座三層樓的洋房，高尚雅靜，左右並無雜亂人家居住，入夜更是靜寂無聲。

這天，是星期一，又是夜間十時左右，一個身穿黑衣衫褲，頭上壓了一頂氈帽的人，就在這間騎樓下面，來往巡梭，大約有半點鐘的時光，他顯得極不耐煩，又從衣袋中取出一副墨晶眼鏡，向鼻梁上架起，燃起一枝香煙，人就倚樓牆上，悠閑的吸着煙，可是神情又極不寧靜。

過了一刻，一部汽車從太子道那面進入，他精神一振，身軀也退轉到牆柱的背面，一隻手揮在腰間，摸了摸那上好膛的槍枝，半截香煙由嘴裏噴了出去。

汽車的喇叭畢畢兩響，却沒有在七百六十八號面前刹住，又風馳電掣般駛了過去。他偷眼看那汽車裏坐的人，一女一男，而男的竟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，當然不是他的目標，他又重行燃起一枝煙，口裏駡了一聲：

「媽的，活見鬼。」

緊張的神情，又鬆弛下來，他仍舊倚在那根牆柱上，過了一歇，再一看錶，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。

他把脚步緩緩移動，暗忖着：

「難道那報告是假的，怎麼超出了預定時間，人還沒有來呢？」

他已經開始焦燥，但又不想即刻離去。

他狡滑，田青比他更狡滑，這天夜晚他是白白的浪費時間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他怒氣冲冲地跑到畢打行衛星偵探社，剛一進門，一份報告已然遞在他的手內，他坐在一張椅上，將那張報告展開，上面是這樣寫的：

「我們的對象，昨晚沒有照預定的時間出門。」

「窩打老道七百六十八號的人已搬了地方。」

「新的線索還沒有尋到，房子裏的人不知去向。」

「等待繼續偵查。」

他看了報告，將原來怒意打消，他不能怪情報不實，而是臨時生了變卦。

他剛剛出了衛星偵探社，走上電梯，就在電梯上聽到兩個人的對話：

「你聽說嗎？毒梟丁超人已經被捕了。」

「哦」！是幾時的事情？」

「昨天夜晚十二時，在大道中公主行門口落網的。」

「丁超人有沒有拒捕？」

「聽說是中央警署一個幹探姓駱的親自下手，將他拿獲，那個駱探員精明幹練，並沒有費什麼手脚，就將一個一世梟雄給逮住了。」

「唉」！可惜，可惜，丁超人逃亡了十二年，還回來做甚？」

「這也叫做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呢，哈！哈！」

他匆匆跳下電梯，趕緊買了一份當天晚報，仔細在社會新聞版上查閱，原來消息已被封鎖，報上隻字未提。

晚飯過後，十二年前漏網的毒梟頭子丁超人被捕的消息，已是不脛而走，而消息傳遍之快，無異插了鷄毛的文書，整個港九兩地，街頭巷尾，就被這消息激動的沸騰起來。

丁超人還是是丁超人，他無聲息地將報紙捲在手中，仍舊形同無事一般，坐了深水埗三等輪渡，過海回到九龍，又悄悄地回到大埔道一條僻靜的巷子裏去了。

他對這個消息，顯然沒有驚慌失措，也沒有替李老躭心，他在暗中發笑，他譏笑中央警署那般探員俱是些飯桶罷了。

黑玫瑰得到的消息最快，她暗暗咬牙切齒，心中駡道：

「駱四虎，駱四虎，你把我可欺苦了，我不殺你，誓不爲人。」

當下，她派了兩名與警署打個交道的人，前往中央警署打聽父親被捕後的情形，她自己眼圈也哭紅了，驀地，她從五屜櫃中，取出一柄勃朗寧手槍，上了五粒子彈，向手

包內一放，狠狠地在說：

「除非他把我的父親放了，否則，我這隻槍就不會饒他。」

她在室中轉來走去，一時毫無主張，也想不出一個妥善之策，她想不到駱四虎會下這樣的毒手，於是，她又自言自語地，說：

「小駱不是答應我放他一馬的嘛？原來是在騙我，這一下，又糟了，我永遠見不到父親的面了。」

那派去警署的兩人已經回來了，關於丁超人被捕以後的消息，一直沒有打聽出來，因爲警署關防嚴密，打聽不出有關此事的任何消息。

「電話鈴響了，是老板的電話。」站在電話旁的小王說。

她無精打彩地走到電話座旁，拿起聽筒，問：

「誰？有事找我嗎？」

只聽那邊的聲音，說：

「是小黑嗎？我是駱四虎呀。」

黑玫瑰一聽是駱四虎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胆邊生，暴聲叫道：

「你做的好事，你還有臉打電話給我嗎？」

又聽駱四虎在說：

「什麼事惹妳光火，我是打電話來報告妳消息的。」

「不用報告了，小駱，你有胆量，你狠，咱們走着瞧吧！」

「我想妳沒有把事情弄明白吧！」

「哼！你欺人太甚，你……你……」

她的話已抖顫得說不下去，那邊又說：

「小黑，妳靜一下，這件事是誤會了。」

「哼！誤會，好吧，我們誓不兩立。」

「小黑，是我錯了，我沒有遵守我們的諾言，但是當時的情形，危機一髮，我不得不當機立斷……」

「現在不用多說了，有你無我，我豁出去了。」她芳心欲碎，又補充一句，說：「假如丁超人有個三長兩短，咱們同歸於盡好了。」

這些話把駱四虎聽得丈二和尙摸不着頭，他知道她在生氣，多解釋無用，反而哈哈

一笑，說：

「好吧！我祇告訴妳一句，那就是人已經放了。」

黑玫瑰聽得一驚，瞪着兩隻大眼，疾聲的問？

「什麼？你說什麼人已經放了，放了誰？快說，快說呀！」

「我說把拿獲的那個姓丁的放了。」

黑玫瑰喜得跳了起來，說：

「是眞的嗎？那太好了，小駱，你在什麼地方，我要你來談談。」

「我現在有事，不能分身——」

「又在端架子，快點來，我想你呢。」

只聽駱四虎大聲一笑，說：

「再過兩小時，我來看妳。」

電話掛斷了，黑玫瑰手舞足蹈，人如升了天，順手在皮包裏取出兩張大鈔，對那兩人，說：

「仍麻煩你們去看看，那個姓丁的被警署放了之後，去到什麼地方，如果打聽到消

息，即刻回來報告我。」

兩人看她神態失常，也不敢多問，將鈔票接到手中，正要出門，又被她喚住，叮囑道：

「記住，這件事，不許對外面張揚，倘如被我發現你們在胡說，打斷你們的腿。」

她這時有如騰雲駕霧一般，一時失聲大笑，忽然又愁容滿面，她心中在想：

「不要我又上了駱四虎的當，他大概給我吃定心丸吧，他知道我性如烈火，怕我找他麻煩，先把我定下來，他好從容去整我父親，因爲警署抓到這樣一個漏網的巨犯，不可能將他放走的，這也不是唱戲，捉曹放曹，不對，不對，我又受他的騙了。」

她的一片歡悅之情，登時又雲消霧散，無論怎樣，駱四虎是要來的，等他來了，還弄不清楚麼？她又急如星火，等不及駱四虎來向她解釋，但是警署抓人的事，是機密，一時又無法向人打聽。

原來那個穿灰綢長衫的人，昨晚深夜又被駱四虎盯住了，他這次可沒有稍作延擱，在盯了不到半條街的光景，走到一個僻靜的地面，他把手槍向那人腰背一頂，低低向那人說：

「不要抵抗，朋友，識相點，舉手！」

那人還未來得及回頭，他的動作也眞快，一副手銬已將那人銬住了。

他自以爲輕而易舉的將一個舉世矚目的毒梟要犯逮獲，他把那人帶到中央警署，立時召集專案小組全體警探開始審問。

那人神經兮兮，呆頭呆腦的吓得渾身發抖，面無人色，駱四虎向他冷冷一笑，說：

「姓丁的，不要裝啦，二十年又是條好漢，還有說的嗎？」

那人嚇得嘴唇顫動，連話也說不出來。

這是一件轟動社會的巨案，駱四虎把總帮辦趙文成請出來主審。

趙文成看了看那人的面貌，微微點點頭，說：

「你姓丁嗎？」

那人左右一顧，點了點頭。

「你叫丁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沒有盯什麼，是他們在盯我…………」

「胡說，我問你的名字叫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沒有名字，人家都叫我老四。」

趙文成也看着有點稀奇，丁超人是條好漢，眼前這個人委實有點神經兮兮的，語無倫次，又說得驢頭不對馬嘴，看來想是抓錯了人。

他倒底是在警界裏混了多年，經手辦的，眼睛看的不知多少，一望而知這個人就不像是黑社會裏的首領人物，但是人已經抓到了，祇有問下去。

「丁超人，這十二年來你流亡在什麼地方，幾時潛回香港來的？」

那人吓得跪了下來，說：

「回稟警察老爺，我一直是在香港，我沒有到過「流亡」去，我不知「流亡」在什麼地方。」

他越說越不像話，把問案的人引得哄然一笑。

趙文成把臉一沉，厲聲喝道：

「丁超人，夠種嘛，到了此時還在裝傻，再不招供，我可要動刑啦！」

「回稟老爺，我姓李，我是李老四，不！不是什麼丁超人，請老爺不要動刑。」

到了此時，李老四彷彿已把神經吓跑了，抖抖顫顫地伸手在衣袋中取出一個防疫注

射的紙，遞到趙文成面前，說：

「老爺，你看，這上面是我的名字，我家住在青山道已經十多年了，老爺不信，請派人調查去。」

這件捉放丁文成的公案，就是這樣結束的，那個李老四自然是無條件的被放走了。

第四章　賭場現身

黑玫瑰手下兩個爪牙，將警署拿錯人的事向她報告，她長抽了一口冷氣，側身倒在沙發上，小嘴唇向上一翹，暗自讚道：

「我爹爹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，這一次可把小駱要苦了，我要是有他老人家一半的本領，也不會受小駱的欺負啦！」

她仍在恨駱四虎，她恨他不該騙她，女人的心是狹窄的，何況這件事又關係她父親的生命，事情演變至此，還不過是剛剛開端，警署不能因抓錯人，就會放鬆緝拿她父親，那麼父親還是在虎口之中，她自恨無力挽救這回事，但她這口氣，仍然要發洩在駱四虎身上。

她躊思再四，要在駱四虎身上找到報復，或是給他一個重大打擊，迫得他不再追查她的父親，因為她知道駱四虎是無法以金錢買動的，惟有他這道關難過。

門上有獨獨的響聲，她故作輕鬆的咳了一聲，說：

「是小駱嗎？請進來！」

駱四虎紅着臉，探身進門，一見面劈頭就說：

「小黑，妳聽了奇怪麼？我們把那個姓丁的放了，其實，裏面大有文章呢！」

黑玫瑰眼睛向他一瞟，說：

「並不奇怪，捉錯了人，當然是要放的，要不，人家會告你們侵犯人權呢。」

駱四虎雙眉一挑，說：

「妳已經曉得啦，小黑，消息靈通，眞不愧是幹這行的。」

黑玫瑰面帶慍色，問：

「幹那行？做强盜，是麼？」

駱四虎原想討好，不想又說錯了話，尷尬的說：

「我……我是說妳有才幹，不想忙不擇口，又被妳抓住了錯，妳說，那個姓丁的眞狡猾，竟弄了一個替身，把我們忙了一整夜，到現在還沒有合眼呢。」

黑玫瑰又聽他提到父親，火往上冲，怒道：

「這些事，你同我說做甚？你們幹差人的，還會白忙，聽說那個姓丁的化了錢，把你們嘴堵住了，所以你們才肯放他，這樣的買賣，多做幾筆，不是早發財了嗎？」

駱四虎抓錯了人，內疚不安，祇望黑玫瑰安慰幾句，不想她竟冤枉他受了錢，一時轉不過來，恨恨地道：

「妳一再替姓丁的說話，難道姓丁的也拿錢把妳買通了？」

黑玫瑰正抓不到話題，經他一說，嘿嘿地笑道：

「我不但拿了他的錢，我還同他有不尋常的關係呢。」

駱四虎雖然知道她是氣話，但這種話他實在聽不入耳，冷冷一笑，道：

「小黑，妳不要隨便說話喲，假如妳這些話傳到警署裏去…………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恐怕妳大都會這個寶座坐不成啦。」

黑玫瑰格格地一聲輕笑，說：

「你不要拿話吓唬我。反正我不聽你那一套。」

兩人的話越說越僵，駱四虎倒底先軟了，把領口一鬆，掏出一枝烟，劃起火柴燃着，吸了一口，和聲說：

「小黑，從今以後，我們不談那個姓丁的好麼？」

黑玫瑰又是格格地一笑，說：

「不能不談，談定了，非談不可，還要談個痛快！」

「那妳是故意跟我爲難了？」

「我問你，那個姓丁的同你有仇？」

「無仇！」

「有怨？」

「當然沒有！」

「那麼你爲什麼一定要苦苦的追捕他？」

「那是皇家命令，身不由已。」

黑玫瑰不以爲然地把頭連搖了幾搖，道：

「命令，天知道，我再問你，香港每天都有犯案的事，你們警署裏是不是通通破了案？是不是有些案子，眼睛睜一隻，閉一隻的不去管他？」

她的話詞鋒銳厲，把駱四虎問得瞠目結舌，無辭以對。

她又接下去說道：

「那不結了，爲獨你駱四虎巴結差事，拿着鷄毛當令箭，不放過一個姓丁的，眞是令人費解。」

她這番話說得似是而非，駱四虎聽得連連搖頭，暗地忖道：

「八成那個姓丁的是與她有極密切的關係，這件事就奇怪了，我同她來往數年，以前也沒有聽她提起過，即是丁超人潛回香港以後，也沒有見到她們之間有過絲毫令人懷疑之處，爲什麼她會一口咬定這個姓丁的不放呢？」

想到此處，他不禁迷惑了，他委實猜不出一個比較合理的原因。黑玫瑰見他搖頭擺尾，口中念念有詞，逼着逕道：

「你不要不說話呀，你有理由，儘管拿出來，也好有個商量呀。」

駱四虎被這個嬌艷美麗的愛人，擺弄得頭昏腦脹，但他仍然想弄清她倒底與丁超人是個什麼關係，於是，他發出一聲苦笑，道：

「小黑，妳眞會說，假如妳是個外交官，這個外交辦得一定勝利，可惜，埋沒了妳的天才………」

「我不同你談這些，請你少讚美兩句，好麼？」

「我的確衷心的佩服妳，祇是……………」

「祇是什麼？」

「祇是妳用錯了地方，又是用在我的身上，那不是白用了嗎？」

「這樣說來，我的話你沒有考慮的餘地了？」

「祇少，這件事沒有考慮餘地。」他的話氣非常堅決。

黑玫瑰看他無可轉環，眼珠一轉，又嬌媚的一笑，說：

「小駱，我也替你可惜呀！」

「妳替我可惜什麼？」

「我是可惜你從此失掉了我。」

駱四虎大眼一瞪，道：

「當眞妳同那個姓丁的有密切關係，因爲他，妳就不要我了？」

「嗯！也可以這樣說。」黑玫瑰揚了揚眉，說：「你不用問這些，這是我的秘密，我祇問你，能不能幫這個忙？」

她的話已由半吞半吐而露骨的表示了，在她說得極爲輕鬆，駱四虎已聽得出了一身

冷汗，心中忖道：

「她好大的胆子，居然公開的向我挑戰，想不到她竟是這樣的女人？」

駱四虎是個存心忠厚的人，又深愛黑玫瑰，當然不能反臉無情，於是，他反而沉靜下來，微微一笑，說：

「妳是叫我不要奉行命令了？」

「我是要你手下留情，放他一馬，讓他不要受永遠監禁之苦。」

「妳倒底同他有什麼關係？祇要妳說出來，我有考慮的必要。」

「此話可是當眞？」

駱四虎抹了一抹下額，說：

「可以作數。」

「你不會像上次一樣自食前言吧？」她說話時臉上露出誠懇的表情。

「然當不會。」

黑玫瑰從沙發上站了起來，眉頭雙蹙，兩隻杏眼不停地在駱四虎臉上掃來掃去，一逕在房裏來回走動，半晌，半晌，沒有說話。

這是她的重大考慮，她考慮將她與父親的關係說出來之後，駱四虎要是一反臉，後果如何？………

她忽的一咬牙，暗道：

「父女之情，人倫之道，我說出來，即是粉身碎骨，何懼之有！」

駱四虎也緊張萬分，他不知道她要說出什麼，但自己已經答應了她，當然不能一再反悔。

深夜靜寂，大都會樓上沉靜得毫無聲息，天空烏雲密佈，彷彿大風暴即將來臨。

「小黑，妳怎麼不說話啦，我同妳多年相愛，妳的事還不是我的事嗎？有什麼不可以說的呢？」

他的語氣顯得柔和體貼，增加了黑玫瑰說話的勇氣。

黑玫瑰這時好似是在激動，又好似有無限的傷感，眼圈紅紅的，看了駱四虎一眼，又重行在沙發上坐下。

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終於，她微啓櫻唇，道：

「你問我丁超人同我的關係麼，他同我的關係非比尋常，我說出來，只怕你會恨我。」

駱四虎聽得一怔，他誤會了她說的話，心裏酸酸地，有說不出的難受，暗道：

「難怪他們黑社會裏人是亂七八糟的，那個姓丁的已經五十開外啦，她怎麼會愛上他呢，實在令人可恨。」

他怒目看着黑玫瑰，一顆心差不多要在口腔裏跳出來。

黑玫瑰也不向他再看，傷感的說：

「丁超人是我的父親，我是丁超人的女兒，他的事我能不能不管，我是不是應該關心他？而用全力去救他？」

她說完把頭伏在梢上，痛哭不已。

這一來，把駱四虎也弄慌了，烏能反哺，羊知跪乳，父女之情，人同此心，他自己也是個無父的人，陡然間一陣心酸，起了同情之心。

於是，他移動脚步，走到黑玫瑰身前，輕輕拍着她的肩膀，說：

「小黑，我知道了，我決不恨妳，我會帮助妳的。」

黑玫瑰一面傷心，一面也在等着他的反應，她聽了他的話，把頭仰了起來，用手絹

拭着淚水，說：

「希望你這樣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，父親的事，我能袖手不理嗎？」

駱四虎把這件事擔當下來了，緝拿丁超人的事，雖不能說是風波浪靜，至少給他有個喘息的機會。

是以，這些日子，丁超人也顯得輕鬆愉快，外面對他的風聲，稍稍平息，自從李老四的事發生了以後，警署方面好像已鬆弛下來，並不像先前那樣風聲鶴淚的再找他的人了。

他照例到畢打行四樓衛星偵探社去拿報告，但，近幾天來，有關田青的事，報告上毫無新的發現，交際花麗麗離開富打老道，田青就一直沒有再去找過她，這個葫盧裏究竟賣的什麼藥，負責偵查田青的私家偵探，也弄得一籌莫展。

不過，他在報告中發現，那天夜晚富打老道汽車上坐的那個白髮老人，確是田青的化裝表演，從這一點上看來，田青是早有準備的了。

他在看完報告以後，暗自笑道：

「你狡滑，田青比你更狡滑，你會化裝，田青化裝得比你更妙，這樣說來，丁超人遠不如田青了。」

但是，他並不因此放棄田青，更不會放棄復仇的念頭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要幹掉田青，唯一之途，祇有親自再去海景大樓。

這是一個冒險的舉動，但是丁超人一生就是不怕冒險，他願意成天在槍林彈雨中生活，愈是危險，他胆子愈大，勇氣愈足。

一個雷雨之夜，海景大樓紅寶賭場的賭客，顯得十分冷落，前前後後不到三二十人，賭場裏冷冷清清地，一般跑台子和接待人員，個個沒精打彩，坐在門口的長櫈上，天南地北，擺起龍門陣來。

田青更是悶在經理室內，躺在煙舖上一筒接一筒的抽煙，這個人天生精力過人，除了煙，就是色，必須盡量發洩，他決沒有閒着的時候。

是以他除了三個身體健壯的妻妾之外，外面還有交際花陪夜，聽說那個住在富打老道的麗麗，就是一個如狼似虎的女人。

他平常對於女人，不計美醜，不管時間，祇要他一高興，隨時隨地往床上一拉，就可發洩，所以同他在一起的女人，都知道他的皮氣，他在抽煙的時候，也有女人在陪着

他。

今天陪他的女人是他第三太太，名字叫小琴，私娼出身，生得人高馬大，倒有三分姿色，她看着田青一個勁的在狂抽，知道他的毛病，身子向前一湊，笑道：

「老田，可以歇歇啦，我看你這幾天悶得發慌，是不是那個騷貨出了毛病？你沒有地方發洩麼？」

她有點酸溜溜地，不是滋味，說完，送給田青一個媚笑，然後，又扭扭捏捏地靠了過去。

田青把煙槍往煙盤子裏一扔，眉頭一揚說：

「妳又在吃飛醋，什麼騷貨不騷貨的亂叫，妳不騷，我看妳騷得更厲害呢。」

小琴被他一說，嗲勁大發，一側身躺在他的懷內，嗔聲道：

「不來啦，你說我騷，我騷在什麼地方，你說，你說呀。」

田青趁勢將她一摟，用手向她腹下一指，說：

「妳呀，妳就騷在這個地方。」

這一下，她更加騷了，放浪得不可收拾，壓在田青的身上，嘴也直向田青嘴上湊。

他們正在熱得起勁，小琴的癮還沒有過足的時候，只聽樓下砰、嘭、嘩、啦，一陣亂響的聲音，人聲也在嘈雜，田青經理室的門也在拍拍的響了。

田青趕緊把小琴一推，大聲問：

「誰！樓下出了事嗎？」

「嘭」的一聲，經理室的房門推開了，賭場裏的總管孫二駝子彎着腰衝了進來。

田青一看孫二駝子火可大了，暴聲地道：

「老二，你越活越回頭了，賭場裏打架動刀子這些鷄毛蒜頭子的事，你都應付不了，大驚小怪的，上樓來做什麼？難道還叫我去動手嘛，無用的東西，快替我滾下去。」

田青一向對於手下的人，狗屎不值，一個不對，拳打脚踢，從不拿他們當人，今天是孫駝子上來，身爲總管，又是田青的老把兄，換了別人，田青會連煙盤子都砸了過去。

孫二駝子被他一駡，嘴唇亂動，結結巴巴的說：

「老板，那個人眞不好惹，我們的人被他打了好幾個，賭台子也被他掀翻了，還指明要找老板算賬呢。」

田青眼珠子一轉，又翻了兩翻，說：

「是個什麼樣子的人？」

「人倒是個普通的人，就是不講理，說我們賭假的，輸了錢，要我們賠，話未說淸，就動手打人，樓下的賭客都被他嚇跑了。」

田青不慌不忙的說：

「我說孫老二，你是怎麼搞的，我不知道他是個普通的人，還要你說，我是問那人是個什麼長相，是那條線上的，要是窩裏雞，賠他幾個，不結了嗎。」

老板這樣一說，孫二駝子的氣也平下來，陪着笑臉說：

「那個人大約四十來歲，身長面白，沒有鬍子，帶着一副墨晶眼鏡，看來鑾斯文相，動起手來，可有個狠勁，三五個人攏不上身，我是怕出事，所以特地來向老板請示。」

田青倒有點息事寧人的大量，用手抹了下巴一下，說：

「開賭場，就不怕出事，動拳頭，亮刀子，那算個什麼，眞沒有見過世面，這種小事也值得叫我田青出場，那不是太笑話了麼，孫老二，你看着辦，當總管的要是連這點小事都辦不了，明天我就換人，我姓田就是不講交情，說得到，做得出，少說廢話，快替我滾下去。」

孫二駝嚇得直打抖索，他知道田青的皮氣，一反臉，說不定自己紅寶賭場大總管這個位置就會垮下來，此刻，他痲了爪子，進退不得。

田青看他站着不動，仰天一陣哈哈大笑，接着說：

「怎麼着，胆子小，怕挨打，是嗎？」

倒是小翠看得不過意，整了一下亂髮，插口說：

「老二，我們當家的叫你下去，你就下去，如果那小子打發不了，他當眞的會難爲你麼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會叫他下樓去的，事情是你擋，責任不要你當，老二，聽我的，不要在這裏嗚嚇了。」

孫二駝子深知田青是個笑面虎，他一聲長笑，裏面就有毛病，當時不發作，事後可能殺人，他有氣無力的猛噍了一口吐沫，口中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。

心中正在暗凛，不覺把雙眼一抬，正巧碰上田青的目光，祇覺他一雙大眼威煞之氣逼人，不由得打骨頭裏冒出寒意，連忙諾諾應着，隨手把房門拉上，駝着了背，這才急

急走開。

他這時的兩條腿好像已經不在自己身上，不聽使喚，軟噹噹地，差點從樓上摔了下去。

原來丁超這天又光臨到海景大樓紅寶賭場，他今天換了一副打扮，賭場裏去賭的人莠良不齊，接待的人只要你有錢，不抵賴，一律歡迎，那個會盤問他的身世，而且今天又是雨大風疾，是個淡日子，更希望多幾個人來湊湊場面。

他今天是成心來找麻煩的，他在暗忖：

「我找不到你，砸了你的賭抬子，看你出來不出來。」

於是，他先在單雙抬上押了幾注，又轉到輪盤上面，輸了，又看到有五六個人在牌九桌上，他認為機會來了，銜着一枝香煙，緩緩地走到牌九抬上，伸手押了一千，他押的是天門，已經犯了內行的大忌，眞正賭的，大多是把注子堆在上，下兩門，天門是很少有人下注的。

推莊的一看，就知道他是個外行，何況這時莊家大贏，上下兩門的點子還有個冲勁，獨吃天門，丁超人只當沒有看見，也不注意出牌的路子，一連在天門上押了幾記大注

，當然沒有給他還手。

這種賭客，賭場裏是最歡迎的了，當下，就有接待人員過來，遞茶，拿煙，又送上一個熱手巾把子，侍候得非常週到，把他當做祖宗看待。

他口裏銜着香煙，臉輸得紅紅的，在莊家第二條的牌推出的時候，他一吱牙，在天門又押上五千。

電動的兩隻骰子轉了又轉，搖出來是個三四，七出的點子，天門拿第一付，他把兩隻象牙牌上下一叠，雙手高高舉起，湊到面前，底下的一張牌面是人牌，他用右手大拇指扣住那張人牌，慢慢往上推，口裏却在叫着，「天天地地虎頭唱戲，可不要小呀！」

下面那張牌頭露出一個紅點子，他推了一半，中心空空的，分明是張地牌，他心裏一喜，也等不及再推，把兩隻牌往桌面上一攢，大聲喊道：

「地罡，這回大概是贏定了。」

莊家這副牌可沒有抓到點子，是雜七配么五，三點，他想這回贏定了，那知，檢場面的已伸手過來吃他的錢，他一句「慢着」還沒有說完，再一低頭，自己兩張牌却是人

牌配么二，么二比地牌多了一點，是個大一，他急得頭皮發炸，兩隻眼睛暴了出來，把下注的五千元往懷裏一摟，就要賭賴。

那檢場面的對他嘻嘻一笑，說：

大佬：（廣東人普通的尊稱，是大哥之意。）你看花了眼啦，人牌配么二，是大一，把錢拿出來吧。」

他仍舊捏住五千塊大鈔不放，兩眼一瞪，說：

「這副牌有毛病，我剛才明明看見是張地牌，一轉臉，變了樣，不成，有毛病，是賭假牌……」

他這一鬧，牌九抬上的場面停下來了，撿場子的人見他不講理，正在同他理論，他一揚掌，五指齊出，「拍」的一記，打在那撿場人的臉上，把那人打得半邊臉都腫了，紅得發紫。

登時一陣大亂，紅寶賭場裏的打鬼，圍上來四五個，他身形向後一退，雙掌飛出，霎眼之間把圍攻上來的幾個打手，打得落花流水，東倒西歪。

他順手將那張賭抬子掀翻，狂笑一聲，說：

「叫你們田青，田老板出來，我會會他，賭假的賭到我頭上來了，瞎了眼睛的龜孫子。」

孫總管，孫二駝子一看苗頭不對，這才上樓去找田青。

丁超人估計田青是不會下樓的，他一看到孫二駝子苦着臉，從樓梯上走下，他想時間已差不多了，又怕田青在樓上弄鬼，於是，他見風收蓬，發出一聲長笑，指着孫二駝子說：

「你們田老板胆子也太小了，他不下來，大爺可要走了。」

孫二駝子巴不得他有這句話，在樓上冲了下來，說：

「你留個字號，改天我們老板過來請教！」

丁超人張牙笑道：

「沒有種的東西，誰同他攀交情。」

說完，揚長而去。

在丁超人走後不過三分鐘，海景大樓下面警笛大鳴，一輛警車帶來了五六個警探，此刻人已走了，這場風波也就不了了之。

到海景大樓砸田青的抬子，無異是在老虎頭上拔毛，田青這口氣當然嚥不下去，他一生機靈過人，在他腦子裏轉不出第二個人來，唯有丁超人才敢這樣做。

他對丁超人畏忌一手，所以那天他沒有下樓，但他決不會放鬆這回事，他派了爪牙，搜集情報，又作了一次準備。

這天深夜，海景大樓紅寶賭場田老板的秘室內，坐着一個四十五六歲的人，身肥體胖，架着一副金邊眼鏡，田青替他點着香煙，說：

「師爺，我這紅寶賭場被人砸抬子，還是第一次，差舘裏不保護我，我這行飯是吃不成了。」

這人就是華民司的伍師爺，也是田青的撐腰的後台，他看到田青滿臉委曲，微微一笑，說：

「田兄，你疑心是那個姓丁的幹的，無憑無據，再說，他也不敢漏面，我想他沒有那大的胆子吧？」

田青從袋子裏取出一份資料，遞到伍師爺手中，說：

「這些都是可靠的情報，姓丁的神通委實不小，一切還得請師爺拿個主意。」

伍師爺展開那張字箋，看了又看，沉吟了一下，說：

你替我接一個電話，叫總帮辦趙文成說話。」

電話接通了，伍師爺湊着電話筒，說：

「趙總帮辦嗎，我是伍文奎，請大駕到海景大樓來一趟，好嗎？」

那邊是趙文成的口音，說：

師爺有事吩咐麼？好！我就來。」

華民司伍師爺，地位雖不顯要，但他在華民司有一份潛在的力量，他見了趙文成，劈頭就說：

「總帮辦，紅寶賭場被人砸了抬子，我們田老板是個出頭露面的人，這件事擺不平，以後他就不用想混了。」

趙文成哈哈一笑，執着伍文奎的手，說：

「師爺，有你出面，還有擺不平的事，那天我也接到報告，可惜我們的人一到，那個打架的已經走了。」伍文奎看着田青的那張紙箋，說：

總帮辦，丁超人近來，越鬧越不像話了，你們警署聳恿他，不予緝捕，我看港九的

賭場，要被他攪得天翻覆地呢。」

趙文成聽了一怔，眼珠轉了幾轉，說：

「難道丁超人眞有這大胆子，他敢來砸田老板的抬子嘛？」

伍文奎冷冷一笑，說：

「前兩天上面還問起這件事，說是警署三天打魚，兩天曬網，把一個毒梟要犯給放了。」他微微頓了一下，又說：「除了他，誰敢這樣做，照說，這是總帮辦的事，我不過是同田青要好，才插上一脚，請總帮辦過來談談。」

趙文成向田青瞟了一眼，說：

「那天你既然知道是丁超人，就該當場把他斃了，現在把他放走，有如放虎歸山，我們警署也爲此事感到扎手呢？」

田青在黑道中地位雖高，但是在趙文成面前，還是矮一頭，他是借重伍文奎來壓趙文成，至於那天砸紅寶抬子的究竟是不是丁超人，他還沒把握，要是眞的把那人斃了，那不吃上人命官嗎？」

趙文成在警界裏混了幾十年，說話鋒厲老道，他不等田青答腔，沉下臉又說：

「既是伍師爺交辦的事，我立刻下令追查。」

伍文奎原是想再說下去，現在見趙文成沉下臉，乾笑了一聲，又向田青遞了個眼色，說：

「我還有事，先走一步，你同總帮辦談談。」

他又向趙文成拉拉手，下樓走了。

田青同趙文成從來沒有打個交道，他見伍文文一走，腦子一轉，暗自忖道：

「我田青有的是鈔票，祇要我動動腦筋，一伸手，不怕你不服貼。」

於是，他開始向趙文成做另一角度的攻勢，正當他湊在趙文成耳邊低語之時，抬頭看去，一件驚心動魄的事，令他震驚得跳了起來。

——第一集終——

新書介紹

司馬長青著

雪海遺恨

現已出版，敬請惠顧

立志出版社謹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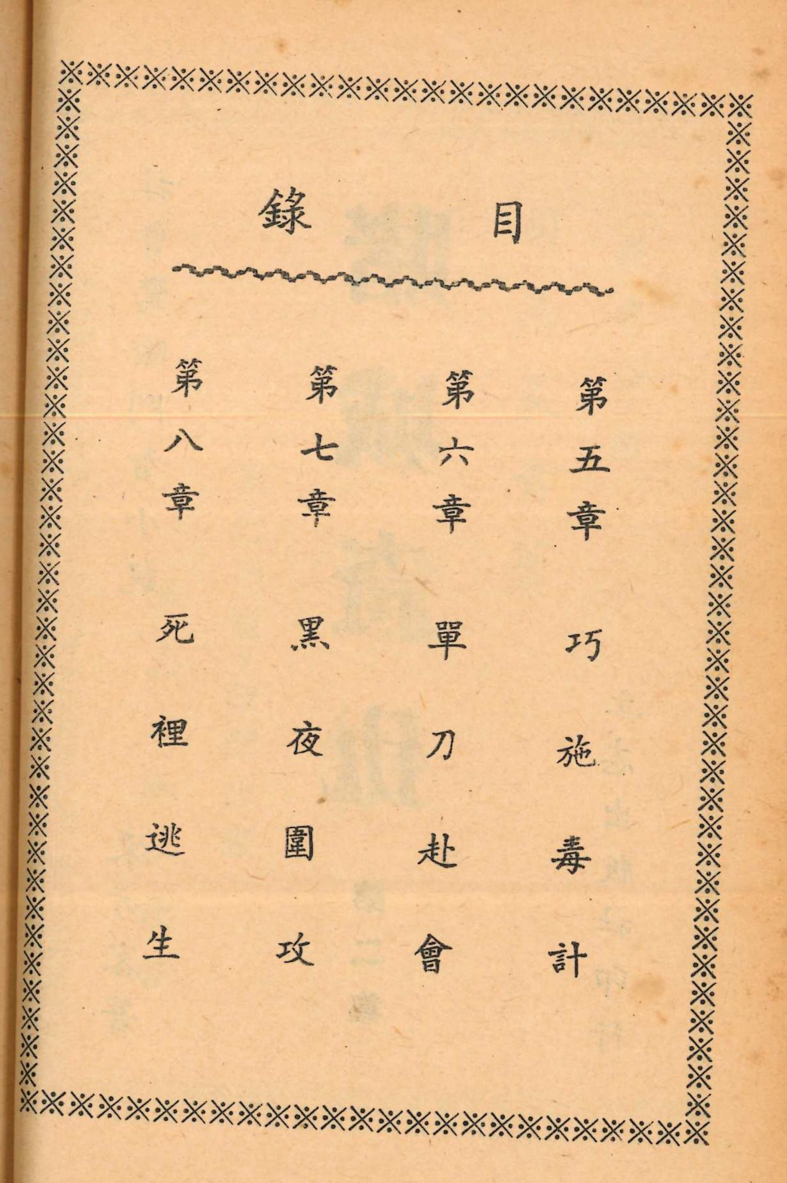
社會驚險鬥智小說

東方客著

賭城奇仇

第二集

立志出版社印行



目錄

賭城奇仇

第二集　東方客著

第五章　巧施毒計

只見孫二駝子滿身鮮血站在經理室門口，田青看得一驚，還未來得及問話，孫二駝子用手在胸口比劃了一下，人就倒了下去。

田青搶前兩步，扶起孫二駝子，檢視他胸上兩處傷口，均係利刄所傷，究竟孫二駝子被何人謀殺，殺傷以後仍能掙扎走至田青房門口外，因他已因傷重死去，無法知道原因。

田青並不因一個孫二駝子被人殺死感到不安，這種殺人場面他見過的委實太多，他憂慮的倒是那個兇手，孫二駝子爲人平易和善，與人無忤，那麼，這件兇殺案件，明明是在向他挑戰了。

總帮辦趙文成親眼目睹孫二駝子被人暗殺，但他並沒有即刻採取行動，他點着烟斗銜在口裏，緊皺眉頭，顯然，他覺得事情發展已到了緊張階段。

奇怪的是，孫二駝子被人暗殺，紅寶賭場毫無動靜，賭客亂哄哄的，一點竟沒有察覺出來。」

趙文成帶着田青在賭場裏繞了一個圈子，低低對田青說：

「不要驚動他們，這件案子我會處理的，兇手不但是個內家，而且手脚非常靈活，現在早已不在這裏了。」

他們僅在離開孫二駝子倒斃地方十碼左近處，發現些微血跡，其他地方，兇手並未留下絲毫可疑痕蹟。

他們仍然走回經理室，田青鐵青着臉，說：

「總帮辦，孫二駝子這回事，證明我的情報做得不錯，除了丁超人，誰也不會做得這樣干淨俐落，他竟敢在總帮辦座前下手，這無異是向總帮辦挑戰，警署如果任他猖狂下去，紅寶賭場祇有關門大吉了。」

「嗯」！你已認定是丁超人幹的了？」趙文成帶着疑惑地說。

「除了他，誰還有這大的胆子，難道總帮辦到現在還在考慮嗎？」

趙文成用猶豫的目光看了田青，說：

「好吧，你料理孫二駝子的事，暫時不必報案，我即刻命令下去，加緊緝捕丁超人。」

大埔道一間僻靜地小屋子裏，坐着四個穿着唐裝的人，丁超人手執酒瓶，替他們斟酒，三人中除了李老四外，其他兩人俱是過去在黑社會中稍有名氣的人物，一個方面濃眉，叫蠍子李，是條硬漢，另一個瘦小個子，經常在腰上插一柄鋒利斧頭，外號斧頭周，這兩人俱是不怕死講義氣的朋友。

斧頭周在賭場裏更是赫赫有名，前幾年他在九龍塘一家賭場裏，爲了一筆賭注，他從腰間取出斧頭，當場將左手四個指頭砍斷，向賭枱上一扔，要賭四個指頭的輸赢，從此打定了賭場裏天下。

今天蠍子李，斧頭周前來捧丁超人的場，希望丁超人恢復過去的基業，蠍子李先開口說：

「老大，你不能就這樣陰下去啦，田青算個什麼東西，要幹，就轟轟烈烈的幹下去，那筆賬不算，我蠍子李頭一個就不服！」

丁超人把頭連搖了兩搖，斧頭用不等他說話，插口道：

「祇要老大有決心，我們合着這條命，也要打開這條血路。」

丁超人雙眉一蹙，說：

「光是田靑的事就好辦了，我如今是個逃犯，聽說這兩天警署又在加緊緝捕我的人，我如果把事情鬧大了，連累兩位兄弟，其實，我這條老命，早就不打算活下去啦。」

斧頭周看他滿臉凄涼之色，把斧頭向桌上一摜，說：

「老大，誰要同你過不去，我用這柄傢伙把他劈成兩半。」

李老四裂着牙，說：

「駱四虎那小子就是我們的對頭，成天在我們頭上動腦筋，這次，老大要被他盯上，那不全完了嗎？」

斧頭周掄起那柄鋒利的斧頭，說：

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們先把那姓駱的給宰了，索性鬧得他們一個落花流水，做牢，上絞台，由我姓周的頂着，決不含糊。」

丁超人也認爲目前的對頭，就是駱四虎，老是藏頭露尾不能見人，斧頭周的意見，有採納的價値。

蹶子李唯恐天下不亂，一隻拳頭已橫在桌上，狠狠地說：

「老大，事到如今，不狠也要狠，要想活下去，要想待機而起，祇有先把那個姓駱的幹掉，俗語說，「無毒不丈夫」，不幹掉他們幾個也不够本呀。」

丁超人的臉上陡露殺機，眼中兇光一閃，說：

「就這麼決定，我丁超人是個言出必行的朋友，兩位老弟的話，說了可算數？」

說完，用目光向兩人面上一掃，他怕他們中途變卦，又說：

「暗殺皇家差人，是個死裏求生的辦法，我丁超人這條命可交給兩位了。」

斧頭周拿起斧頭向桌角上就是一斧，一張堅實的硬木桌子被他砍去一角，說：

「假如有誰出賣朋友，我這柄斧頭就切開他的腦袋。」

一幕腥風血雨的計劃，就在他們四人談話中決定了。

中央警署方面，緝拿丁超人的工作，正在雷厲風行，主辦這件案子的任務，自然是落在華人帮辦駱四虎身上，他靜靜地躺在床舖上，腦子裏不停地轉動，他對丁超人的事，已經答應了黑玫瑰，不再去積極偵辦，他知道丁超人是她的父親，爲了道義，爲了他同她的關係，他無法下手去完成這件重要的使命。

他一再向趙文成說明，請警署重行佈署，另派其他警探主辦這項任務，都被趙文成拒絕了。

這樣一來，迫得他要去追查丁超人，如果他陽奉陰違，案子無法交差，一向幹練的名譽也會付之流水，在他深思熟慮以後，命令第一，任務必須完成。

這天，他接到線民報告，九龍城鑽石山發現丁超人的行踪，經常在烟館裏停留，晝伏夜出，行動異常詭秘。

當晚，他單人匹馬在鑽石山一帶出現，他走了幾處小烟窟，沒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人，他在高低下平的街道轉了半晌，猛一抬頭，離開他十丈遠近地方，人影一閃，從後面山坡方向移去。

他加緊脚步，直向那人影處追去，祇覺那人影身法奇速，轉眼已隱沒不見。

他立在一個小土坡上四下遠眺，月影朦朧，犬聲起伏，就聽遠遠傳來人聲，他模糊而隱約的聽到有人在說：

「亮傢伙……上……不要被那小子跑了………」

駱四虎茫然四顧，心中暗忖：

「難道他們這些話是對我說的？難道他們已發現我是誰？」

在香港黑社會中無論是什麼人物，與警探格鬥的事，還不多見，駱四虎穿的是便服，他已孤立在山坡之上，敵暗我明，完全處於不利地位。

於是，他從腰間將一隻快槍取在手中，循着發話之聲的方向走去。

他從一個山坡上翻了過去，有兩條人影在蜷伏前行，他把槍擧起，大聲喝道：

「停着，不許動，再動我要開槍了。」

那兩個人果眞停止前進，隨即分散，駱四虎略一遲疑，又走了幾步，黑夜之間，却看不出那兩人的面形，他又帶着命令的口吻說：

「聚攏來，搜身，我是差人。」

那兩人的動作更加速的分開，顯然沒有受到他的威嚇，此時駱四虎與他們距離約有三丈，停住了脚，沒有前進。

他在沒有明瞭那兩人身份以前，自然不能開槍，但是對方又左右分開，顧此失彼，深恐受到他們的暗算。

他見自己喊出來的口令，沒有生效，拿着一柄明晃晃地快槍，在空中亮了一亮，喝

道：

「你們想拒捕嗎？再不服從命令，我可要採取行動了。」

「哦」！原來是駱帮辦，」一個聲音沙啞的人說：「你找錯了對象吧，咱們井水不犯河水，這條線上，是我們弟兄混飯吃的地方，狗急跳牆，請你退後三步，我們還有個商量。」

駱四虎是個有名的幹警，在港九兩地黑道中混混地地頭蛇，沒有一個不忌憚他三分，今天居然碰到了硬漢，大出他意料之外。

但他知道這兩個人不是丁超人，在模糊中又摸不清楚對方的身份，幹警探的，最怕就是遇到這種不買賬的爛仔，於是，他改變口氣，說：

「朋友，你們既然知道我是姓駱的，就請過來吧，祇要兩位給我公事上交代過去，我決不難爲你們，再說，我是另外找一個人，說不定還要請兩位帮忙呢。」

站在左邊的那個沙啞聲音的人，冷冷一笑，說：

「什麼公事不公事我不懂那一套，我祇知道我沒有犯法。碍不着你的眼，駱帮辦，識相點走吧，我們還要到後山去辦事呢。」

駱四虎一聽對方的話不對勁，他身爲警探，自然不會將眼前的兩個歹徒輕輕放過，身子向後一退，舉起手中的槍，砰！砰！兩響，向空中放了兩槍，在他以爲這兩槍是以將對方鎮壓住，再一抬頭，那兩個人竟在他放槍之時，竄縱得無影無踪。

駱四虎幹了警探多年，以前也聽說過這後山一師有歹人盤據，他此時身歷其境，自不能掉頭一走，即是抓不到丁超人，能够踏入歹徒的巢穴，總算不虛此行。

繼又一想，自己單人匹馬，萬一被歹徒圍攻，豈不凶多吉少，他猶豫了一陣，忽聽一陣犬吠之聲，不禁打了一個寒戰。

其實，他此刻已身臨危境，尚不自知，他暗暗一笑說，心說：「一個當警探的，如果臨陣退怯，那不是一個大大的笑話。」

意念一轉，他從亂石土堆中大步踏了過去。

他爲人機警，檢了一條小道抄進前行，到了山坡後面却一無所有，坡高大約三丈，下面僅有一兩間茅屋，四面俱是一片荒地。

晚風吹襲在他的面上，他站在坡道旁邊凝視着坡下的情景，正自出神之時，一件冷冰冰地東西已抵住他的背心。

「駱四虎，好小子，你逼人太甚，還有說的嗎？」

駱四虎心中一慌，兩隻手不期然地向上舉着，說：

「朋友，我姓駱的是受人差遣，奉命行事，不是成心來挑你們巢的，今天栽在你的手上，沒有什麼說的，假如你不怕擔當格殺差人的罪名，那就請開槍吧！」

「你不是成心，我姓丁的今天可是成心來找你的。」

駱四虎聽了大驚，知道事情已到險惡階段，他萬萬沒有想到身後的人，竟會是他要緝拿的毒犯丁超人，但他仍是佯裝鎮靜地說：

「丁超人，你是皇家緝捕的要犯，如果你能痛改前非，隨我到警署去，我為了對我的朋友有個交代，我會幫忙使你的罪刑減輕的。」

丁超人冷冷一笑，說：

「可惜現在已經晚啦，駱四虎，你的盛情我丁超人領謝了。」

他忽地若有所悟的又說：

「你的朋友是誰？我替你轉達這兩句話就是！」

駱四虎哈哈大笑，口裏說了一聲：

「你管不着」

身子向下一挫，就地一滾，向山坡下滾去。

丁超人牙關一咬，對準他翻滾的去處，就是一槍，只見駱四虎兩手護胸，一粒子彈正打在他肩臂之上，他在坡中連翻了幾翻，滾跌在平陽地上。

丁超人是有名的射擊能手，他以為那一槍必打中駱四虎要害，祇朝駱四虎翻滾落地之處看了一眼，掉頭而去。

這時，太平洋戰事暴發，飛雲緊急，香港政府雖然知道駱四虎是被丁超人打傷的，但因大局吃緊，忙於撤退，駱四虎又因私戀黑玫瑰，並報丁超人一槍之仇，請求俟傷愈後，留在香港擔任地下工作，於是，他們父子間一場仇殺恩怨，始終無法解開了。

於是，丁超人在混亂局中，非但沒有因槍傷四虎被捕，反而更形活躍，他組織了一個黑虎黨，自任黨魁，他以為駱四虎已被他打死，現在剩下的仇人田青，極需解決，田青這個人太不簡單了，他在考慮該如何下手，假如聽任田青活下去，他們之間的仇怨沒有完結之一日。

他在江湖上打滾了一輩子，惟有對這件事，感到扎手，他不願意做偷鷄摸狗的事，

他想，要拚也要拚個正大光明，即算是兩敗俱傷，也要死得光明磊落。

「老大，你在想什麼？這幾天時局緊張到了透頂，聽說香港政府有撤退的打算，一旦換了局面，就是我們出頭的日，到時，把你老人的名頭抬出來，九龍這塊地盤，還不是我們的天下嗎？」斧頭周很自信的說。

「不能那樣說，你就估計英國政府會把香港送給日本人嗎？再說，田青那小子，神通廣大，即是換了局面，他也不會放過我的。」

「我們現在要辦的事太多了，同田青火拚還不是時候，你忍口氣，等我們羽毛稍豐，再動手，也還不遲。」

「假如照這樣拖下去，我們的巢穴被田青知道，他會先發制人的。」丁超人愁着眉說。

「聽說田青為了時局也在擔心，他放了一個風，說要同老大講和，劃地為界，你在九龍，他在香港，各幹各的，連駱四虎那回事他都提了。」

丁超人陡然一驚，他怕斧頭周脚踏兩隻船，把自己出賣了，他成天提心吊胆就是怕田青戳他的背心，現在要談和，這分明是一個包着糖衣的毒丸，他料到田青不會那樣做，但是駱四虎的事如果被田青知道是自己幹的，恐怕連眼前安定的局面都不能維持，因為田青的手段太辣，決不可能與自己妥協的。

於是，他翻着白眼，向斧頭周盯着，說：

「他怎麼會知道駱四虎的事？」

「田青是幹什麼的，我們做的事，瞞得過警署，也瞞不過他，現在他對老大賣交情，當然是看出香港的情形不穩，要是換上前三個月，他會買這門賬嘛？」

丁超人冷冷一笑，說：

「我不領這份情，田青那小子我吃够他的苦了，難道還叫他第二次將我出賣了嗎？

斧頭周不以為然地說：

「時機不再，人家是在熱門上，假如我們不把這件事接下，萬一他翻了臉，那事情就不好辦了。」

「你是說我們同田青妥協？……」

「老大，我已把話遞過去了，叫他們明天派人到油蔴地大鴻運酒樓見面，好歹我們總要給他一個面子。」

丁超人先是一愕，漸漸已明瞭斧頭周的用意，他知道斧頭周是個不甘寂寞，名利極重的人，倘使不答應這回事，說不定要先起內鬨，但是大鴻運這場約會，自然去不得，田青詭譎多端，假如條件談不攏，很可能被對方一網打盡，那才寃枉透頂呢。

他冷眼觀察斧頭周已有劍拔弩張之勢，感到自己的安全已受到威脅，眼珠一轉，掉轉話鋒，說：

「老弟，你這件事做得也太莽撞了，即如同田青那邊約會，也得事前有個商量，我丁超人個人生死可以置之度外，可是我們下面還有弟兄，我們這份基業豈不要毀於一旦了嗎？」

果然，斧頭周已不似以往那樣馴服，兩眼眨起紅絲，說：

「事到如今，不幹也得幹，人家田老板給面子，總算是讓了步，雙方携手合作，不管香港局面怎樣，人家那一份也就够瞧的啦，退一步說，田青爲什麼要同你老大言歸於好，還不是看在我們弟兄有苗頭，就憑老大你現在的身份，說得不客氣點，是個逃犯，祇要他一變臉，我們青山道這個小榻榻地方，還經得起人家的脚一踩麼？」

丁超人在打主意，他知道有了變化，緊皺眉頭，暗忖道：

「龍遭蝦戲，我丁超人活回頭了，現在的情況是在逼我走，可是我就這樣一走了之麼？似乎是太軟了，也對不起一般弟兄，不走，生命已捏在斧頭周的手心裏，不用說，他同田青已經通氣了。」

他故意愁眉不展，長吁了一口氣，說：

「說實在的，到現在爲止，我同田青的仇怨結得太深了，我不想他會抬擧我，同我妥協，假如我明天不去大鴻運，又對老弟不住，眞使我進退兩難……」

斧頭周一拍胸脯，說：

「老大，你去，誰敢動你，我斧頭周這把斧頭就不饒他！」

說着，他把一柄鋒利的斧頭從腰間摘下，向桌上一擯，盛情凌人。

丁超人暗自一笑，向斧頭周掃了一眼，其實，他此時已受到斧頭周的威脅，聽斧頭周的口氣，已經凌駕在自己頭上，彷彿大鴻運的約會，沒有斧頭周做保鏢，安全就有問題，現在，他已遭遇到另一個問題，斧頭周在等候他的答覆，換言之，他今天的生命，也就操在斧頭周的手上。

去大鴻運赴約，在他想來，是有死無生，不去，斧頭周的利斧擺在桌上，就有砍在

他的頭上的可能，腦子一轉，他用極快的手法將一柄利斧取到手中，左手乘勢一翻，扣住斧頭周的腕脈，往裏一帶，斧頭周的身子已轉了過去。

「這是做什麼，老大，我不過是說說，去不去在你，我斧頭周赤心忠胆，你……你不要錯會了意思。」斧頭周喘息着說。

「你私自勾通田青，是要我的命，你知道麼？」

斧頭周掙扎了兩下，一隻手臂如同被鋼箍扣住了一般，毫無反抗之力，身子向前一傾，猛然向丁超人小腹飛起一脚，丁超人身子矯捷，人向左側一閃，一柄鋒厲無比的斧口已向他後腦劈去，只聽一聲慘叫，斧頭周的腦袋登時被劈成兩半，血濺大堂，躺在地上。

太平洋戰事緊急，九龍城成了眞空地帶，日本先頭部隊已到達郊區，打刼，槍殺，一片混亂，這時，丁超人已把逃犯的帽子摘下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樣躲躲藏藏，他領導的黑虎黨在九龍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田青在香港聽到這項消息，驚惶失措，他怕丁超人報復，但他爲人詭謀多端，陡然心生一計，暗自得意，心中想道：

「我要用這條計策，丁超人必定是死路一條，哼！不怕他是隻猛虎，看誰拚得過誰？」

於是，他想到這裏得意的笑了一笑，他隨即撥了個電話，向對方說：

「是趙翻譯官麼，我有要緊的事，請閣下到海景大樓來一趟，當面談談。」

那面接電話的是日本軍部翻譯官趙敏恆，是個爲虎作倀的小人，放下電話，即刻來到海景大樓。

趙敏恆與田青見了面，祇見田青向他嘿嘿一笑，說：

「這兩天松井大佐的差事，你辦得怎樣了？」

趙敏恆聳聳肩說：

「香港這樣一個大地方，說女人麼，却也不在少數，就是不當大佐的意，老田，你有辦法，替大佐物色一個好的，包管叫你發財，你看怎樣？」

田青故意皺了皺眉，說：

「有是有個絕妙的女人，就是她來頭大了些，假如這個美人能送到大佐手裏，那還有說的，我可做不了主……」

趙敏恆是個無法無天的人，睜大了眼睛，說：

「是誰家的女子，你說出來，我趙敏恒在香港沒有辦不到的事。」

田青微微一笑，向他耳中低低地說了幾句，又做了一個鬼臉，說：

「要做得乾凈俐落，要是給那個姓丁的知道，怕會鬧出人命呢！」

趙敏恒先是一凜，隨後又冷冷一笑，道：

「不要緊，我們把責任推在大佐身上，姓丁的再厲害，他敢在老虎頭上拔毛麼？」

田青顯出滿臉的奸詐神情，說道：

「事成之後，你可得在大佐面前美言幾句，不要過河拆橋呀！」

「那個自然，香港的局面，還不是大佐一句話，我們二一添作五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」

田青用的是一矢兩鳥計劃，他知道丁超人是條硬漢，他這次是叫趙敏恒去將黑玫瑰擄去獻給松井大佐，他又放風給丁超人，到時丁超人爲了救自己女兒，不得不去向松井要人，那麼這場戲就夠瞧半天的了。

黑玫瑰在黑社會雖是個狠辣的女人，但他究竟敵不過軍方的勢力，趙敏恒略略施展一點手腕，帶了兩名便衣警探，就把黑玫瑰請到佔領軍的特務總部。

松井是個色中餓鬼，一見黑玫瑰，既美又艷，魂靈早已出了竅，笑得連嘴也合不攏來，用手抹着兩撇仁丹鬍子，說：

「美人，美人，有了妳，我心願已足，就是殺了我，也心甘情願！」

黑玫瑰呆了許久，知道已是身入虎穴，面對現實，已無討價還價餘地，但她生性倨傲，決不會在這種人面前低頭，她用不屑的神情瞟了松井一眼，說：

「我姓丁的從來就不知道屈服兩字，今天既然身入虎穴，要殺，要剮，但憑於你，要叫我順從你，那你是在做夢。」

松井向黑玫瑰瞪着兩隻大眼，楞了一陣，接着又是一陣哈哈大笑，說：

「不屈服？我松井南征北討，立下過汗馬功勞，現在又是堂堂甫皇的大佐，祇要妳願意，我決不委曲妳，我們來一個日華通婚，在香港大酒店，擺上三百桌，還不够面子嗎？」

他的優越感蓋過了一切，他不相信以他的身份權勢，壓不住她。

那知黑玫瑰就來個不買賬，嗤嗤的冷笑一聲，說：

「你可知道我父親的皮氣嗎？大佐，哼！那事情就難辦了。」

松井把臉一沉，說：

「妳父親是誰？我叫人把他接來，我同他談談。」

黑玫瑰是想拿父做當箭牌，其實，她此時也不知丁超人在什麼地方，現在被松井一問，結結地說不下去。

趙敏恒在旁邊插口道：

「這個容易，她父親是丁超人！我知道，我去找他來。」

松井仰起粗壯的脖子，把頭晃了一下，說：

「丁超人，就是那個搞黑社會的頭子嗎？想不到他有這樣漂亮的女兒，嘿！哈哈哈。」

他的笑聲壓蓋了整個沉悶的氣氛，他胸有成竹的用手一揮，顯得極不自然，對趙敏恒，說：

「你把她先安頓下去，要是再不識抬擧，哼！我松井是認不得人的。」

黑玫瑰憤怒地向他看了一眼，身不由主地隨着幾名便衣爪牙離開了特務機關本部。

海景大樓紅寶賭場的經理室內，田青顯着得意的微笑，他把一名常在九龍走動的爪招了上來，說：

「你去把這個消息，透露給那個姓丁的，就說松井大佐知道是他的女兒，才用强力把她霸佔，叫他低頭認晦氣，要是他不甘侮辱，儘管去找松井要人，祗要他够種，就同松井去碰吧！」

他隨手擲了兩張大鈔，又說：

「不准胡說，事情辦漏了，當心你的狗腿！」

丁超人近來已吐了一口氣，他在經營他的事業，準備重振旗鼓，然後，他要找他的女兒，這是他唯一的志願！

他在聽了那爪牙的話以後，毛髮悚然，這顯然是給他一個重大的打擊，他記憶起那天在小洞天看見的那一男一女，模糊印象中已掠起秋華的影子，他用手打着腦袋，恨恨地說：

「該死！該死！我怎麼不會想起是她，唉，秋華，妳連老子也不認識了，現在妳已身入虎穴，那松井是個殺人的頭子，妳落入他的手中，不是白白地糟榻了嗎？唉！我怎

樣辦呢？」

「奇怪……」丁超人暗叫起來，他一把拉住那爪牙的領口，說：

「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？是不是那姓田的小子幹的？你說……你說……」

那爪牙已嚇得面無人色，抖顫着說：

「不是的，我是好意，我希望來領賞的！」

「媽的！看你這副鬼鬼祟祟的樣子，就不是好東西。」

「丁老板，你可不要冤枉好人。」那爪爪牙嚇得蹲了下去。

丁超人把手一鬆，說：

「哼！假如是你們玩的手法，我姓丁的這柄傢伙可沒有長眼睛的。」

他把一隻勃朗寧手槍抄在手內，怒容滿面說：

「小子，我要打聽出來是你們幹的，那你是不想要命了！」

那爪牙把頭一縮，狼狽的的移動脚步跑了出去。

這是給丁超人一個致命的打擊，他寧可不要事業，也不能讓女兒秋華送在松井手裏，這無異是斷送了秋華的生命，一個未經事故的姑娘，也搞不清人間有許多醜惡的事情

，無端的被那個惡魔擄去，等於是羊入虎口，他在悲憤之下，恨不能舉起手槍飲彈自盡。

丁超人逃亡十二年，好容易巴到了天光，又遇到這件令他不能忍受的事，但是對方是佔領軍，優勝者，又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特大佑，他衡量自己的力量，如果去同他碰，那無異是以卵擊石，有什麼好商量的。

他知道秋華的個性，從小就是一個寧折不曲的皮氣，她不會順從一個殺人的魔王，那麼，在她受到精神上的折磨的時候，她會以死相拚的，像秋華那樣一個純潔無疵的姑娘，落在敵人手裏豈不太可惜了麼？」

想到這裏，他不再猶豫，手槍向腰間一插，大步向門外走去。

第六章 單刀赴會

丁超人這時已抱定有敵無我的決心，與其自己女兒被人糟榻，不如與敵人拚了，死裏求生，或許能將女兒救出火坑，也未可知。

蠍子李看到他殺氣滿面走了出門，一跨步，將他攔腰摟住，說：

「老大，有事從長計議，你這樣去，不是白白地丟掉一條命嗎？」

丁超人沉痛萬分，說：

「怎麼樣，我不饒他，老弟，你不要阻攔我，這個結如果打不開，我同他一個抵一個，好叫我死也瞑目。」

蠍子李很冷靜，拉着丁超人走了回去，替他點着一隻煙，說：

「這件事，有點蹊蹺，剛才那爪牙是在田青那面走動的，你不把事情弄清楚，可能會中了姓田的奸計！」

丁超人坐在一張靠背椅上搖了搖手，說：

「不會的，事情大約是不假，就看秋華是怎麼落在那魔王手裏，哼！這裏邊八成是田青那小子耍的花樣，但是人在松井手裏，我自然去向松井要人。」

「假如他來個不認賬呢？」

丁超人拿槍在手中一比劃，說：

「那我這柄傢伙就認不得人。」

蠍子李一皺眉頭說：

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，依我之見，先同他來個先禮後兵，松井是這裏的特務首長，他不放人，你這樣做，決對不是一個辦法，現在人家在風頭上，就是要報後，也不能這樣魯莽，老大，你平常是個老謀深算的人，為了自己，為了秋華，來硬的，總不是一個上上之策。」

「照你說，我應該怎麼辦！」

他已把採取强硬的辦法打消，靜聽蠍子李的献策。

「老大，你還是過海去拜會松井一超，探探他的口氣，松井是個老粗，說不定他會要買這門賬，「有錢能作鬼推磨」，你答應孝敬他一筆，兩下不傷和氣，倒是個忍辱負重的好辦法。」

「好，就這麼辦，你聽我的消息。」

丁超人一生行事，決不拖泥帶水，說做就做，他想，能去同松井當面要人，却是個光明磊落的行動，充其量，多化幾個錢，既不失體面，秋華又可要回來，再說，拿自己的力量去和松井拚，結果是不會討好的。

香港特務機關總部，設在跑馬地摩尼斯道，警衛森嚴，一排一丈多高的圍牆，門口站着四個荷槍實彈的日本警衛，每人端着一柄上了刺刀的衝鋒槍，虎視眈眈地看着過路的行人，假如沒有事同他們接觸的話，在二十碼以外地方，就得止步。

丁超人是見過世面的人，他腰桿上一挺，大步向警衛門口走進。

「站住，不許過來。」一個荷槍的兵士喝住丁超人，說：「向那邊繞道過去。」

丁超人仍舊沒有停步，形色已經有點侷促，他極力沉着氣，彎了一下腰，說：

「我姓丁，來會你們機關長的。」

那兵士仍是虎氣騰騰地阻止他，不准他前進，到了丁超人面前，槍柄一橫，一副凶殺之氣，說：

「你同我們機關長有約會，有特別證嗎？」

丁超人勉強一笑，和聲道：

「請你通報一聲，我是為了公事來見你們機關長的。」

那兵士向他上下打量一番，說：

「好！我去向上面請示，你就在這裏等着。」

不一會，那兵士向他招招手把他帶進一間接待室，由另外一個便衣翻譯出來招呼，很禮貌地對他說：

「先生會我們機關長非常歡迎，請把身上不必要的東西留在這裏，我們機關長在裏面候駕！」

丁超人笑笑搖頭說：

「我是來談公事的，沒有常什麼東西來。」

那翻譯見他不理會，兩手一伸說：

「對不起，這是我們的規矩，請原諒！」

他很快的在丁超人腰間將一隻勃朗寧手槍摘下，然後上下一抄，又很禮貌的說了一個「請」，字，就把丁超人帶進裏面會客室。

這間會客室並不大，佈置得倒也雅緻，三張沙發之外，有兩個高脈架子，放着兩盆鮮花，門口站立兩名帶槍的衛士，門窗一啓，松井從沙發上立了起來，哈哈大笑，用手一讓，說：

「丁先生，我等你好久了，請坐請坐！」

丁超人抬眼一望，只見松井兩道濃眉揷鬢，黑臉、橫綏、唇上蓄着仁丹鬍鬚，不怒而威，一望而知是個典型軍人。

他早已聽說松井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頭王，他雖然是爲了女兒秋華的事，來問他要人，見到這種場面，不安的程度，已形成渾身戰慄，他向松井一鞠躬，順着松井的手，在橫頭沙發椅上坐下。

松井不等他開口，對那翻譯遞了一個顏色，打着哈哈說：

「丁先生的大名，我早就聽說過，是條好漢，嗯！與我們皇軍合作得很好，我非常欺慰。」

他手抹着仁丹鬍子，滿臉顯出驕橫之色。

丁超人見他說話不着邊際，祇有對他俯了一下身子，很想對他開門見山的說出秋華之事，嘴唇動了兩下，又把話嚥了回去。

但他所來何事，爲了秋華才到這裏來的，怕也無益，自然要提出這個問題，於是，他向松井看了一眼，說：

「我此番來見松井機關長，是爲了一件有關我自己的私事，請閣下代爲堂明，因爲這件事又是關係閣下的名譽，所以我親自前來……」

松井見他吞吞吐吐沒有道出原委，心中早已明白他他說什麼，又是嘿嘿一笑，腦袋兩面一晃，說：

「丁先生，我聽說你受了好多年的委曲，香港政府要捉拿你，是嗎？」

丁超人聽得一驚，額上靑筋暴露，他怕松井一翻臉，自己立刻會復成階下之囚。

松井乾咳了一聲，又說：

「其實，這件事，我們是不會追究的，祇要你好好與我們合作，合作得愉快，我松井撐你的腰，保管你平安無事。」

松井輕描淡寫的揭穿丁超人的舊案，丁超人是何等人物，心裏雪亮的，他知松井話裏的含意，換言之，如果合作的不愉快，松井仍然可以追究他的前案。

現在他手無寸鐵，面臨松井威脅之下，但他却是一個威死不屈的漢子，他想了一想，馬上露出笑容，裝做若無其事的神態，說：

「我們闖江湖的人，對於生死早已置之度外，何況，我年紀已經老了，應該爲下一代作想，所以我來向閣下請教一件事，那就是我的女兒秋華，她年紀太輕，聽說因事冒犯了閣下，現在她身在何處？我特地代她賠罪來的。」

「秋華，是誰？我不知道有這樣一個女人。」松井故作驚訝地問。

丁超人見他不認賬，神色更感不安，補充着說：

「她還有一個名字叫黑玫瑰，據說，確確實實已被閣下收下來了。」

「啊！你說的是黑玫瑰，她是你的女兒嗎？」松井陡的哈哈一笑，說：「好極了，好極了，父是英雄兒好漢，强將手下無弱兵，不錯，不錯，不但長得美，胆子也很大呢！」

「辱承機關長誇獎，她是個不懂事的孩子，有什麼不到之處，還望機關長網開一面，看在我丁超人的面上，把她放了，至於……」

「不必緊張，我們有的是時間，這件事，我正要找你，丁先生，最好先來一杯酒，慢慢的談。」

一個便衣衛士，送上一瓶三星白蘭地，松井替丁超人斟了一杯，端着杯子丁超人碰杯，一飲而盡。

丁超人看他一股豪爽之氣，弄不清楚他肚裏究竟打的什麼主意，但是事情已到這種地步，祇有硬着頭皮，先同他乾了一杯。

松井的酒量豪放，一連飲了幾大杯，突然大聲向丁超人道：

「丁先生，明人不做暗事，你的女兒黑玫瑰，現在確實在我這裏，我有心向你攀個親，你看怎樣！」

丁超人驚愕的把頭抬了起來，沉着臉道：

「不不懂閣下說話的意思，請閣下再說一遍！」

松井是個鑒貌辯色的人，他一看丁超人的臉色，哈哈大笑，說：

「你當眞不懂麼？以後總會叫你懂的，我還有事，改天再談吧！」

以已站了起來，一轉身，走到屏風後面去了。

丁超人弄得進退失擧，從沙發上躍起，咆哮着叫道：

「大佐！大佐……」

兩名衞士大將他左右一圍，那翻譯用手一揮，趨前一步，說：

「丁先生，該走了，有話改天再來商量吧！」

丁超人環顧四週，已多了七八名武裝衞士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搖頭長吁一聲，走了出去。

九龍太子道一座精美的樓宇裏，一個三十左右濃裝艷抹的中年婦人，她把一隻三九牌香煙裝在一根長象牙嘴上，慢慢地劃起火柴，燃等香煙，悠閒地放在嘴上吸了一口，眼睛却望着門上出神，又看了一看錶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咦！他不是約會九點嗎？現在還不來。」

這個女人叫金玉枝，在港九兩地是個吃得開的人物，軍部、特務機關，她進進出出，如同走大路一般，她同日本人打交道，從來沒有打個回票，但找她辦事，沒有錢，是免開尊口的。

丁超人去會過松井，不但沒有結果，連女兒秋華的面也沒有見到，他在無可如何的情況之下，只有走偏鋒去找金玉枝，他找了一條路，同金枝拉上線，約好當晚九點鐘在

金玉枝香巢裏會面。

金玉枝是個在風塵中打個滾的女人，口齒伶俐，並有幾分姿色，她對於丁超人這樣人物，最是欽拜，今天她聚精會神地在客廳裏等待着。

門鈴響了，她把口上煙咀拿開，親自走了過去，問：

「是丁先生嗎？」

「是！我是丁超人，來拜會金小姐的。」

她們素不相識，兩人在門口打了一個照面，她瞟了丁超人一眼，只見他今天修飾得異常整潔，紅潤的面孔，臉上帶着朝氣，幾根花白的頭髮，益增加他一派紳士型態，他向金玉枝很禮貌地點點頭，說：

「這位就是金小姐？恕我冒昧造訪！」

金玉枝輕輕一笑，說：

「丁老板，久仰大名，不要客氣了。」

她丁超人讓在一張籐椅上坐下，搔首弄姿，並親自替他點點煙，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不停地向丁超人看去。

下人端上了茶，她始儀態萬千的定了下來，在她心目中求想的丁超人一定是個粗眉豎目的人，決沒有想到會這樣斯文，所以她又向丁超人多看了一眼。

丁超人滿臉正經，呷了一口茶，微微一笑，說：

「無事不登之寶殿，金小姐，這回事可把我弄得走頭無路，松井大佐扣住我的女兒，妳想我還能在港九兩地混嗎？」

金玉枝又是輕輕一笑，她好像沒有當做一回事，用手在煙缸裏弄息了煙頭，扭了一扭腰，說：

「那個不知道松井是個活閻王，丁老板，不是我說句不知輕重的話，人到了他手裏有如肉包子打狗，有去無還，我看嗎，就讓他生吧！」

她說得倒是輕鬆，說完之後，格格地笑了起來。

丁超人知道她在賣關子，雙眉一揚，說：

「金小姐，我們光棍做事，不來這個，妳要多少錢，乾脆，說個數目，兌了現，就請妳過海去一趟，祇要妳點點頭，我就放心了。」

金玉枝柳眉輕蹙，笑道：

「替你丁老板辦事，還談錢嗎，還不是一句話，不過松井那人，是個色中餓鬼，聽說令嬡長得很美，祇怕他不肯放手吧！」

她此時忽地轉了一下眼神，暗自忖道：

「這種人倒是個利用的對象，我何不把線拉得長一點，怕他不上鈎。」

於是，她接着說道：

「令嬡的事，讓我去摸摸門，祇要生米沒有煮成熟飯，總好辦，丁老板，不是我愛小，千里做官，爲的是財，松井那邊開了口，數目就不在少數，至於事情辦成辦不成，我可沒有把握呀。」

丁超人見她提到錢，知道事情已有了八成希望，笑道：

「金小姐，妳去辦，數目多少，請妳吩咐，我姓丁一句話，決不含糊。」

「好吧！一句話，明天九點鐘在這裏見面。」

丁超人剛一跨出大門，桌上的電話鈴響了，金玉枝拿起電話聽筒，說：

「小田，你的消息眞靈，不錯，是他來過的，怎樣？」

「我不想多說，我祇請妳不要多管這件閒事。」那邊是田青的聲音。

「小田，你真的要趕盡殺絕嗎？」

「我要妳不必捲進我們的漩渦，妳代別人辦事，我不反對，就是丁超人的事，請妳不要插手，否則，我田青會……」

「小田，你這個人未免太辣手了一點吧，丁超人與你有仇，你報復到第二代去，平白地把一個清白的姑娘，送給那個魔頭，現在還不許我管這當閒事，假如我管定了，你會怎樣？」

田青也知道金玉枝是個不好惹的女人，他怕事情弄僵了，祇得軟下來，說：

「丁超人是個老狐狸，我勸妳不要上他的當，再說，松井美人在抱，也不見得買妳的賬吧。」

「假如我把黑玫瑰從松井手裏要回來呢？」

「那我的槍口就對着妳！」

「好！咱們走着瞧吧！」

第二天清早，金玉枝一部汽車從佐頓道碼頭渡海，直駛跑馬地摩尼斯道，特龍機關部的門衛，看到她汽車的牌號，把手一橫，金玉枝在手包裏取出一張紅派司向門衛一照

，汽車畢直開進了大門。

她還沒有跨出從車門，就見松井的兩撇仁丹鬍子在窗口一晃，她推開車門，先是一聲嬌笑，又叫了一聲：「乾爸爸，你好呀！」

她的神通廣大，不知在什麼拜了這位名震港九的乾爸爸，松井大嘴一張，兩隻手攔腰將她抱住，說：

「姑娘：妳怎的不來，我快要想死妳了。」

金玉枝趁勢向他壞裏一送，說：

「你會想我，我才不信呢，人家都說你新近找到一個什麼黑玫瑰的美人，是真的嗎？給我看看，倒底黑的什麼樣子？」

「妳又在胡說啦，黑玫瑰是她的名字，人可比紙還要白呢。」松井得意地說。

「啊！怪不得淺水灣，荔枝角，一些夜總會都見不到你的面，這就難笑了。」

「不說這些，姑娘，我問妳，那個姓丁的會在九龍造反麼？」

金玉枝故意秀眉一蹙，道：

「誰？姓丁的，我不認識！」

松井肉臉一橫，說：

「是叫丁超人，並且是有案的逃犯，他來找過我，我怕他會造反。」

「喲！乾爸爸，你越說越稀奇了，你們皇軍連英國人都不怕，會怕一個走江湖的，你眞是小題大做了。」

「嗯！我不怕他，但是我怕他會向我要人。」

「你綁票啦，他向你要誰？」金玉枝明知故問。

「姑娘，我做了虧心事啦，所以我怕他。」

金玉枝格格地大笑起來，像他這種人殺人不眨眼，做點虧心事，算個什麼，於是，她往沙發上一坐，說：

「乾爸爸，你不要兜圈子吧，你倒底做了什麼虧心事，又不說，眞急死人的。」

松井在酒櫃上取出一瓶威士忌，替金玉枝斟滿了一杯，然後口對着酒瓶沽魯魯魯地飲了幾口，說：

「姑娘，這件事就交給妳去辦吧，」說着從制服上衣袋裏，拿出一本支票，順手劃了一張五萬元軍票，交給金玉枝，又說：

「那黑玫瑰是丁超人的女兒，這些錢就算是我買下她的，以後叫他不准胡鬧，也不准再提這件事，妳替我辦好了，重重有賞。」

松井已摸透了金玉枝的皮氣，平常是金玉枝送錢給他，今天反了一個面，五萬元軍票數目不在少數，有了錢，金玉枝一定能完成使命的。

這一下，把金玉枝的口堵住了，她是來做說客的，不想松井先走了一着，大出金玉枝意料之外。

金玉枝接過支票，一看松井兩隻色眼已瞇成了一條線盯着自己，她不由地一凜，也不想再同他胡纏，連聲說：

「好！好！我去辦，辦不成，乾爸爸的錢漂了水，可不要駡人啦！」

她人已站了起來，松井祇好送她上車。

她在回到九龍途中，心中在想：「假如把眞相同丁超人說了，那一定會鬧出亂子，丁超人是個亡命之徒，說不定他會製造暴動事件，亂子鬧大，事情就不可收拾了。」

她是替丁超人躭心，按照目前的情況下，出了事，倒霉的當然還是丁超人。

在約定時間內，丁超人帶着奮的神情來到太子道，一見面，金玉枝笑臉相迎，滿臉

神秘地，說：

「丁老板，你的事我替你說到了，松井大佐滿口答應放人，想不到他竟是那樣的朗爽，人家說，松井不好惹，他對我眞是沒有說的。」

丁超人深吸了一口煙，含笑點點頭，雙手抱拳，說：

「謝了，謝了，是個多大的數目，妳說，妳說……」

金玉枝左腿向右腿上一蹺，又把脚搖了兩搖，說：

「數目倒不大，不過他有一個條件……」

丁超人聽到女兒可以放出來，心花怒放，也不暇細想，忙說：

「什麼條件，祇要我丁超人辦得到的，無不遵命。」

金玉枝從椅子上站了起來，在客廳中來回踱着，兩手抄在背後，緩緩說道：

「他要你同我合作，先在九龍辦三家夜總會，頭三個月的收入，完全歸公，交給特務總部，如果表現的好，你女兒黑玫瑰就可無條件釋放。」

丁超人呆呆地看着她，半響沒有答話，在九龍辦三家夜總會，談何容易，還要等表現的好，事情太渺茫了，水底撈月，那不是個幻想麼？

他弄得滿臉尷尬，苦笑着說：

「金小姐，妳是在說笑話吧？這種條件，豈是我丁超人所能辦得到的？」

金玉枝嗤的一笑，說：

「人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替你把事情辦好，你倒洩了氣，叫我以後怎好去對松井說話。」

丁超人冷笑，說：

「金小姐，妳是內行，我問妳，辦三家夜總會要多少鈔票？」

「你是在煩心鈔票？」金玉枝輕鬆地一笑，「用手一拍胸脯，說：「你去找地方，鈔票由我負責，我合作到底。」

丁超人用壞疑地目光，向她看了一眼，更進一步說：

「金小姐，這不是開玩笑的，找了地方，拿不出錢來，我丁超人坍不起這個台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估計一下，要多少錢，我先開支票給你，可好？」

丁超人更弄得莫明其妙，他料不到金玉枝會有這樣慷慨，當然更不知道她錢的來源了。

她看他猶豫不定，很親熱地走到他面前，說：

「丁老板，還在想什麼？請相信我，趕快去準備吧！」

丁超人看她忽然變得柔順體貼，不知她轉的什麼念頭，但他爲了要自己的女兒，祇有抱定破釜沉舟的決心，既然金玉枝願意帮忙，她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麼藥，或是其中另有原因，也無暇顧及了。

他呆了許久，終於點了點頭，說：

「我們素昧生平，難得妳帮這個忙，我希望妳不要半途撤腿，如果妳口不應心，可不怪我丁超人翻臉無情……」

她把丁超人送走以後，即刻掛了一個電話到摩尼斯道日本特務總部，她用親切的口吻向對方說：

「乾爸爸，我替你的事辦好啦，請放心吧！」

那邊是松井的口音，說：

「姑娘，眞有妳的，好，好，有困難來找我就是！」

「你不是說要重重的賞我嗎？」

「五萬軍票這個數目可不小哇，有妳的油水在內呢！」

金玉枝忽然低聲說：

「乾爸爸，你總不好意思要我貼錢吧？」

「小鬼，還差多少，我馬上派人送去。」

「那麼你就再送五萬來吧，乾爸爸，我不騙你，噢！你答應了，那太好了，謝謝你。」

金玉枝滿意地大笑起來。

海景大樓田青在掀動人馬了，他找到一個賣命的朋友，楊老六，兩人坐到僻靜角落裏，田青在開口之前先露一個含蓄的笑容說：

「老六，最近丁超人在九龍大與土木，你知道他的錢是什麼來路？」

楊老六一知半解地點頭說：

「聽說從地窖子裏挖出來的，誰知道是真是假？」

田青愁着眉頭，說：

「姓丁的那筆錢，來頭可不小呀，」他把大拇指一伸又說：「是這個人的，假如我聽到的不假，你我就得被他打垮了。」

田青比劃的大拇指，是指松井，楊老六舌頭一伸，說：

「他會拍上了「頭子」（指松井）田兄，乾脆我們就不用混了。」

「你不知道，姓丁的女兒黑玫瑰做了大佐的小太太，我們這行飯可吃不成了。」田青長嘆一聲搔着頭皮又說：「逼着狗跳牆，頭六，你看這件事怎麼辦？」

楊老六是老江湖的人，這幾年混得不得意，爲恐天下不亂，要找出息，就得找排頭，他聽了田青的話，身上發毛，心裏癢癢地，意味到是生意來了，兩道濃眉一豎，說：

「田兄，我們在黑社會上混的人，大不了是個「死」字，除了死以外，再沒可怕的事，事頭臨頭，祇有挺下去，對付那個狠人（松井），我們沒辦法，讓他一着，至於說到丁超人，我就不信他長了三頭六臂，倒要同他碰碰。」

田青見談得入了港，暗中一喜，利用楊老六去對付了丁超人，半斤八兩，是個理想的人物。

「太好了，老六，看樣子我們這筆買賣沒有白談。」田青吁了一口氣，「風險是要擔的，要做，就要做得有聲有色。」

楊老大是個不見血不鬆口的人，他見田青只說不提錢，就有點急了，瞪大了眼，

說：

「你吩咐呀，拿了錢，我好去辦事。」

田青一抹腦袋，哈哈一笑，說：

「我着實搞糊塗了，老六，事情是你去辦，我不出頭，你出力，我出錢，還是請你開出條幅，大家商量的做。」

這是一個殺人的買賣，要拿命去拚的，數字多少，可沒有準，楊老六一量田青的尺寸，說少了，犯不着，索性獅子大開口，慢慢再討價還價。

「照說，這是沒有本錢的生意，你我弟兄，談不上斤斤較量，不過，丁超人的一手，你是摸淸了的，一失手，先得丢命，這一趟買賣，少說點，也要三五個幇手，在技術方面更要動腦筋了。」

田青靜靜地在聽他說話，他是個猶太個性，一向是化小錢辦大事的，此刻，他臉上仍是不露形色，他怕楊老六把價錢開大了，不好下地。

他是楊老六兜圈子，眉頭一蹙，說：

「你只管說好了，事情交到你的手上，一切由你做主，我就不管了。」

楊老六略略思索一下，一裂嘴，說：

「五萬軍票，少了，怕辦不了事。」

田青眼睛直打轉，楊老六提出這個數目，使他大吃一驚。

「怎麼樣？有意思幹嗎？」楊老六緊一步問。

「你不是在和我開玩笑吧。」

「五萬塊軍票雖上是個大數目，我可不是隨便說的，這件事，幹下地，我楊老六手裏能落多少，還不一定，再說，這趟買賣的對象性質不同，要是個小角色，不費事的，我不要錢，白帮忙，也不算什麼。」

「田青一直搖頭，說：

「五萬軍票，數目太大，叫我到什麼地方去籌措呢？」

「田兄，你不要大驚小怪的，願者上鈎，丁超人反正一下子也死不掉，你把錢湊齊了，我們再談。」

田青看他要打退堂鼓，心中一急，道：

「三個數，我來湊湊，怎樣？」

楊老六別出苗頭，絲毫不放鬆，大腿蹺在二腿上，一陣子亂抖，腦袋搖得轉了向，連看也不朝田青看一看。

田青一咬牙，人從椅子上跳起來，說：

「幹吧！照你說的數目就是。」

「那末我們一言爲定？」

「好！晚上十二點來兌現。」

田青知道楊老六是個心黑手辣喉嚨管子見不到底的人，他怕楊老六拿了錢不辦事，末後找了一句，說：

「我田青的錢是從刀尖上舐血得來的，老六，假如你虧了我，黑吃黑，我們這筆賬就算不清了。」

楊老六哈哈大笑，指着田青腰間的槍說：

「拿錢不辦事，你這柄傢伙會饒了我嗎？」

這兩天，丁超人大張旗鼓，在九龍紅磡，旺角吳淞街選定了兩間大樓，準備先開兩家夜總會，房子既已看定，不得不請出錢的後台親自前去過目。

太子道三六三號金玉枝香巢，變成了丁超人坐憩之處，金玉枝的手筆確實不小，頭一次就開出一張八萬元軍票的支票，按照黑市折合舊港紙，約有一千萬的數目，有了錢，就好辦事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丁超人顯得十分光彩。

「玉枝。」丁超人改了稱呼，說：「找來找去，現在祇選定兩處房子，最近大一點的建築屋，都被軍部佔用了，紅勘那邊的大樓倒很理想，就是僻靜了一點。」

金玉枝懶洋洋地伸了一伸腰，說：

「先把兩處決定了，打起鑼鼓再說，老丁，你辛苦一點，房子裏的佈置，要像個樣子，不要太寒酸，缺鈔票，儘管在我這邊支，有了排場，還怕弄不到錢。」

她笑盈盈地替丁超人燃着煙，溫柔體貼，把一個老江湖迷糊住了。

「將來兩邊的經理人選，始實大費調停，最好找兩個同軍方能打交道的，這樣，我便可以省掉許多麻煩。」

「嗯！這種人最難物色，眞正找不到，祇好由我出面去頂了。」

「妙極！妙極！這着棋我早想到了，就是不敢向妳提，妳是個最理想的人才，老板兼經理，就憑金玉枝三個字，就够瞧老半天的了。」

「不要開玩笑了，老丁，我是替你分勞，要不是爲了你，我不會躱在家裏享淸福，誰還願意到夜總會去拋頭露面，說開了，是大家彼此利用，秤不離，少了一樣也不行啦。」

丁超人一拍大腿，說：

「眞痛快，有妳的，說回來啦，三個月之後，可不要忘記把我的女兒救出來，松井那個傢伙我再也不想同他見面了。」

「女兒，女兒，一天到晚掛在口上，我已經聽煩了，難道我抵不上她，你這個人的心好像是鐵打的，我這樣對你，從來就沒有聽你說過一個好聽的……」

「妳要我叫妳什麼呢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丁超人是情場裏老手，雙眉一揚，打着哈哈道：

「好！好！我叫妳……我叫妳一聲太太，好嗎？」

金玉枝嬌嗔的一笑，道：

「誰希罕你這樣叫，老不正經的……」

丁超人仍然老着臉，湊了過去，在金玉枝臉上親了一下，說：

「玉枝，這兩天我有點心驚肉跳的，我總覺得田青那小子不會放過我，妳看會出事嗎？」

金玉枝登時一凛，她陡然想起那天田青打來的電話，帶着威脅性質，田青那個人是個說得出做得到的，現在經丁超人提醒了，確實有點躊躇。

她現在雖沒有把黑玫瑰從松井手裏要回來，可是，她走的這一着更厲害，俗語說：「如要人不知，除非己不爲。」田青要知道自己與丁超人打成一片，他會不擇手段的向自己或是丁超人下手的。

想到這裏，金玉枝臉色陡變，幾乎說不出話來。

第七章　黑夜圍攻

金玉枝用手托着下顋，困惑的看了看丁超人，她似乎感到異常扎手，說：

「老丁，你一提到田青的名字，我就頭痛，「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」，假如他給我們來個措手不及，怎麼辦？」

丁超人想了片刻，頗有自信地說：

「田青要出面找我，哼！諒他還沒有那大胆量吧！」

「你不要太自信了，我可不是那樣想法，田青是著名的壞蛋，他不出面，難道他就不會買動人下手嗎？」

丁超人雙眉一蹙，說：

「先下手爲强，讓我先把他幹掉，再說。」

金玉枝一拉他的手臂，說：

「不能這樣，你現在要做的太多，同他火拚還不是時候。」

「依妳之見呢？」

「防範第一」，金玉枝瞇起了眼睛，說：

「我去找松井大佐，請他派幾名警衛來保鏢，假如有看得不順眼的人，把他們送到軍部去，這樣就安全多了。」

過了兩天，太子道三六三號大門口，果然多了兩名便衣警衛，每人腰間緊着一隻〇、三八口徑的手槍，丁超人的汽車裏，也照樣有一名便衣警衛隨着，他的安全已多了一層保障。

一個細雨濛濛的夜晚，一輛黑色私家汽車以時速五十英里，超速在九龍紅勘道上駛行着，丁超人坐在這輛車裏，除了司機之外，另外還坐了一個配帶手槍的保鏢人員。

忽然間，一輛的士疾駛過來，在那私家事前面剎車停住，一名身着警員制服的跳下車，揮手喝令它停住。

另外有一個高壯大漢也從一側逼了過來，向那輛私家汽車裏面的人監視着。

「下來，搜身，」那警員喝令車中的人。

那名保鏢竟被他唬住了，臉色一變，但仍舊坐在車內未動。

槍口已對準車內的人，又聽發令說：

「再不下來，我要開槍了。」

丁超人是見過大陣的，他一看苗頭不對，身子向下一縮，左手已把車門推開，人如狡兎一般，伏在車身後面，剛剛與那個監視的大漢隔了一座車身。

他正在考慮該如何動手，先發制人，但他又不敢輕舉妄動，因爲車頭前面站着的是身着警服的人員。

那名保鏢的手槍尚在腰間，他不想與對方用性命相拚，所以他以熟練的動作，把手舉了起來。

司機在此情況之下，露出無可如何的神色，看情形立刻就會開火。

砰，砰，槍聲響了，頓時，火網交織，彈火彌漫，一片塵土飛揚。

第一個倒下去的是那個保鏢的，首當其衝，司機也不例外，被那警員第二槍射中，倒在駕駛盤旁邊。

槍聲響處，丁超人再不猶疑，他是有名的射擊能手，槍更快，更準確，他一舉手，砰的一響，一粒子彈由車身打了過去，將那名警員打倒，回手一槍，從車門裏穿了出去，那個監視的人閃躲不及，在地上打了一個滾，也倒了下去。

他沒有即刻上車，向後退了幾步，黑暗中，照準那輛的士砰，砰，砰，一連發了幾槍，把一輛的士車窗打穿了幾個洞，他稍稍鬆了一口氣，心中暗想：「幸虧來了兩個人，否則，就麻煩了。」

他向天空看了一看，雨點打在他的面上，他很僥倖沒有被人謀算，舉起腳步，剛剛走到汽車身旁，正在用手去拉車門之時，一個粗暴的聲音，從他身後發出。

「不許動，好小子，看槍！」

砰，的一聲，一粒子彈從他耳邊飛過。

丁超人心想，這一下可完了。

他不知後面有多少人，在他聽風辯聲的感覺下，發槍的人當在十碼以外地方。

他動作奇快，人已倒了下去，砰，砰，砰，砰，一陣亂槍疾射而至，槍聲過後，已聽到有人向他喊話了。

「丁超人你怎麼不發槍，什麼神槍手，老子就是要把你打倒了。」

他伏在地上沒有動，只聽遠遠地腳步之聲，接着是一個操着本地土音的說：

「老六，這回總算大功告成了，五萬塊軍票，哈，哈！」

「你這小子一開口就是錢，我們的人死了兩個，不算數？」楊老六答話。

「他們是該死的，老六，誰叫他們充好漢，扮警員，我們命大，田青田老板那裏還可以敲一筆，這樣說來，我朱仔一輩子就不用愁吃愁活了。」

「媽的，你說什麼，田老板那裏，錢過了手就算數，再敲他一筆，你不打聽聽聽他是什麼人，狼心狗肺……」

「喂！老六，我是說說的，你那五萬塊到了手，究竟打算分給我多少？」

「錢在老子口袋裏，談分賬，那你是在做夢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人是我們做的，你想獨吞？」

「朱仔，少說廢話，把老子皮氣弄毛了，湊你……」

「怎麼，不給錢，還要湊人，我朱仔同你拚了。」

朱仔一手抓着楊老六的頭髮，另一隻拳頭已向他臉上打去。

楊老六被打得踉蹌地往幾退了幾步，臉上被打得火辣辣地，暗中一咬牙，說：

「狗囊養的，你要錢，老子要你的命。」

話聲未畢，砰！的一槍向朱仔打去，兩人相距不到兩尺，一槍射中朱仔的胸窩，「

咚」的一響，朱仔栽倒地上。

丁超人此時已爬伏在汽車底下，眼看他們這場火併，連大氣也沒有出聲。

只見楊老六用手抹了下面頰，口裏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想在我楊老六身上分肥，那不是找死。」

他移動脚步，東張西望，在走近身的時候，忽然停住脚，嘴裏「咦」了一聲，他是發現少了一個人，他機警的扣着槍機，可是找不着對象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丁超人的槍口已瞄着了他，一下槍聲，接着又是砰！砰！幾响，那是楊老六最後的掙扎，他在中槍之後，漫無目的放了幾槍，一個人橫臥在血泊之中。

一場混戰終結，丁超人狼狽地從車身下鑽了出來，滿身灰土，在四週兜了一個圈子，看了看六具屍體，又看看自己身上全是彈痕，腦筋一轉，跑到電話停止，轉動號碼向當地治安機關報案。

然後，他又打了一個電話給金玉枝，說：

「玉枝，我遇險了，保鏢和司機俱死在車上，現在已報案，希望妳即刻到紅勘來接我。」

金玉枝放下電話，魂不附體，連忙開着自己的車子，趕到紅勘，已見兩部警車停在現場，交通已被封鎖，治安人員正在盤查丁超人。

因爲丁超人保鏢是特務機關派的，這件事已顯得異常嚴重，據丁超人說：「死者其中之一的楊老六，是被人以五萬元軍票買來的凶手，他們出動四個人，假冒警員，先動手開槍，所以他有理由爲自衛將他們打死。」

最奇怪的是，治安人員在楊老六身上，並沒有搜到任何贓據，五萬元支票也不在他的身上，丁超人雖然想將這件案子牽動到田青頭上，既無證據，死無對證，祇能認爲是一件有計劃的搶刼案，打刼的人已被打死，案子也就不了了之。

經過這次兇案以後，丁超人對於田青更是加深仇恨，自然想早點把田青幹掉，切去心腹之患。

他與田青的行爲完全不同，他做的事，比田青光明磊落，在他計劃中，要殺田青，就得親自出馬，決不假手於人。

他怕金玉枝會阻擋他去殺田青，所以這幾天他顯得格外輕鬆愉快，每天陪着金玉枝去察看紅勘與旺角兩面工程，閑下的時候，一杯老酒，吃得迷迷糊糊地，裝假若無其事

的樣子。

其實，他已派了爪牙去探聽田青的動靜，正在等待着去同田青拚命呢。

金玉枝摸不透他的心思，見他每天吃得醉薰薰的，還以爲他是借酒消愁，正當丁超人拿着一杯滿滿的酒往口裏送的時候，她一手將他酒奪下來，說：

「你看你吃得這個樣子，人已變了形，你就不替我想想，整天陪着一個醉漢，有什麼意思。」

丁超人以酒三分醉，吁了一口氣，說：

「唉！人生如朝露，前兩天不是我的命大，老早就近了枉死城了，以後的事，結果如何，誰能逆料，醇酒美人，及時行樂，玉枝，我看透了，還是讓我多飲兩杯呢！」

金玉枝臉上彈起一絲笑意，睨了他一眼，說：

「你就不爲我打算打算，老實一杯在手，眞把人膩死了。」

「我不是在陪着妳嗎？」

「誰稀你這樣陪我，照這樣下去，我還是打女光棍，省得彼上一個駡名。」

「那麼妳要我怎樣呢？」

金玉枝是經過大風大浪的女人，閱人已多，年青的時候，仗着他的美了的動人，曾經風靡過不少人物，可說是出盡風頭，現在年華已近三十，自然要找個對象，無論在精神緩體上都有這個需要，她不能再朝三暮四，所以她擇來還去，才看中丁超人，她認爲丁超人是個英雄，也是個最理想的終身伴侶。

因此，她對丁超人又是一種想法，她能拿出自己的積蓄要丁超人去開夜總會，這問題就不簡單，她認爲這着棋沒有走錯，風塵中的女人，到了徐娘半老的年齡，葉落歸根，終久是要找個對象的。

何況，她現在尙存有幾分姿色，在港九兩地吃得開，有的是錢，當然是不甘寂寞，聽任男人隨便擺佈的了。

她忽的聽到丁超人這樣發問，心裏着實不自在，冷笑着說：

「我們女人家的心事你猜不透，但有一點，就是不能拿她當裝飾品，老實說，我金玉枝看的人也多了，如果早知道你是這種人，哼！我才不會費這一番心血呢。」

丁超人看她着了惱，又看她這幾天不給不熱的樣子，怕她變了臉，事情就不好辦，錢的問題還小，女兒秋華等於捏在她的手中，以後的事就本辦了。

轉念一想，也怪自己不是，他這個人女人是有一套的，於是，趁着幾分酒意，用手一拉，輕輕將金玉枝摟坐在身上，面孔直向她臉上親，笑着道：

「我聽妳的就是，從今天起戒酒，我的太太，妳還在生氣嗎？」

「眞討厭，滿嘴的酒氣，難聞死了，讓我起來，好好的談。」

她推着站了起來，說：

「老丁，我們這這樣混下去，你說能是個辦法嗎？人家駡我下賤，我都吃下去，好歹我有我的主張，但是，就怕你玩厭了，拿我當個牙籤，隨手一扔，我被了名事小，說實在的，我還能在港九兩地落下脚嗎？」

「那是妳多心，我丁超人不會那樣做的。」

「我不相信，除非你……」

「除非我怎樣？」

丁超人打了一個頓說：

這個女人眞不含糊，扯下臉，說：

「除非我們到公證處去辦手續，否則，一刀兩斷，以前談的事，一筆勾銷。」

嘿，嘿，丁超人在喉嚨裏不自然的笑了出來，心中暗忖：

「這個女人眞辣手，也眞說得出口，我這把年紀再結婚，豈不會人笑掉了牙，不答應她就要同我一刀兩斷，這明明是在要挾我，嗯！我還不能硬來，不要我這條命不送在敵人手裏，倒毀在她的身上。」

他對她已經存了戒心，他知道她的來歷，和松井的關係，只要他一磨牙，說不定父女兩代都會斷送在她的手中。

這是個難題，擺在眼前的是事實，可，否在他一句話，對金玉枝這種人如果稍爲玩點花樣，紙老虎即刻就會戳穿，那就不好看了。

他在打主意，想怎樣答復她她的話，金玉枝並不放鬆，緊逼着問道：

「你是在尋我開心，玩玩而已，好吧，我們各走各的，老丁，你可不要後悔呀！」

她的話已帶有威嚇性質，更使丁超人困惑無計了。

房裏空氣顯然已不你和，壁上的掛鐘的發出「的得」的響聲，除了這一點聲息之外，靜寂得有如死炭一般，這是大風暴來臨的現象，這是兩人間生死的關頭。

「你可不要要後悔呀。」這個餘音在丁超人耳際中盤繞着，他偏了偏頭，思索了半

响，眼前的這個蕩婦，既然有意思要和結爲夫婦，她用這種恫嚇性的手腕，就能使我屈服嗎？」

終於，他冷冷一笑，說：

「我不在槍口下面屈服的，包票的壓力對我來說，也不會發生作用，妳說的條件，我無法接受，一切悉聽尊便！」

「連你的女兒也不要了：」

他又補充一句」「一切悉聽尊便！」

「你不願後果？……」

「後果的價值幾何？我姓丁的一生行事從來不知道有後果兩字。」他說着從腰間摘下手槍，向金玉枝面前摔，說「「假如妳要報復，假如妳認爲這趟買賣虧了本，請用這柄傢伙對付我，我若皺一皺眉頭，就不是一條好漢。」

金玉枝吃了一驚，反而軟了下來，淡然一笑，說：

「是條好漢，够稱，不愧是個闖江湖，打天下的丁超人我就欣賞你這個味道，她！我無條件同你合作……」

「好個刁鑽的潑婦」，丁超人暗自一笑，心說：「怕妳不服貼，我要擺佈妳，叫你知道我丁超人的厲害。」

他哈哈大笑，說：

「玉枝，好人兒，我早就知道妳離不開我，不過，妳那一手欲擒故縱的手法，實在有點怕人！」

「我才不會那樣做呢！」金玉枝雙頰一紅，盈盈一笑，完全變了一個人，她變得妖艷淫蕩，身子已靠了過去。

丁超人是識途老馬，還有看不出她此刻心思的道理，趁勢把她拉到床上，兩人嘻嘻哈哈一陣，就聽不見聲息了。

紅勘道上兇殺案件，很快的就傳到田青耳裏，這件事使得他煩擾不寧，五萬軍票，不是個小數目，如同丢在水裏一樣，連個響聲都聽不見。

他不姑息楊老六慘遭橫死，這種人死了，社會上少了一個禍害，他心痛那筆錢，不知落在誰人手中。

「他媽的！楊老六眞害人，沒有肩架擔代下去，還要稱好漢，死得活該！」他在房

裏來同走動，咆哮着說。

他的三太太小琴瞪大了眼，說：

「還算好的呢，要是那張支票被警方發現是你開的，錢化了，還得吃上寃枉官司呢。」

「我這口氣總得要出呀，丁超人在九龍招兵買馬，人財兩得，他的脚步一站穩，下一步驟，就該臨到我頭上來了。」

「不是我說你，你這個人也太窩囊，要是我呀，哼！找什麼楊老六，自己單槍匹馬去同他拚，就憑你，還拚不過一個丁超人嗎？」

田青被她一激，更是暴跳如雷，他心裏有病，實在也怕丁超人，但是，楊老六死了，除了自己親自出馬，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適當人選出來。

他的確被弄得毫無主見，反正這個對頭不除，自己就無法安枕，你不找他，他會來找你的。

他忽發想，他認爲丁超人是靠了女兒黑玫瑰才有今天的地位，松井那個人翻臉無情，終有一天丁超人的命要送在松井手裏，那麼就不用自己去整他了。

在這一段時期，他可以到澳門去另創局面，憑着他的力量，到澳門開兩家賭場，決無問題。

他如果這樣做，就管開了丁超人雖然是個下策，總比拿性命同丁超人拚强得多。

他對丁超人先有三分鯽怯，去找丁超人有，成凶多吉少，假如一條命丟在丁超人手上，豈不太不劃算。

左思右想，終無良策，於是，他掃了小琴一眼，說：

「妳們女人家，懂得什麼，我田青這份基業是不容易打下來的，丁超人是個什麼東西，我同他去拚，犯得上麼？」

小琴把嘴一撇說：

「你是在偃旗息鼓？讓了他事小，你能保險他不會來找你嗎？」

「他來找我？」田青愣了一愣，他聽說丁超人會來找他，就有談虎色變的感覺。

他皺了皺眉，說：

「我們還地爲良，到澳門去。」

小琴嗤的一笑，也搞不清楚他在打什麼主意，總之，她覺得田青已是六神無主，猷

想了片刻，說：

「到澳門去？這個海景大樓你不要啦？澳門那個地方我住不慣，你要去，把那兩個大的帶走，我可不想陪你去。」

田青一向對她是寵愛慣的，見她一說，心裏更亂起來，呆呆地看着窗外天空出神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原來小琴另有圖謀，她是青樓出身，生活浪漫成性，田青的太太多，在外面還包了女人，自然不能滿足她的慾望。

田青平常對幾個太太管得並不放鬆，可是私監越緊越好賣，你不准她出門，她就在家裏玩起花樣，小琴把當妓女的那一套功夫施展出來，竟將田青一個貼身保鏢的毛朋，勾搭成姦，田青還被矇在鼓裏。

她慫恿田青去和丁超人火拚，這是她與毛朋的預謀，因為她怕與毛朋的事被田青看出毛病，未來的情形是太可怕了，田青會把她的皮剝下來的。

「你倒底怎麼樣？本來，你的事我不想多問，就是到澳門，我不想去。」

田青已看出她態度有點失常，但未疑心到她同毛朋的身上去，同時，他此刻腦筋監

常紊亂，發威說道：

「妳是想我死，好嗎，我明天就去找丁超人，拚不過他，死了看妳有好日子過。」

「喲！你不要把責任推在我們女人身上，你找不找丁超人，是你的事，這頂帽子我可不要往頭上帶呢！」

說完，也不等田青答話，細腰一扭，向樓下甬道走去。

她拐了一個灣，在一間房門口停住了脚，回頭一看，從袋裏掏出一把鎖匙，鬥着鎖簧，推門進入。

只見毛朋正躺在床上等着，他一見小琴，從床上躍了起來，把她按在床上，「香」個不停，小琴用兩手鈎住他的脖子，說：

「我知道你等急了，那個死鬼碰命纏住不放，要不，我早就來啦！」

毛朋是知道田青個性，睜大着兩隻功，看了看小琴的頭髮，說：

「妳同他鬧够了，才來找我？」

「胡說，人家是在替你辦事，你不要寃枉人，好嗎？」

「怎麼說，他去同丁超人火拚麼？」

小琴凝遲了一下，說：

「我看他今天情形不對，兩隻眼珠子凶神惡煞地盯着我看，我同你的事，八成他心裏已有了數！」

毛朋嚇得把她一推，臉上已變了色，抖顫着說：

「快走！快走！假如他找了來，我們就完蛋了。」

「小琴噗嗤一笑，說：

「虧你還是個男人，眞不經事，你看你慌得這個樣子！」

毛朋色令智昏，也實在捨不得到了口中的肉，又把她緊緊一摟，說：

「妳進來的時候，沒有人釘梢吧？」

「你放心好啦，那個死鬼正在爲丁超人的事，魂不附體呢，你這個人就是怕死，爲了我，即使死了，還不値得麼？」

毛朋接觸的女人眞也不少，他只覺得小琴是個女人中的尤物，美不勝收，色胆包天，他早把田青的影子，忘得一乾二淨。

「死！又算個什麼，不過，我們的好日子還沒有過呢，我實在是怕老板的手條子太

辣，能够不給他知道，不是更好麼？」

小琴吃吃笑了起來，她的一股蕩勁，逼得毛朋心癢難熬，他此刻已忘記田青的厲害，世界上的事，他已忘記得干干淨淨，一翻身，把小琴壓了下去。

過了不到半小時，小琴理了理蓬亂的頭髮，嬌艷無比，說：

「他已決定去找丁超人，話是這樣說，偵查工作，一定全落在你的頭上，你對這件事作什麼打算？」

毛朋想起楊老大慘死的事，不寒而慄，心中暗忖：

「眼下的事情，偷偷摸摸，朝不保夕，隨時有身首異處的可能，稍一大意，即會喪命，帶着小琴遠走的飛，又怕逃不出田青的魔掌。」

想來想去，總是死路一條，他向小琴瞟了一眼，又捨不得拋棄這個可意的人，於是，他一狠心，說：

「不除掉他，我們永遠沒有出頭的一天，不如將計就計，借這個機會，向丁超人去告密，你看如何？」

「告密，丁超人會相信？」小琴不以爲然。

毛朋搔着腦袋，直盯在小琴臉上看，問道：

「妳還有更好的辦法？」

「你親手把他幹掉！」小琴戀奸情熱，狠着心說。

毛朋聲了一凜，結結的道：

「海景大樓，這麼多人，叫我怎樣下手？」

「獃瓜，你這個人就缺少一個心眼。」她附着毛朋的耳邊，輕輕的說了幾句，只見毛朋把頭連點了幾點，說：

「事實是如此，我爲了妳，祇得這樣做了。」

小琴不自然地笑了笑，整了一整衣服，悄悄地走了出去。

毛朋疲乏已極，躺在床上，腦子還未來得及想方才小琴所說的事，只聽一聲：「老板叫叫」他已吓得直打哆嗦，心想：「這回要糟！」硬着頭皮，走上了樓。

事情大出意外，田青呆在經理室內滿臉和悅之色，他用手連揮了兩揮，只向毛朋讓坐。

「坐！坐！毛朋，沒有事，我請你隨便談談。」田青一臉奸笑。

毛朋摸不着頭，他一向是站慣了的，他怕田青笑裏藏刀，勉强在下首一張椅上坐下。

「毛朋，你跟我年頭已經不少了，我對你如何？」

「毛朋必裏發慌，期期艾艾地說：

「老板對我恩重如山……」

「嗯！總算你還有良心。」田青一抹下巴說：「楊老六那回事你是知道的，我費盡心機，化了錢，結果，他替我把事情辦漏了，沒有說的，我自認晦氣。」

毛朋方始定了心，胆子也就大了，插口說：

「那種人，根本靠不住，我早知道他會誤事的。」

「嗯」！田青又在鼻子裏哼了一聲，說：「丁超人這口氣，我一直嚥不下，託人去做，再來第二個楊老六，那不是扯蛋嗎？」

毛朋眼睛看着鼻子，裝成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樣，又聽田青說：

「要吃龍肉，親身下海，這回我決不假手於人，到底看看丁超人是個什麼銅金剛，鐵羅漢，我和他碰碰。」

「老板，那可不能，你是什麽身份，丁超人是個逃犯，碰，也得找個對象。」毛朋滿臉忠誠之色。

「我不怕他，只要被我發現他經常走動的地方，我會把他毁了的。」田青自信地說：「毛朋，這項任務，祇有你可以做，九龍那面我不能露面，你去偵查查查丁超人的行動，事成之後，我提升你。」

毛朋一副爲難的神氣，對於田青交辦的事，顯然沒有興趣。

田青是個什麽人物，一別苗頭，由袋裏拿出兩千軍票，往毛朋手上一塞，說：

「毛朋，你年紀已不小了，也應該成家啦，這次的事，如果辦得順手，我叫三姨太替你物色一門親事，鈔票，要多少，一句話……」

毛朋揑着軍票，滿臉正經的說：

「老板的話，就是命令，我能打回票嗎？祇是丁超人太狡滑，辦不好，就擱老板的事，小的可沒有那樣擔代。」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你去辦，有困難，我替你解決！」

他們談得非常愉快，毛朋走出經理室，田青一直送到他門口，這是稀有的事，毛朋

受寵若驚了。

毛朋在回到自己臥室的時候，一路尋思，陰險的面皮上顯出不尋常的笑容，他把兩千塊軍票揑得緊緊地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這是賣命的錢，人家五萬，我拿兩千，他媽的胡扯，我不給你一點顔色看看才怪呢！」

這兩天，毛朋眞的沒有在海景大樓露面，不知他躦在什麽地方，連小琴來找他，也看不到他的人，奇怪的是，小琴每次到他的房裏去，已不像以前偷偷摸摸地，她是奉命行事，田青將這件工作交付給她辦了。

一連五天，毛朋的影子都看不見，田青在發急了，小琴比他更急，急得在海景大樓團團亂轉，她怕毛朋出了事，那不是偷鷄不着蝕把米，又怕毛朋壞了良心，拿了錢，一走了事，豈不是更糟。

她急得花容失色，連飯也無心吃，田青還當她是一片忠心，替自己着想，怕毛朋走了水呢。

田青是走水起家的，當年他出賣丁超人，就此一帆風順，他也怕毛朋把他出賣了，

以牙還牙，那不是報應循環了麼？

「小琴，妳推薦的好人，毛朋那小子，太混蛋，辦不了事，也該來向我說一聲，照個面呀！」田青埋怨地說。

小琴也弄得沒有把握，眞怕擧薦非人，吞吞吐吐地說：

「該不會吧，我看他平常挺老實的，他能出賣你嗎？再等他兩天，他總不能長翅膀飛了吧！」

「嗯！再等兩天，」田青憤怒着，說：「就是他把事情辦妥貼了，我也要抽他幾下，這幾天可把我寃苦了。」

小琴眞怕他發了毛，不認人，忙婉和地說：

「說實在的，這也是一件辣手的任務，丁超人行動詭秘，自然不是一下子就辦得好的。」

毛朋是眞的過海到九龍了，他一到九龍並沒有照指定的地方落脚，一連忙了幾天，馬不停蹄，他在紅勘通往九龍機場這條道上，行色匆匆，究竟他辦些什麼事，祇有他自己心裏知道。

第八章 死裡逃生

就在田青交付他的第六天午夜，他帶着神秘性的回到海景大樓，他沒有去看田青，一逕回到自己房裏。

一個小廝走到田青經理室向他報告，毛朋回來了，田青抬了一下眼，隨即向小琴遞了眼色，叫她即刻去找毛朋，小琴心花開放，三脚兩步跨了出去，匆匆轉到毛朋房外，她這回沒有拿鎖匙自動開門，祇在門上敲了兩下，毛朋房門開啓，把她讓了進去。

她一進門，撲到毛朋懷裏，嗲聲叫道：

「小毛，我的小乖乖，你把人急死了，你再不回來，我就要跳海啦！」

毛朋揚眉一笑，問問：

「老板急了吧，他光火了？」

小琴一撇嘴，說：

「他急什麼，他是怕你走水，到丁超人那邊出賣他！」

兩人親熱了一陣，小琴急切問：

「事情辦得怎樣？可順手嗎？」

毛朋矜持了一下，說：

「事情辦得到很理想，二千塊軍票化得精光。」

小琴一看毛朋的臉脫了形，兩隻眼圈子黑黑地，有如帶了一副墨晶眼鏡，她是吃這行飯出身的，心中早着了惱，雙手一推，臉上罩了一層霜，一肚子酸溜溜地，眼圈也紅了，嗔聲道：

「好哇！小毛，你這兩天同些什麼騷女人在鬼混，錢化光了不談，你照照鏡子，還成個人形了。」

毛朋心裏有病，一連幾個夜晚都沒有好睡，當眞對着鏡子一照，兩隻眼鏡陷了下去，連自己也認不得自己了。

「小琴，我實在太累了，成日成夜的忙，眞的，人都忙瘦了。」毛朋解釋說。

「呸」！你在騙鬼，我沒聽說過這一點點小事，要在夜裏忙，你不說，我撕爛你嘴上的皮。」

她狠命的在他大腿上擰了一把，毛朋撫着擰痛之處，哀求道：

「我除了妳，天仙美人也看不上眼的，小琴，妳不要寃枉我，來，來，我爲妳效勞就是？」

他一把將她拖在在床上，小琴吃吃地笑了起來，她是奉命辦事的，誰也管不了她們在做什麼。

過了一歇，小琴從床上躍起，理了下蓬鬆的頭髮，說：

「好了，那個死鬼還在等我回信吧，我就照你那樣說啦！」

「從明天晚上起，一連三天，人家都會在那邊等着，妳說話要當心點，不要露出馬脚呀！」

小琴一溜煙跑到田青房裏，田青在靜聽她說話，滿意地笑了笑，說：

「這麼說來，他辛苦了，叫他休息兩天，準定後天過海。」

小琴淡淡一笑，說：

「聽他說二千塊已化光了，不要難爲他，再補償他個一千兩千的，不要給他說我們小氣。」

田青一生就是怕聽到別人家向他談錢，惟獨這種事，不化錢也不行，他稍稍遲疑了

一下，又掏出兩千軍票，遞交給小琴，說：

「補他兩千，叫他安心歇兩天，我這裏不用他回報了。有事無事妳去看看他，順便監視他的行動。」

小琴如同奉了聖旨，索性成天呆在毛朋房內，毛朋明爲休息，實在比上山打老虎還要累，把一個如狼似虎青樓出身的小琴，侍候得服服貼貼。

「小毛，我總有點不放心，」小琴軟棉棉地，說：「你倒底怎樣擺弄他？你說出來，我替你參謀參謀，俗語說：「三個臭皮匠，賽過諸葛亮」。你悶在肚子裏，不怕悶臭了嗎？」

毛朋胸有成竹，用懷疑的眼神看着她，說：

「這件事，非同小可，女人家嘴不穩，萬一走了風， 我毛朋這條小命就算白玩了。」

小琴嗤了一聲，用手指一括他的面頰，說：

「你不相信我，相信誰？我會出賣你嗎？」

「反正是個萬全之策，只要他去，便不想再有命了。」

「你不說，我不放心，那我就跟你們去看看。」

毛朋猶豫了半晌，道：

「妳沉得住氣，我就告訴妳！」

小琴格地笑了起來，說：

「主意是我出的，要沉不住氣，早就出了叉子啦！」

「九龍深水埗那邊有我兩個磕頭弟兄，是做魚販子生意的，那個叫潘昆山的，個子臉形長得活像丁超人就是多了兩邊兜腮鬍子，我已經叫他剃了，另外一個吳阿狗，人很精明，我把這件事同他們兩人商量，不要他們動手，祇請他們帮忙做個幌子，那兩個人都有嫉惡如仇的個性，他們同情丁超人，也算帮了我一忙。」毛朋低低地述說去九龍佈署的原尾，點了一枝煙，徐徐地又說：

「於是，我就開始在紅磡通往九龍機場那條道上租了一間兩層樓的房子，要潘昆山，吳阿狗兩人先住進去，明天晚上我帶老板去找他們，將車停得遠遠地，要他們同老板打個照面，這樣我就可以下手了。」

小琴聽得迷迷糊糊，已經知道一個大概，他同田青究竟是夫妻一場，不由長嘆一聲

，感慨地說：

「小毛，這件事我是與你同謀，如果有什麼差錯，我願意陪你認罪，事到如今，再也無法挽回，對天發誓，我是因為你才下了决心的，以後你毛朋倘使把我甩掉，那你就沒有良心了。」

毛朋沉吟了一下，說：

「現在有兩件事要妳去做的，頭一件，妳是知道我底子的，是個窮光蛋，沒有錢，柴米夫妻怎樣過活，不用說，妳當然會籌劃的，還有一件更重要，明天夜晚在老板動身之前，妳要設法將他那柄手槍中的子彈統統卸下，給他不知不覺地放在腰間，這一項工作，要做得機警敏捷，稍露破綻，那我們的計劃會統盤失敗了。」

小琴正想說話，門外一陣響聲，似是有人在外敲門，兩人均不由地同時一驚，小琴輕悄悄走到門邊，連問了兩聲是「誰」，一開門走出房去。

她兩面一看，那裏有人的影子，她口裏「咦」了一聲，一直走上二樓。

她驚惶失措的又在樓梯口觀看了一下動靜，才移步到田青房中。

「怎麼樣了，小琴，毛朋欺負妳啦？」田青不經意地說。

她掩飾自己的惶恐面色，輕輕一笑，說：

沒有什麼，毛朋敢欺負我，他想造反啦！」

「哦！妳問過他沒有，明天過海去不會遭遇到意外事件吧？」

這種突來的問話，使小琴答不出來，意外事件，誰能擔保，她急中生智，說：

「老田，你的福氣很大吧，我聽毛朋說，丁超人的行動詭秘得令人不信，他自從楊老大的事發生以後，一直不敢出門，最近在紅勘找了一處神秘地方，夜晚始終呆在那裏，我怕毛朋粗心浮氣，一個人不能達成任務，要不，就讓他將這件事「了掉」，用不着你費神啦！」

田青凝神細聽，他的顧慮實在太多了，這一步，假如走錯，關係着自己的生命，他同丁超人的仇恨，已到總結算的時候，有敵無我，他現在唯一的考慮的是毛朋情報準不準確，他不相信毛朋去到九龍幾天，就輕而易舉將丁超人行動打聽清楚。

丁超人不是個易與之輩，他要故弄玄虛，那不是上當的問題，那是身入虎穴，最後命運就算完蛋了。

田青縱橫江湖半生，是個善於運用謀略的人，在他經歷上所做的事，從來沒有失敗

過，他絕對自信丁超人是鬥不過他的，這次，他叫毛朋去調查丁超人行動，雖然含着幾分冒險性質，然而，天底下一切事情，那一件不冒險，那一件不是從冒險中得來的。

他此刻已不理會小琴的動作，他在躊躇這件事是不是要找個替身，轉念一想，毛朋是自已貼身心腹，射擊技能不在自己之下，到時隨機應變，即可立於不敗之地。

小琴見他半晌不答話，戰戰兢兢地在打自己算盤，她估計手上有多少錢，可以變錢的手飾物件能值多少，她算了算全部集中起來，不會趕過兩萬軍票，同毛朋生活下去，勉强可以過一個時期。

田青的財產雖多，他的錢是藥水煮過的，平常對幾個太太在錢上面決不放鬆，小琴雖然得寵，在要錢的時候，還得着他的顏色。

這是最後的一次，小琴不能錯過機會，同時，把柄抓在她手上，多少是要拿幾個的，她向田青皺了一下眉，說：

「你剛才問我的事，我不好說的，那裏是受人欺負，實在是心裏煩，臉上顯出來了，我不盼望你秉心如願嗎，一出馬，把那個姓丁的毀掉，以後舒舒服服的打天下，我們就好跟着你沾光了。」

她不說要錢，眉頭皺得更緊，這是她要錢的方法，田青這個人就這一套，在要錢之前，先聽幾句好話，錢才會在袋子裏出籠。

「要多少？」田青一揚臉說：「上月的都化光了？我不是吝嗇，實在這兩個月進項少，楊老六那邊去了一筆整的，還不是丟下了水。」

他還在提楊老六，小琴藉機說道：

「你這趟不就是化了四千嗎？我可一個沒有落下來，論功行賞，我替你出力不小呀！」

她出的什麼力，天知道，田青一想，這兩天她確實化了一點功夫，給她幾個，堵住口，沒有說的，他這次手筆可不小，剛剛有人給他一張五千軍票支票，他掏了半天，一咬牙，把支票遞到小琴手着。

「妳把毛朋找來，我問他一個仔細。」

小琴一看支票的數字，大吃一驚，笑得牙齒合不了縫，趕忙的走了出去。

毛朋到九龍回來，還是第一次和田青見面，他小心翼翼地把編好的一套向田青說了。

「毛朋，你的情報如果不實在，如果你有半點不眞不實，我會把你吊起來，打斷你的腿。」

「老板，誰敢那樣做，借個胆子給我，我也不敢朦混你，那間房子確確實實是丁超人落脚地方，起初我也不信，經過整整的一夜晚，我都伏在那房子附近草地上，親眼目睹，最後一天，我還看見有個女的去找他吧！」

毛朋說得活靈活現，田青翻了一翻眼，說：

「那個女的八成是金玉枝了，好！我信任你，明天夜晚十二點過海。」

次日，田青躺在煙舖上過足了癮看看腕上的錶，還不到九點，他側臉一看小琴，睡在他的下首，合上了眼，睡態嬌憨，一臉逼人的媚態。

他微微一笑，悄悄地走到酒櫃而前，斟了一杯威士忌酒，一飲而盡，又在房內轉了兩轉，再看時間，還不到九點。

他把手槍上了膛，正想插在腰間，祇聽小琴在舖上一翻身，嘴裏咕噥了一聲，「還早啦！」似乎是在夜語，他看她的大襟扭子敞開，露出白嫩胸緩，金鎖練子斜斜地溜在她的乳峯上，逗得他心癢癢地，不能自持。

他把槍往舖上一扔，向小琴身上撲了上去，小琴被他驚醒，睡眼惺忪的叫着他，兩手直往旁邊推，口裏却在說：

「不能，不能，你今天晚上還有正經事，這是不吉利的！」

「什麼正經事，殺人！還談個什麼吉利。」田青抱着她說。

「打戰的人，就是要圖吉利，你這樣胡來，吃了敗仗，我可不管呀！」她已是半推半就。

田青那裏信這一套，有如一隻餓虎，再次壓了上去。

只聽小琴吃吃的笑聲和喘息之聲，一陣暴風雨後，田青如同洩了氣的皮球，有氣無力的又向右首躺下，抽了幾口，心裏暗自懊悔，方始悟到小琴所說的不吉利之事，他也聽人說過，打戰的人，事先同女人胡來，是犯兵家大忌的，事情已經做了，他想把這口氣出在小琴身上。

「他媽的，騷女人，簡直是個狐狸精——」他口裏喃喃地駡着。

小琴祇當他在放屁，拉了一拉衣裙，又合上眼睛睡了。

大約過了兩個時辰，小琴一睜眼，看見田青呼呼大睡，她翻了一個身，悄悄地下了

鋪，故意把玻璃杯碰了一個響聲，田青睡得同死人一樣。

小琴放大胆子，從他身旁將一柄手槍取到手中，背着身子，很快地將槍內子彈卸下，把槍放回原處，又躺在鋪上去了。

她一看手錶，已是十一點五十五分，時機不能錯過，低低地向田青喊了兩聲，一伸手在他肩上搖晃兩下，說：

「到時候了，毛朋在外面等着你呢。」

田青一揉眼睛，再一看錶，猛的從鋪上躍起，順手把一隻快槍向腰間一插，回頭對小琴，說：

「妳等着，有事我會來電話的。」

他一推門，毛朋早已等在外面，兩人下樓，跳上轎車，駛往尖沙嘴碼頭。

尖沙嘴碼頭是不載汽車過海的，兩人上了渡船，此時已是午夜十二時後，渡船上的乘客並不擁擠，他低低對毛朋說：

「這個時候大概他們在吧！不要忘記那傢伙是個神槍手。」

毛朋點點頭，抬眼向艙門外邊看去。

天空烏雲密佈，有大雨來臨的跡象，風也漸猛，海潮掀得更高，船身左右搖蕩，加了心裏上恐怖氣氛。

這場大雨勢將來臨，他們預定步驟又將受到阻碍，「噹」的一響，船已靠了九龍碼頭，他們從人叢中走到街邊，豆大的雨點子已送到各人的臉上。

「不對，快點，大雨來了。」田青急切地說。

毛朋始終慢吞吞地，沒有出聲，一部「的士」，駛了上來，田青跨進車廂，說：「紅勘，開快車。」司機一踏「油門」，疾向紅勘駛去。

車到紅勘巴夏站附近，毛朋從模糊的車窗中向外看去，大約已到了目的地，忙向司機揮手，車子已停在這條僻靜大道路旁。

大雨如注，雷聲隆隆，閃電打在頭上，驚得兩人倒退了數步。

這是一條往飛機場的大道，兩旁多是田野，祇有稀稀落落幾座房屋，田青衣履盡濕，用手拂拭面上的雨水，埋怨着說：

「眞他媽的倒霉，這樣大雨怎樣辦事，先找個地方躲躲雨再說。」

毛朋用手一指距離三十碼以外一座紅磚樓房，說：

「那就是目標，你看燈還亮着呢！」

田青拂着眼簾的雨水，順着毛朋手指看去，果然是座兩層樓的房子，窗上被雨打濕，裏面現出燈光。

「這樣也不行呀，人在裏面，就有天大的本領也進不去，我們人在雨中，先就輸了一着，老丁是認識我的，萬一被他發現，不是找死，那才怪呢！」

大雨如山崩地裂般傾倒下來，兩個人有如落湯之鷄，狼狽不堪，田青再也忍受不了，身子一穿，向一間騎樓下奔去。

毛朋倒沉得住氣，他仍在注視樓上的人，果然，有兩個人影在窗下移動，還有一個人停在窗前觀望外面的雨景。

田青又驚又喜，人在暗處，已看出站在窗口只的人模糊形狀，那不是丁超人是誰？細長的個子，穿着一身黑衣唐裝，完全一副走江湖的打扮。

他已看出那個站在窗口的人，似乎已發現雨中有人，所以停在窗前凝視不動，這太危險了，據他估計，假如毛朋已被丁超人發現，祇要丁超人從窗口發槍射擊，雖然在大雨中，距離在三十碼以外，決不會逃出對方射擊的目標。

他此刻已同毛朋距離很遠，毛朋仍然站在街對面雨地中，他不敢高聲喊叫，而毛朋已經身處危境，急得他睜大了兩隻眼，他忽地恍然大悟起來，暗自忖道：

「不要毛朋給丁超人買通了。故意站在雨地中給對方做目標，眞要這樣，我把毛朋先幹掉，難道說，我在這裏等死……」

其實，毛朋是在估量田青身上的傢伙究竟是虛是實，他無法知道小琴已否將對方子彈卸去，是以他不敢貿然動手。

驀然間，毛朋從雨地中沒命奔了過來，失望地說：

「老板，今天的情形不對，原來停放在那樓下的轎車沒有在，同時，樓上燈光已熄，他們可能是因爲雨大不下來了。」

田青偏頭一看，果然不見樓上亮光，再看毛朋被雨淋得已不成人形，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，並無絲毫可疑之處。

雨下得更大，傾盆而至，一看時辰，已經午夜兩點，這條僻靜的大道上平時甚少人跡，加之深夜大雨，連個鬼的影子也無法找到。

照理可以走了，但田青並不甘心，他在另打主意，既然來了，就不想空手回去，他

想察看那座樓上的形勢，想從窗口爬進去，了結丁超人的性命。

「走！」他輕輕地對毛朋說：「機會不要錯過，我們利用雨聲想法子爬上去，不要再來第二次了。」

田青從小是幹這行的，爬牆走壁，是他的看家本領，他對那座樓房量了一下尺寸，鼓着勇氣從大雨中奔了過去。

毛朋一看機會來了，一提脚，跟縱追趕，腰間的一隻手槍已握在手，雨大路滑，心裏一發慌，「咯」的一聲，摔了下去。

田青停住了脚，回頭一顧，雨太大了，他沒有停留，轉身又從大雨中前進。

這時，毛朋胆子就更大了他想起小翠的媚艷憨態，怒恨交熾他在雨中掙扎着爬了起來，看着田青前奔的影子，提高嗓子大聲叫道：

「田老板，田老板跑慢點，等等我呀！」

他這樣大叫是暗示樓上的人出來接應，田青當然是聽見的了，心裏一急，快槍已從腰間取出，暗自罵了一聲：毛朋，好小子，原來你眞的出賣了我？」

他迅速的扣着槍機，對準毛朋打去。那知一連扣了幾下，槍內竟是空膛，一粒子彈也沒有發射出去。

這一下，可把他急得發慌，連槍都來不及檢查急智應變，毛朋的槍已從正面打來。

「田青，你一生行事，作惡太多，毛朋要你的命來了。」

雨疾風大，毛朋的子彈從他頭頂，兩肩擦過，接着脚下一麻，人已倒了下去。

田青是個久臨大陣的人，一生出生入死，大場面見得多，不想今天陰溝裏翻船，栽在毛朋手裏。

他雖在危殆之中，並未慌亂，腦子靈機一轉，藉着閃電雷鳴之機，早已疾如流矢般從雨地中滾了出去。

雨疾風大，毛朋見他倒了下去，拂拭了一下面上雨水，緊跟着在雨地中向前衝進。

「吠！不準動，把槍放下。」

「奇怪……」毛朋暗叫起來，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」他停在雨中，心裏在想，是誰在開玩笑，田青不是倒下去了嗎？啊！是胡崑山，是……。

又是一聲暴喝：「小子，怎麼着，再不把槍放下，老子就要動手了。」

他這才恍悟說話的聲音，不是他所想的胡崑山，打刼的遇到强盜，不管說話的人是誰，反正自己手裏有的是槍，一下子要他屈服是辦不到的。

「他媽的，裝孫子。」「砰」的一槍從他脚下打到，一顆子彈從雨地上蹦了過去。

毛朋毛髮悚然，猛的一擰身，反手打出兩槍，因爲他還沒有發現敵人的身形，刷，刷兩聲，子彈從空中飛出。

那人好似躱在陰黯之處，大聲叱道：

「小子，我剛才一槍是虛發的，知道麼，我要打你，早就把你打倒了，我問你，方才你發槍打的人，是誰？」

毛朋沒有理會，他順着那人聲音方向，一連又發了兩槍。

「小子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不說，莫怪我手不留情了。……」

毛朋被雨打得透不過氣來，他在雨地中折磨了太久，田青是否被自己打死，不得而知，他急於要搜索田青，不想半途中另生枝節。

他不知發話的人是誰，最使他奇怪的，就是胡崑山和吳阿狗始終沒有露面，否則，在這深夜大雨之中，那裏會被人暗算。

他盤算了一下，對方可能是丁超人的爪牙，那麼自己的行動，取得對方諒解，不管怎樣，祗要能脫離此關，以後也不會同他們打交道了。

他把槍口平擧着，大聲說道：

「我們是一條線上的，田青已被我打死了，寃有頭，債有主，姓田的同我有仇，我把他殺了，朋友，我們留下交情，後會有期。……」

那人冷冷地一笑，心裏在說：「沒有用的東西，人已跑掉了，他還在做青頭大夢。」

站在陰暗處的正是丁超人，不想他來遲了一步，竟把仇人田青輕輕地給漏掉了，他在考慮怎樣對付毛朋，是要他的命，還是放他一命。

也是毛朋死期已至，他在丁超人猶豫之間，以爲對方要下殺手，又怕誤了小琴的約會，心中一急，對着丁超人所站之處，緊走幾步，一連發了幾槍。

丁超人雙眉一皺，面露殺機，等他一陣亂槍之後，不再猶疑，手中短槍一擧，砰！地一聲，直貫毛朋胸膛，毛朋兩手一張，向後退了兩步，飲彈畢命。

毛朋爲色喪命，臨死時還在喊着小琴的名字，丁超人走過去，踢了他兩脚，早已不

能轉動了。

雨過天晴，天空上仍是黝黑的，丁超人環顧四週，一片死寂，他搖了搖頭，走回自己停車地方，一探身，坐了進去，直向太子道駛去。

——請看第三集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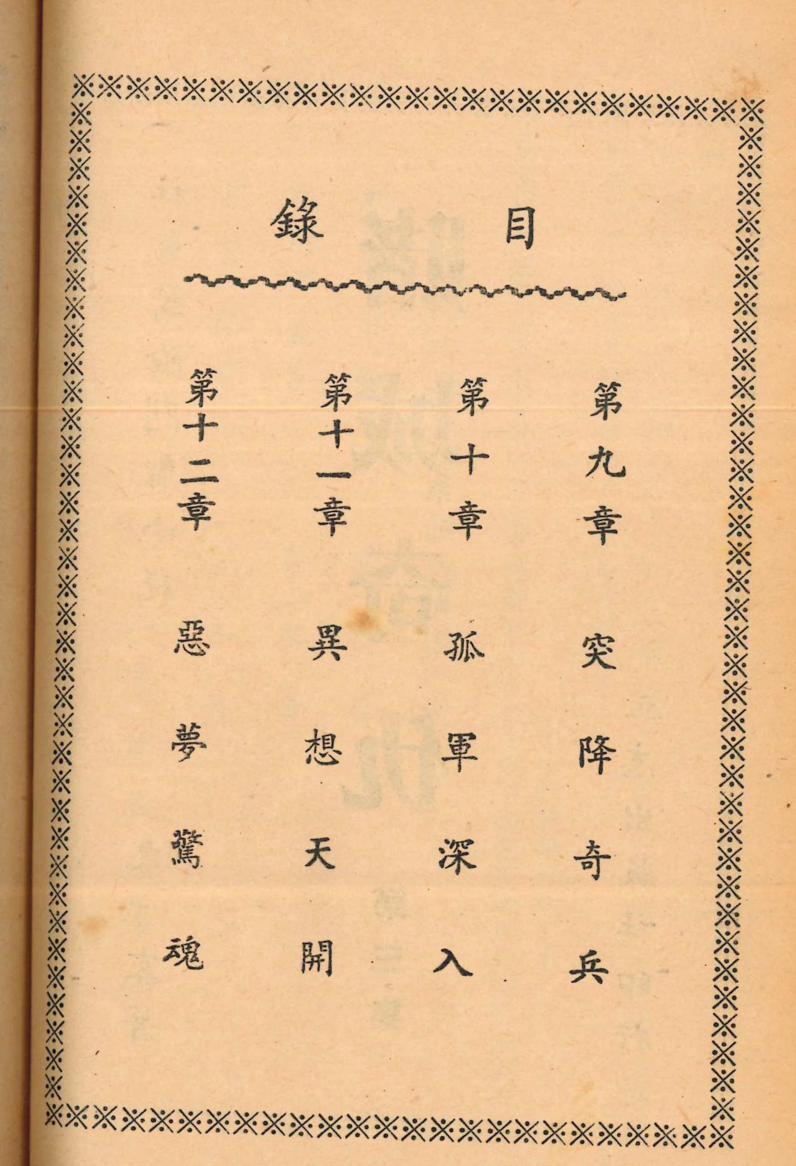
社會驚險鬥智小說

賭城奇仇

第三集

東方客著

立志出版社印行



目錄

賭城奇仇

第三集

東方客著

第九章 突降奇兵

小琴在田青走後，仍然不動聲色地在烟舖上躺了一歇，倒底是心中有事，無法安靜下來，一看腕上手錶，已經深夜一時，她悄悄地走回自己房中，提了一隻極小的手袋，又悄悄地從海景大樓後門走了。

午夜一時，正是紅寶賭場上市的時候，熱鬧哄天，根本沒有人注意小琴的行動，無巧不巧地在她走出後門的當口，被賭場裏跑枱子的小胡撞上了。

小胡機警地向她看了一眼，脖子一仰，嘻嘻地說：

「喲！原來是三姊太，這麼晚啦，行色匆匆，有要緊的事嗎？」

說完，一雙眼珠子直在她週身上下打轉，兩隻眼睛却停留在她手中的那隻小袋上。

小琴是何等人物，她看到小胡神氣活現地把她不放在眼裏，一肚子火，要是換在平時，她會伸手給他兩記耳光，但是現在她不能這樣做，臉上仍舊是一副和悅之色，把小

手袋向小胡面前一送，說：

「你看什麼？這是老板急等着要用的東西，還不快替我拿着，跟我去見老板去！」

她估量着小胡，借一個胆子給他，也不敢去見老板，更不敢查看老板的東西。

這一着，果眞生了效，小胡的手可沒有伸出來，把脖子縮了回去，兩眼一紅，說：

「喲！拿老板吓唬人，犯得着嗎？誰不知道三姨太妳的權威，就憑妳兩句話，我還敢有半個不字嗎？還不够瞧老半天的，好！好！我還有事，恕我不送妳了。」

小翠在鼻子裏哼了一聲，暗自一笑，心說：

「諒你也不敢，在我沒有離開海景大樓前，你要同老娘尋開心，那你這條小命就不用想要了。」

她回身一顧，小胡的影子已消沒在後門裏面，她鬆了一口氣，朝着她預定的方向走出。

她同毛朋的約會，是在九龍西貢街一間小旅館裏。她冒着暴風雨過海，心情既沉重又感愉快，一個青樓出身的女人，跟着田青雖然是生活上有了享受，在習慣上就同她背道而馳，她寧可捨棄那種享受，而去找尋她要找的刺激。

不過，她施展的手段稍爲狠了點，可是，對於田青那種人，不狠不毒是無法脫身的。

此刻，她有如鳥脫樊籠，獨坐在旅館裏等待毛朋，她檢點一下手袋裏金飾鈔票，不由從心裏發出一陣喜悅，她在想，這些錢，如果省吃節用，少說些，也可過大半輩子了。

「要是毛朋玩厭了，把我甩掉，怎麼辦？」她自言自語地說。

她又想到田青這回是凶多吉少了，但是他同毛朋一起離開海景大樓的，偏偏又在同時携款出走，這筆賬他們一定會算在我的身上。

繼又一想，不會的，田青平時待人刻薄無情，樹倒猢猻散，他死了，還有誰買這們子賬，再說，毛朋也不是好惹的人，縱然有人找他算賬，那還不是飛蛾赴火，自取滅亡。

她一個人在胡思亂想，猛然一看時計，陡的驚了起來，再一抬頭，東方已現魚肚之色，她驚惶失措地在房中來往走着，暗自忖道：

「難道毛朋眞的不要我了？難道他會被田青幹掉了麼？否則……否則………」

她驚得兩手麻木，一陣頭眩，軟綿綿地向床上躺了下去。

一場疾風驟雨，把田青從閻王殿上拉了回來，他在大雨中祇感覺到脚上一麻，當時也不知痛楚，性命第一，這樣才死裏逃生，從毛朋槍口下逃出了性命。

他奔跑了大約有兩里路程，一個斛斗栽倒地上，此刻，他已感到左腿不能轉動，痛澈肺腑，用手一抹，鮮血如注，小腿肚上已中了毛朋的槍彈，田青是有種的，牙關一咬，將內衣撕下一片，綑紮住傷口，他又重行將快槍取出，槍內的子彈果然空無所有，這時，他才悟到是小翠搞的花樣，不禁怒從心起，暗暗罵道：

「小翠呀！小翠，我平時待妳不薄，妳居然與毛朋勾通着要我的命，我不將妳們碎屍萬斷，我也不用在港九兩地混了。」

他掙扎着找到一部「的士」，狼狽不堪的回到海景大樓。

這是他第一次遭人暗算，過去他在不得意時，三刀六個孔，明來明去，身上也留下幾處刀疤，不想混到如今的地步，陰溝裏翻船，叫毛朋給暗算了，這口氣怎樣也嚥不下去。

他一進門，就知道小翠捲款逃走，他把手下得力的爪牙馬一鳴叫到經理室來，說：

「今天這當事，要不是我姓田的命大，那不早毀在毛朋手裏了嗎？現在沒有說的，你去帶幾個人把他做了，然後把小翠帶回來，我要親自處理那個臭婊子，叫她知道我田青的厲害。」

那知馬一鳴還未走出海景大樓的門，消息已經傳到，毛朋在昨天深夜被人打死在九龍紅勘道上，棄屍在雨地之中。

田青意味到毛朋被殺，一定是丁超人幹的，他手心裏揑了一把汗，心裏在想：「幸虧自己逃的快，要不，這條命也會同毛朋一樣，葬送在丁超人手裏。」

這一來，他的怒氣反而平息了，丁超人雖然是他的仇人，而又打死自己的人，但是，他並不仇恨丁超人，他覺得毛朋是死有餘辜的。

「馬一鳴，你去把那臭婊子找回來，我要在她臉上劃兩道十字，無恥的東西！」田青咆哮着說。

「老板：現在姓毛的已經死了，三姨太一時走錯了路，還不是受了毛朋的誘惑，我想，決不是她的本性，再說，她也跟了老板這多年，總算還說得過去，把她找回來，就不必難爲她了。」馬一鳴知道田青手條子辣，說不定把小翠毀了容，在替她說好話。

田青一想到小琴偷去自己槍彈，忍不住憤怒的說：

「那個臭婊子太壞了，她趁我不備的時候，居然敢把我槍內子彈偷藏起來，你能說她不是成心，那不是等於要我的命，替她臉上劃兩道十字，還算便宜她，我要叫她活着難受，看她以後還敢出賣我，去偷漢子。」

田青是在黑社會中打光棍出身的，一生走江湖，打天下，什麼都不怕，就是怕帶綠帽子，自己的老婆偷人還不算，還要出賣他，要他的命，他已決心要把小琴毀掉，在她臉上做上幾處傷疤，叫她以後不能做人。

「家醜不可外揚，」馬一鳴再次替小琴求情，說：「老板，毀了她，算不了什麼，叫人看起來，老板的面子上並不光榮呀！」

這句話，把田青打動了，果眞把小琴臉上毀了，讓人家知道，的確不是一件光榮的事，田青想到這一點，一咬牙，說：

「馬一鳴，我照你的意思辦，這件事，我交給你，把她帶到青山道，找一座高一點山峯，把她摔了下去，就算成全了她吧！」

馬一鳴見他意志已決，沒有說的，祇好連聲說了兩個「是」字，掉頭走出了經理

室。

九龍西貢街那間小旅館裏，小琴正在徬徨無計，六神無主的時候，門上輕輕敲了兩下，一個不速之客走了進去。

小琴心慌意亂，抬頭看到馬一鳴，一顆心差點從口腔裏跳了出來，她臉色慘白，兩唇顫動着，說：

「是馬兄弟，是老田叫你來的嗎？」

馬一鳴微微一笑，兩眼環顧房內四週，又盯着牀頭邊那隻小手袋看了一看，把頭點點，說：

「三姨太，妳這個聰明人，怎麼做下這樣糊塗事，老板的命令，我能違背麼？」

小琴的臉上白裏泛青，知道命在頃刻之間，但她還想從死神手裏掙扎出來，苦笑一聲，說：

「事到如今，我沒有話說，祇求你馬兄弟高抬貴手，放我一條生路…………」

「唉！」馬一鳴長嘆一口氣，說：

「妳就是不滿意老板，也不能這樣做呀，再者，憑妳這樣人，要找個對象還怕少了

嗎？竟然找一個不値價的毛朋，兎兒不吃窩邊草，三姨太，妳這着是走錯了。」

她已知道田青沒有死，毛朋是完了，不過，馬一鳴過去同自己的感情還不錯，但是，他是奉命行事，田青的那一套，她是摸得透熟，現在既然被他發現了，要想逃過這條命，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。

死裏求生，是人的本能，小琴當然不能例外，她不能眼睜睜的把這條命送在敵人手裏，可是，事實擺在眼前，她看看馬一鳴腰中的槍，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戰，她想，自己的年紀還青，就這樣胡裏胡塗地死了，那不是太殘酷了麼！

她在打着哆索，有氣無力地，說：

「馬兄弟：自作自受，我決不後悔，誰叫田青的命大，我祇問你，今天你來，準備怎樣地安排我？…………」

馬一鳴陰沉沉地一笑，說：

「妳問這些話都是多餘的，老板的皮氣妳還不知道麼？說一不二，何況，妳現在是犯了不可饒恕的罪，請妳原諒，恕我不能奉告！」

「那麼你是準備在這間房子裏了結我了？」小琴茫然向房門口看了一眼。

「三姨太，我們還是走吧，這裏不方便，我馬一鳴過去承妳關照，感激萬分，假如妳有身後未了之事，請妳吩咐，我馬一鳴遵命辦理就是！」

小琴見他說得斬釘截鐵，毫無挽回餘地，把心一橫，從床上將那隻小手袋取到手中，說：

「馬兄弟，我一生苦命，無父無母，從小就被人賣到妓院裏過着非人生活，我現在已到油乾燈盡的時候，要這些錢也無用了，你年紀還青，就拿這點錢去成個家吧。」她吞吐了一下，又說：「不過，我在臨死的時候，還有勸你一句話，那就是以後改行另謀出路，不要再跟着田青做那些喪盡天良的事了。」

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小琴這句話，的確感人肺腑，馬一鳴雖然在平常是個殺人不眨的小伙子，此刻聽了她的話，也不禁把眉頭皺了起來。

他不想接她的錢，因爲他此刻要取她的命，所以他沒有伸手去接她的手袋。

小琴見他猶豫不定，把手袋向他手中一塞，說：

「馬兄弟，你平常不是蠻爽快的麼？怎地忽然扭揑起來，這些錢是我願意送給你的，你不拿着，難道把它丟去旅館裏，便宜外人嗎？」

馬一鳴雖說跟田青多年，幹的盡是殺人越貨的勾當，但他還是個有血性的人，他對小琴相處甚久，轉眼就要喪在自己手內，不禁起下來憐惜之意。

但是，他不能違背田青的命令，他除非不想回到海景大樓，除非不想在港九兩地混下去，否則，他祇有將這個待宰羔羊，帶到他預定的地點去，了結她的生命了。

「好吧，我決定照妳的意思去做。」他把小手袋拿到手中說：「但我決對不要這些錢，我馬一鳴也決不是貪財的人，我把這裏面的錢替妳塋建墳地，替妳………」

小琴不等他的話說完，截住說道：

「好了，好了，謝謝你的盛意，不過，那都是死後之事，有什麼用，我祇請你記住我的話，替江湖黑道中的弱者積點德，就够了。」

馬一鳴雙眉緊蹙，怔了一下，一揮手，說：

「那我們就即刻走吧！」

她們極為友善的走出房門，一般人決不會料到她們一個是殺人的兇手，而一個又是如同上法場即將執行的死囚。

她們走出西貢街，招了一部「的士」，馬一鳴先讓小琴上車，然後同司機，說：「青山道，快！」

在青山道靠海灘上一座山崚，從山峯上看下去，碧綠的海水，平靜無波，山峯高達三十餘丈，馬一鳴選擇這個地方，是不會被人發現的。

她站在山峯上，心裏知道，這就是她葬生之處，她心裏在想，這樣死了，倒也痛快，一時反而坦然起來，她指着山下的海水對馬一鳴，說：

「你就這樣處置我麼？」

馬一鳴苦笑着說：

「三姨太，妳可不能怨我，我為了自己的生命，是不能不這樣做的。」

他確實不忍心一掌將小琴推了下去，兩人面對面的站着，馬一鳴倏然掉轉背，向後面走去。他準備走出三五丈遠，乘其不備，從她身後一槍，把她打了下去。

小琴知道他的用意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她此時此刻，心亂如麻，她雖是青樓出身，但她有一副倔強的性格，她決不想討饒，兩眼一閉，等待着接受最後的命運。

馬一鳴緩緩地走出大約五丈遠近，轉了一個身，看着小琴的背向着他，一聲嘆息，一隻手已插到腰間。

正當他的手挨着槍柄的時候，一隻冷冰冰地傢伙已抵到他的背心，接着一聲低喝：

「住手，不許動！」

馬一鳴很機動將雙手抬起，後面的人一隻槍將他緊逼着向前走了兩步，順手在他腰間將手槍摘下，登時在山頭上躍出了三四個短裝唐衫大漢，拿着繩索，將馬一鳴綑綁起來。

小琴被他們驚得差點昏了過去，一隻手背送在口邊，驚得連連退了幾步。

那人向他身邊走近，滿臉笑容，說：

「不要怕，我是香港政府地下工作負責人，我叫駱四虎。」

駱四虎這個名字，聽在小琴耳裏，彷彿是異常熟習，一時却想不起是誰，她用兩隻大眼珠子盯着他，看得出神。

「他這個壞蛋，怎樣欺負妳？」駱四虎指着馬一鳴，說：「妳不用害怕，照實說，我把他斃了。」

「他——他不是壞人。」小琴驚惶萬狀。

「哼！」不是壞人，青天白日，欺凌一個柔弱女子，他是謀財害命的壞東西。」

駱四虎氣憤着說。

駱四虎是香港政府有名的幹探，小琴這時已想了起來，他雖說沒有同田青打個交道，但，他的大名小琴是早有所聞了。

她在自分必死，千鈞一髮的時候，居然遇到了這樣一個救星，她知道她的生命是從死神手裏奪了回來。

但她決不恨馬一鳴，同時她知道一個人的生命是可貴的，因此，她想挽救馬一鳴的生命。

「啊！」你……你是駱帮辦。」她愕然的叫了出來，於是，她將田青派馬一鳴謀殺的事向駱小虎說了。

「那也不對。」駱四虎沉着臉，說：「他不應該助桀爲虐，這種人，不能留住他。」

「帮辦，他是有用的人，方才剛他要殺我，一掌就可把我推到海裏去了。」小琴說。

駱四虎的地下工作，正在需要人才之時。他抬眼一看馬一鳴，年青力壯，大可利用，於是，他點了點頭，向那幾名大漢，說：

「把她們帶同去，交給第二支部處理。」

於是，他們一般人消失在青山峯頂上。

駱四虎的地下工作，進展得甚爲得手，最近九龍城幾處倉庫，發生爆炸事件，都是他的傑作。

他的行動，神出鬼沒，日本軍部也弄得頭昏腦脹，曾經派出大批憲兵圍捕他，連他的影子也沒有發現。

他知道黑玫瑰被特務機關長松井擄了去，因爲黑玫瑰堀強不從，被關在香港半山上一座房子裏。

他對於丁超人更是不會放鬆，一槍之仇，永記在心，當然丁超人也在他的目標之列，但是，他爲了黑玫瑰，投鼠忌器，一時還不至對丁超人採取行動。

他的破壞工作做得非常成功，在日本人腦子裏印象着他是一個橫眉豎目的兇惡人物，其實，他常常一身西服，

英俊瀟洒地在港九兩地走動，等他將日軍工事重地，或是重要物資地點查明，回到他的地下總部，一聲令下，破壞工作做得令人難以想像的徹底。

他自從被丁超人槍傷之後，一直住在九龍一家私人醫院裏養傷，他雖經到過大都會俱樂部去找黑玫瑰，大都會的門上上了封條，黑玫瑰已經被松井擄去了。

他心情沉重，失望已極，他有意先同松井火拚，從松井手裏將愛人奪回。

但他身負重任，決不能輕舉妄動，祇有從側面打聽一些黑玫瑰的消息，後來，他探明黑玫瑰在松井面前不屈不撓，沒有順從那個殺人魔王，他的心中始稍安定。

香港半山中一座高牆房子裏，黑玫瑰在裏面安靜的住着，這座房子前後門均有日軍守衛，平時甚少有人進去，起初，松井大佐來過兩次，當然是乘興而來，敗興而歸，松井對於黑玫瑰的强硬作風，非但沒有怒惱，反而敬佩她的貞潔，所以始終沒有難爲她。

在松井的想法，把她關過一年半載，她自然地就會低頭的，除了派幾名衞士守衞她，一切供應照常。

黑玫瑰也落得清靜消閒，當然她也時時想得到外面的消息。

這天，這座高牆房子外面，走過了一個西服少年，獃頭獃腦的在前後門走了一轉，故意伸頭向大門裏面張望，那個守衛的兵士將槍一橫，把他斥退，他口裏却自言自語地，說：

「裏面又沒有女人，看看有什麼關係。」

那衛士看他留連不去，把槍尖對住他，說：

「這裏面是我們機關長的內眷住宅，再不走，我可要逮捕你了。」

那少年舌頭一伸，始悻悻走去。

他邊走邊想，這座房子建造得非常單純，除了那扇高牆圍着裏面簡單的一幢平房外，就是那兩名守衛的問題，祇要將兩個守衛的制服，問題就好解決了。

在他腦子裏，委實沒有把那兩名守衛的放在心上，他在籌劃房子裏面會不會還有衛士，像松井那樣的人，既然決心看管黑玫瑰，便不可能單純派兩名衛士在前後門守衛，同時，松井又知道她是丁超人的女兒，自然要嚴加防範了。

他一路盤算着這件事，不知不覺已走下了半山。

過了兩天，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，那座高牆房子前後左右穿出了幾條黑影，這幾條黑影身形迅速，躲過了前後門守衛的視線，一齊伏在一處山石後面。

幾條黑影之中，有一個就是前幾天來過的那年青的人，也就是在港九兩地地下工作的首領駱四虎，他不死心，他要從松井手裏將黑玫瑰奪了回來。

他親自帶着幾名親信趕死隊，來到半山，今天夜晚他就準備動手。

他們伏在的地方，與那座高牆房子，大約距離有十丈以外，大家穿着一色黑衣短裝，每個人都帶着極新式的武器。

他們彼此的稱呼都用號碼爲代表，駱四虎是一號，一共來了六個人，衡量情勢，他們已在分配工作。

他們是決定以二對一的方式去制服那前後門守衛的兵士，餘下兩個人接應意外事變，於是，由一號發令，說：

「三號，五號負責先將前門的衛士繳械，二號，六號看住後門兵士，祇要他一動，即開槍射擊，決對不能使他們前後呼應發生作用，得手之後，鳴槍三響撤退，在老地方集合。」

他們佈置得異常週密，三號，五號兩人已竄了出去，二號，六號繞道向後門方向前進，駱四虎帶着四號蜷伏在一株大樹後面，準備接應。

那個守衛前門的兵士因爲黑夜風大，把軍帽壓在眉上，身子倚靠在牆角下面，正想打盹，彷彿覺得面前有人，兩隻手已被人縛住，他們動作迅速已把他槍枝摘下。

此刻，二號，六號在後門已經得手，駱四虎一馬當先，帶着四號向大門衝了進去。

奇怪的是，這座房子裏面毫無動靜，再沒有發現保鏢和守衛的人，駱四虎在屋子四週打量了一下，輕輕敲着那間房子的門。

半響，裏面始發出一個低微細弱的聲音，說：「這麼夜了，是誰呀？」

駱四虎胆子一壯，用力將門推開，他看見黑玫瑰，祇輕輕說了聲：「我是駱四虎，特來救妳，快點走吧！」

黑玫瑰朝他臉上一看，驚喜交集，一挽手，就隨他奔了出去。

他們在臨走的時候，發出暗號，即朝着預定方向逸去。

黑玫瑰被人刼走，兩名衞士被歹徒打傷，松井大佐咆哮如雷，說：

「這是我們皇軍的侮辱，也是我松井大大丟面子的事，即刻把那個姓丁的抓來，我要槍斃他。」

松井以爲一定是丁超人幹的，所以他要下令去抓丁超人。

但是這件事經過調查以後，經過金玉枝向松井解釋，與丁超人並無關係，金玉枝很柔和地向松井，說：

「丁超人知道黑玫瑰被人刼走，正在焦急呢，他女兒在大佐這裏，他太放心了，現在被人刼走，生死未卜，他還盼望大佐嚴拿那綁架的歹人呢！」

松井瞪着兩枝大眼，對金玉枝，說：

「妳保證不是那姓丁的幹的，那就行了，我現在還要繼續調查，說實在的，那個黑玫瑰也眞够別扭，直到今天，我還沒有弄上手呢！」

金玉枝看他把話說軟下來，眼睛一瞇，說：

「乾爹，你又在騙人啦，你的那一套，我還不知道，當眞的，你嚐了甜頭，還在撇靑，要不，黑玫瑰走了，你會這樣發急。」

松井這個人原是放浪慣了的，他一生見過的女人比他帶領的軍隊還多，越是弄不上手的，他越稀奇，認爲是奇貨，他倒不是因爲黑玫瑰被人刼走心裏發急，他是後悔沒有嚐到這塊美味珍品，此刻，他聽金玉枝一說，兜上他的心事，用手一拍他的腦袋，說：

「對天發誓，我要沾了她的身，就不算人。」

金玉枝格格大笑起來，說：

「乾爹，你眞是個大傻瓜，到口的肉，會被狗啣了去，你的那一套本領呢？」

松井被她嘲弄得啼笑皆非，兩片仁丹鬍子向上一翹，說：

「乾姑娘，我那套本事祇能用在妳的身上，來！來，我們好久沒有親熱了，給我親親……」

他一手把金玉枝拉在身上，摟在壞裏，一陣亂鬧，把個金玉枝弄得滿臉口水，兩手一推，站了起來，說：

「好了吧，鬧够了，也得讓我走了。」

她那苗條的身子，在松井面前晃了一晃，似乎在想心事，忽然又把肩背靠在松井胸前，又說：

「乾爸爸，祇曉得開心，人家有困難的事，你又不管。」

松井被她弄得心癢癢地，早把黑玫瑰那當事，忘記乾淨，一陣大笑，說：

「妳又來敲竹槓啦，好吧，誰叫我喜歡妳呢，三千够不够？」

「虧你說得出口，三千，還不够我塞牙縫呢。」金玉枝的臉已貼到松井的紅丹鬍子上。

松井的手已伸進袋子裏，摸出兩疊軍票，向她手裏一塞，說：

「這是一萬，大概够了吧？」

金玉枝向他做了個媚眼，滿意地走了出去。

第十章 孤軍深入

丁超人這兩天神思不定，到處打聽女兒被刼走的線索，這件事使得他感到迷惘，他認爲田青決沒有那大胆量，敢在松井手裏去刼人，除了田青，再也想不出第二個人來了。

「玉枝，我眞是活囘了頭，早知道松井這樣容易打發，難道我就不會把秋筆刼出來嗎？」

「嗯！這件事要是你做的，問題就大啦，松井不把你皮剝了，再怪呢。」金玉枝懶洋洋地說。

「那會是田青幹的嗎？可能他會買動人那樣做，叫松井疑心到我頭上，借刀殺人，完成他的陰謀！」

「我沒有那樣想法，聽說田青最近極不得意，他要報復小琴，不想馬一鳴也跟着跑了，賠了夫人又折兵，再說，他敢和松井鬥法，我不信他會幹那樣傻事。」

丁超人顯得極不耐煩地，說：

「雷大雨點子小，松井對於秋華的事，已經不再追問了，他不管，我能不聞不問麼？」

金玉枝淡淡一笑，說：

「他不是不管，他是不想管，這些時候，香港政府地下工作的人，已把他搞得七葷八素，他那裏有心事去管秋華，聽說，秋華在他那裏，時間雖然不短，松井那個色鬼並沒有沾到她的身，你想，他會把秋華的事當一件事去辦麼！」

丁超人聽到秋華沒有遭松井蹂躪，不覺心中一陣安慰，但他對於香港政府地下工作人員，又是一種說不出的驚駭，假如秋華被那般人刼了去！那比在松井那裏還危險，假如他們知道秋華是自己的女兒，那秋華的一條命就不用想要了。

他好容易從香港政府手裏掙扎出來，磨到今天地位，現在又讚出一個地下工作人員，這使丁超人頭痛萬分，他對付田青已經是感到辣手的了，他希望秋華不是被這條路線上的人刼了去，他不想再多一個勁敵。

天下的事往往就是如此，秋華又確確實實是地下工作人員刼走的，而刼走秋華的人又是與他有着不尋常的關係，更是從他槍口下死裏逃生的人。

這件事大大出乎丁超人意料之外，在他理想中，駱四虎是被他打死了，那麼地下工作的人刼走秋華，是向他報復，還是另有圖謀吧？

他爲了要救秋華，不得不向那條路上走，但是，那般人行動詭秘，出沒無常，他摸索了好，毫無線索可尋。

他這時對於事業，已經不發生興趣，紅磡與吳松街兩處賭場，仍然在動工興建，沒有開門，這是他不積極去做，他成天到晚在打探秋華的消息，因爲他覺得開賭場原是爲交換秋華的條件，現在秋華已被刼走，失去意義，不找到秋華，他甚至連人也不想做了。

正在他心情落寞，消沉的時候，他的勁敵却四面八方的向他圍攻上來，田靑、駱四虎，均在發動攻勢，向他挑戰了。

可是，他在九龍社會中的力量，却在繼續發展，黑虎黨的弟兄遍佈在茶樓，賭場每一個角落裏，這天，他穿了一身黑香港紗短衫，在九龍彌敦道一家小酒樓上出現，一上樓就看見有兩個穿短衫的人在另外一張上坐着，樓上的人擠滿了一堂，但他却目光如炬地在那兩人面孔上轉動着，他希望在那兩人身上，找得他的答案。

再一轉臉，就看見他的弟兄也在樓上，他想，不打一場架，是不會開花的，陡然間，他作了這個決定，於是，他將桌上的茶壺蓋，輕輕地扣了兩下，就有一個穿黑布唐裝的人很迅速地走了過來。

「老大，有事吩咐麼？」

丁超人低低地對那人說了兩句，然後用目光對另外桌上兩個人一掃，暗示着說：

「聽到我茶杯的響聲，就動手，不要亮傢伙。」

「是！老大！」那人領命而退。

就在那人剛剛離開走出兩步，倏地，那個穿短衫的人走了過來，對着丁超人看了一眼，低聲地詢問着：

「請問閣下可是姓丁，是黑虎的丁老大嗎？」他說完挨身坐了下來。

丁超人猛的一驚，他是見過場面的人，臉上仍舊沒有稍露不安之色，燃起一枝香煙，兩眼向來人盯着，詫異地說：

「不錯，我姓丁，你是那條線上，有事找我嗎？」

那人故作神秘地左右環顧了一下，然後，把頭湊了過去，低低說：

「你要找尋的人，要我帶一封便信給你。」

「什麼？我要找尋的人！」丁超人生怕來人有詐，故意驚訝着問。

「是的，」那人又補充了一句「是你要找尋的人。」

丁超人又驚又喜，他兩隻眼睛發出閃爍的光，接着說道：

「那麼請你把信交給我吧！」

「信在這裏，」那人手心裏捏着一張紙條，已遞了過去。

丁超人看着那張字條，眉頭一皺，很快地把它展開，只見上面用墨水筆寫着簡單的兩行字。

「我很好，請勿念，現在不能來看你，多多保重。」

下款署名秋華兩個字。

這個條子雖然沒有上款，就憑秋華兩個字，已經把丁超人吸引住了，他反復地睜大了眼睛盯在那字條上，從字義上看來，毫無疑意，自然是秋華的親筆，她爲什麼不寫上款，爲什麼說現在不能來看我？

丁超人在紙條上出神的想，臉上顯出極不自然的神色，那人彷彿已交了差，向丁超人笑了笑，人已站了起來。

丁超人似有所悟的把將那人衣袖扣住，說：

「這個字條是誰交給你的，人在那裏？」

那人很從容的看了他一眼，把頭連搖了兩搖，說：

「我的任務是交紙條，其他的事一概不知。」

丁超人雙眉一揚，手指加了兩成力道：

「不對，你不說，我可要對你不客氣了。」

那人並沒有被他的威脅嚇阻，仍然搖了兩下頭，說：

「你問的事，不在我的任務範圍之內，丁老大，你是跑江湖的，不要强人爲難。」

丁超人把手指一鬆，說：

「要找你可有困難？」

「我沒有義勢答復你這個問題。」

丁超人把臉一沉，說：

「橋歸橋，路歸路，朋友，你今天替我辦的事，我感激你，但是，你如果另有圖謀

，或是藉此挾持對方的話，我姓丁的就會找到你，同你算賬的。」

那人笑了笑，回轉身子，大步向原來位子上走去。

「這個架打不成了。」丁超人喃喃自語說。

但是他今天的收獲甚豐，秋華的消息，終於被他知道，並且還收到秋華的親筆字條，這該使他多麼安慰，但是秋華爲什麼不能來看他，從那個送字條的人神秘情形推測，她當然是有不得已的苦痛，或是根本就不能自由。

丁超人迷惘地看着那兩個人下樓的背影，驀然間，他作了決定，而尾隨地走下了樓去。

那兩個人行動非常緩慢，他們下了樓，一直向深水涉方向走去，他們對於丁超人的追踪，彷彿渾然不知，丁超人已抱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的決心，早已把吉凶生死置之度外了。

「老大：前面的那兩個人妳認識他嗎？」黑虎黨的弟兄追上來問。

丁超人頭也不回，他怕移轉了視線，兩眼直向前面盯着，低低地哼了一聲，對他弟兄說：

「不是外人，你們同去。」

丁超人一向御下極嚴，令出如山，他手下弟兄聽了他的發話，即刻轉頭走去。

此刻，已是日落黃昏，他同前面的人距離約有五丈遠近，一不當心，極容易被他們走脫，於是，他緊走了幾步，向兩人身後追近。

不料，那兩個人在深水埗兜了兩個圈子，並無落脚之處，找到一部「的士」，轉頭又向彌敦道開去。

丁超人是幹這行出身的，脚步一緊，即刻上另外一輛的士」，他上車後，對司機說：「跟緊前面那部黃色車子，追了上去。」

那知，前面的車子在太子道轉了一個向，竟畢直向新界方向開去。

「大姥二，他們是開往新界的，要不要跟踪？」司機問。

丁超人兩手扶在車內靠背上，兩眼却盯着前面的目標，口裏對司機，說：

「追！不要放過他們。」

司機也不明白他的身份，以爲他是辦案的人員，開足馬力，直盯在黃色的士後面。

車子已過「水上」，到達「元朗「，前面黃色的士倏地停了下來，那兩個穿短裝的

人，從車子裏跳出，竟然沒有向丁超人的車子看一眼，向元朗一條小道上奔去。

這種奇怪的事，丁超人還是少見，他心裏在想，難道他們不知道我跟踪，難道他們故意引我入甕？

他此時已不計利害，他爲了要知道秋華下落，管他是龍潭虎穴，也要去看個明白。

前面小道曲折難行，兩旁雜樹亂草，月色之下，已看不出無道路，這是一條荒徑，平時絕少有人行走。

然而，那兩個人好似輕車熟路，手撥亂枝，如同走大路一般，東拐西彎，向前推進。

走了大約有半個時辰，丁超人被亂枝荊棘刺得兩手出血，極目望去，仍然是一片荒野，看不見有房屋的跡象。

「他媽的，你們捉弄老子，老子把你們斃了。」丁超人口裏駡着，已經怒火上升。

他駡的聲音很大，當然是要給那兩人聽見，但那兩人竟是竟耳不聞，毫無反應，仍在荆刺荒草中向前奔行。

丁超人憤怒已極，他怕兩人在這荒野地方對他下手，他一手撥動亂草，一手已把短

槍取出，與他們保持十碼遠近距離，只要他們一回頭，他的槍彈就不會落空了。

奇跡就在這時出現了，就在這荒野空地之中，孤零零地有一座房屋，房子外面有一排竹籬圍着，瞬眼之間，那兩人已影沒在竹籬裏面。

丁超人陡然一驚，脚步停了下來，這時，他已面臨考驗，是進，是退，必須有個決斷。

孤軍不能深入，無論在作戰上，或是在江湖上跑的人，都應該懂得這個道理，現在他隻身一人，手裏雖然有槍，在這種情况之下，敵衆我寡，假如人家佈下天羅地網，自己貿然走進那間屋子，無異是羊入虎，有死無望。

他到現在沒有明白白對方身份，就憑方才一張字條，踩着那兩人的線而來，如果那張字條是假的，不是秋華的親筆，自己這條命送得就太不價值了。

即望天空，月明如洗，他自言自語的叫着：

「丁超人呀！丁超人，你枉在黑社會上混了幾十年，今天就是栽了，也不能畏縮不前呀！」

意念一轉，大步向那間房子走去。

其實，他這時已是滿腦子的秘密，他爲要探索從小離去的女兒，冒險犯難，在所不惜。

兩片竹籬的門，輕輕就被他推開，抬頭一看，竟是一座三開間的平房，裏面現出燈光，但是沒有聽到有人說話的聲音。

「喂！有人嗎？我丁超人來投帖拜會主人的。」他禮貌地在門外說。

半晌，沒有人答話，「砰」地一聲，他把平房的的推開，一躍身，走了進去。

他一進門，已把他嚇得退了兩步，祇見一所空屋子裏，左首兩張長几，几上擺着德式，俄式，以及加拿大出品的最新式手槍，大約有兩百餘枝，而右首兩個槍架上，却有二三十條衝鋒快槍，齊齊整整的架在槍架子上。

他機伶伶打了一寒戰，口裏「咦」，了一聲，暗忖道：

「這是什麼地方？除了政府軍隊駐防地外，那裏會有這多的武器！」

但是，武器陳列得如此之多，房子裏却看不到一個人的影子，就連剛才那兩個穿短裝的人，此時已不知去向。

大大的出乎他意料之外，他已知道今天的事要弄糟了，不說別的，單憑他偷入軍事重地，這個罪名也就够被槍斃的了。

丁超人一生出生入死，經驗豐富，倒底與常人不同，他心裏在想：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脫。」已經來了，走也是死，不走，或許另有奇跡發現，也未可知，於是，他大着胆，舉步向房子中央邁進。

他不經意咳了一聲，仍然沒有反應，他放重脚步向右首房子走去，這一下，可把他嚇得倒抽了一口冷氣，那間房子裏又是兩張長几，一張放着幾個骷髏人頭，每具頭上標上死者的名字，如某某大尉，某某下士等。

另外一張陳列着幾柄日本軍刀，和一些勛章符號，還有幾頂軍帽，幾雙長統馬靴。

「這分明是個地下工作的大本營，」他口裏喃喃地說。

於是，他的胆子略壯，又轉道至左首的房子裏，索性看個究竟，這間房子裏就簡單了，什麼也沒有，僅僅放了三四隻麻袋，袋口開着，袋子裏面滿裝着軍票，和市面流通的鈔票。另外也有一些鈔票零亂地散在地上，好像這些鈔票可以予取予求，是沒有人過問一樣。

丁超人微微一笑，正想掉頭轉身，一隻手已搭在他的身上，他猛然一驚，手裏的槍

很快的一轉，那人却哈哈笑，說：

「丁超人，你不用來這套了，你想想，就憑你這一隻槍，能經事嗎？」

丁超人被他說得滿面通紅，再一細看，原來就是剛才在酒樓上碰見的人。

「丁老大，今天總算給你開了眼吧，想到這裏來開眼的人，難如登天，我不難爲你，請！我們到裏邊屋子去談談。」

丁超人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，哭笑不得，兩眼向那人一掃，臉上現出一絲苦笑，隨着那人走出了房。

那知這座平房後面，另有天地，又是一順排地三間房屋，那人把他領到靠後面的一間，推門讓他進去。

這間房子裏陳設簡單，除了一張床舖之外，一張方桌，四把椅子，壁上却掛着港九兩地一張大地圖。

丁超人一生還沒有遇到過這種任人宰割的場面，他尷尬地發出一聲冷笑，對那人說：

「朋友，你要把我怎樣安排？我丁超人是條硬漢，寧折不曲，殺割聽便，就是不能

受辱……………」

他的話沒有說完，那人止阻他，道：

「不用多說了，你的事我們打聽得非常清楚，原來是想請你談談，不想你自己來了，正是我們求之不得呢！」

丁超人打量那人不過是二十五六，清瘦的臉上，帶着幾分精幹神情，也看不出什麼驚人之處，即如是地下工作人員，最多不過是跑龍套的小角色，不想他的口氣這麼大，儼然是一個小領袖模樣。

「朋友，還未請教大姓？」丁超人問。

「我們這裏沒有這個規矩，我是四號。」那人兩眉一揚說。

那人的答話，另有一套，是黑社會裏沒有的，丁超人又緊一步，問道：

「朋友方才送到的那張字條，可否請你做進一步的解釋。」

「你問這話不是多餘的嗎？我知道同你一樣，人家把字條交給我，叫我轉達到你手裏，那是我的任務，至於內情如何，已經不是我的事情了。」

那人微微一頓，又說：

「我的任務就祇認得一個人，那就是你方才在酒樓上見到的那個同伴，現在我又多認識一個，而這個人就是閣下你丁老大了。」

那人說完，臉上變得異常嚴謹，毫無一絲笑容。

丁超人見多識廣，可是還沒有見過這等場面，他對那人說的話，益感迷惑，如墜五里霧中。

他此時如坐針氈，他想，既然無法探聽出秋華的下落，也沒有再同他談下去的必要，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，再呆下去，恐怕就不會有好收場了。

於是，他乾笑了一下，說：

「朋友，我該走了吧，誤入貴地，我丁超人向你抱歉，咱們後會有期！」

他站起身子就想往房門外闖去。

那人用手一揮，橫住他的胸前，說：

「丁老大，要走，可沒有這樣容易吧！」

丁超人收住脚步，在鼻子裏哼了一聲，說：

「你當眞的不講交情，朋友，我姓丁的可不吃你的威脅。」

他又重新將槍取到手中，昂然站着，準備應變。

那人視若無睹，大笑起來，說：

「我們這裏也不吃你這一套，即如我放你過關，諒你也走不出我這個大門。」

丁超人以爲那人在虛張聲勢，因爲在他走進這座房子的時候，只看見武器，並沒有看到人，在他想來，光是武器，是吓唬不到人的。

「假如我一定先走呢！」丁超人顛了一下脚尖說。

那人見他一副威武不能屈的神態，知道一個在黑社會裏已混到像他這樣地步的人，如果來硬的，眼前恐怕不能幸免一場火拚，爲欲達到自己的目的，必須軟硬兼施，於是，身子退了幾步，用手在牆壁暗鈴上一按，倏然間，院子裏面走出四名彪形大漢，一律黑衣短裝，每個人手上均拿着一式勃郎寧手槍，一動也不動的站在房子門外守衛着。

丁超人哈哈一陣大笑，說：

「你現在要把我怎樣？要留住我，是嗎？」

那人沒有答話，隨手在身上掏出一個封套，遞給丁超人，然後，退坐在一張椅子上面。

這種出乎尋常的舉動，使丁超人愕然，而那個封套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信封，他用手指在封套上揑實，迅即將裏面的一張信箋取出，箋上霍然寫着幾個大字。

「派丁超人在第二支隊工作，歸四號直接指揮。」

下面蓋了一個方印關防，上面刻的是「留守第一縱隊司令」幾個篆字。

這時，丁超人始恍然大悟，他暗自尋思，「歸四號直接指揮，四號不就是眼前這個毛頭小伙子嗎？他們眞是異想天開……」

他將這封命令，向桌上一扔，說：

「抱歉得很，恕我丁超人不識抬擧，不能接受你們的要求。」

他這種擧動，彷彿早在那人預料之中，那人祇微微的點着頭，默默地想着，半響，說道：

「丁老大，你這樣做，可不要失悔！」

「沒有什麼可以後悔的。」丁超人毫無考慮地說。

那人站了起來，輕嘆一聲，燃着一枝香煙，猛吸了兩口，說：

「那麼，就辜負了保擧你的人一番好意了。」

丁超人愕然向那人一看，說：

「你說誰會保擧我，那個人是誰？」

那人用神秘的眼光，向他看了一眼，雙手後背，在房裏打了一個轉，又停下來，說：

「這還要問嗎，還不是我們的副司令，也就是命令我送字條給你的人。」

他說完，祇見丁超人臉上青筋暴起，兩手顫抖，又重新將桌上的封套取回手中，口裏喃喃的說：

「秋華！秋華！妳不是害了我嗎！」

他徐徐地將那項命令，送在袋子裏面，苦笑着說：

「好！我無條件地接受這項命令，但有一件，我要見見你們副司令。」

「我們的工作是沒有條件的，你要見副司令，等我請示後，再通知你！」

丁超人見要求不得要領，扳着臉說：

「現在我可以走了吧！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

丁超人很禮貌地向那人告別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他這一次被逼參加香港政府地下工作，當然是黑玫瑰一個有計劃的圈套，黑玫瑰知道駱四虎與他仇怨太深，她在駱四虎面前代替他疏解，也唯有叫丁超人爲地下工作效命的一個方法，才能打動駱四虎。

黑玫瑰聰明絕頂，她這項計策果然生效，駱四虎是個公而忘私的人，他現在的任務艱鉅，也不想與丁超人樹敵，在他的想法，丁超人如能運用黑社會力量，替皇家效力，其收獲足可抵償他一槍之仇了。

這是他同黑玫瑰的君子協定，同時，爲了組織，爲了工作安全，他不准黑玫瑰與丁超人見面，他並呈請上級，派黑玫瑰充任他的副手，派在香港負責執行任務。

她雖然暫時不能與父親見面，由於工作關係，丁超人時常接到她指示工作的命令，他原是想因加入組織可以父女重聚，那知，她們之間的距離，却愈來愈不能接近了。

黑玫瑰的破壞工作，做得有聲有色，她爲了報復松井對她的恥辱，對於特務機關下面的人，决不放鬆，松井本人的命也差點喪在她的手內。

這件案子在當時非常轟動，震驚港九兩地，原來她得到一個機密情報，廣州方面有

一個軍事頭要乘專車來港，黑玫瑰抓住這個機會，準備在九龍車站將他們一網打盡。

「副座，妳這個化裝還有毛病，頭髮還得拖得長一點。」她手下一個工作人員向她建議。

她照了一照鏡子，她將一束假髮打散了，披在肩上，又換了一套藍布衫褲，手裏提着一隻花藍子，扮成一個賣花女郎，左面粉頰上却多了一顆豆大的黑痣。

「你打聽好了沒有，專車幾時到站？」黑玫瑰準備出發了。

「專車十二點到站，我剛才到九龍兜了一個圈子，九龍車站憲警林立，軍衛森嚴，聽說我們這裏軍部頭子和松井大佐都去迎接，祇怕混不進去呢。」那個工作人員說。

「嗯！我是個女人，又是賣花的姑娘，他們能對我怎樣？」

「這是專車，站上所有閑雜的人都在肅清之列呢。」

「不要緊，我有法子對付他們。」黑玫瑰自信地說。

「那麼妳將那枚定時炸彈放在藍子裏，妥當嗎？」

黑玫瑰把那隻漆着黑色的藍子提了一提，說：

「上面全是鮮花，誰要動我的藍子，我就與他同歸於盡。」

她滿不在乎地把藍子套在右手腕上，對那工作人員，說：

「假如我在十二點半不回來，你就打電話報告司令。」

那工作人員提心吊胆地向她看了看，沒有答話，兩隻眼睛把她送出了大門。

果然，九龍車站軍警林立，三步一崗，五步一哨，她從尖沙嘴碼頭廊下緩緩前行，恰巧走在崗哨的身後，一直沒有受到盤問。

車站的大廓上，一些候車的客人，但被攔在候車室裏，她挨身走了進去，一個軍曹已將她攔住，說：

「姑娘，今天這裏不要賣花啦，再不走開，我要把妳趕出去了。」

黑玫瑰一看那個軍曹年紀大約到四十開外，一臉橫肉，但，說話神情，並不怎樣嚴肅，她未開口，先向他做了一個媚眼，接着又是盈盈一笑，說：

「喲，幹馬這樣欺負人呀，人家一早到現在，還沒有做到生意呢，你們不是天天說，日華親善嗎？謝謝你，帮帮忙，等我將這藍子花賣掉，我請你喝酒去，好嗎？」

那軍曹是負責秩序的，看她小臉生得又甜又嫩，嬌艷可喜，尤其喜歡她臉上的那顆黑痣，早就軟了一半，帶着笑臉，說：

「等一下軍部岡田少將，松井機關長都要來的，妳在這裏，鬧出事來，誰能擔得起這個責任？」

「喲」！黑玫瑰又是一個媚眼向那軍曹飛去，說：「我們小姑娘能鬧出什麼大事，說不定你們少將，大佐看中了我的花，還要多賞我幾張軍票呢。」

那軍曹兩眼一翻，說：

「不成！不成！別的事都好商量，就是不許妳在這裏呆着。」

他忽然將兩隻大眼停留在黑玫瑰的花藍裏面，臉上已變了顏色。

黑玫瑰心裏一陣亂跳，索性將藍子向他面前一送，小嘴一撅，說：

「那麼我這藍子花就送給你了，咱們賣個交情，頂多……頂多我回去被我媽打一頓……」

她的話已說不下去，兩隻眼眶子紅了起來。

那軍曹看她手撫着紅潤的眼睛，大嘴一裂，說：

「不要哭呀！我看妳這藍子裏的花，是牡丹，頂好，頂好，這種花最吉祥，妳在旁邊站着，等會我們少將，和大佐過來，如果看得喜歡，那就是妳的造化。」

她哭得快，笑得也快，登時向那軍曹淺淺一笑，說：
「那麼多謝你了，我在這裏，決不會鬧事的。」
一陣喧嘩，車站裏頓時熱鬧起來，祇聽立正，敬禮的聲音，崗田少將，松井大佐，肩並肩的走了進來。專車進站了，他們一般人忙着迎接貴賓，那個顯要被他們簇擁着走進了站，又簇擁着迎到貴賓室裏。
正當他們寒喧問好之時，「砰」！的一聲巨響，有如山崩地裂一般，慘叫呼喊之聲，高震瓦屋，濃煙四起，塵土棹椅飛揚，一時秩序大亂。
祇見松井滿臉黑灰，滿身血漬斑斑地從人叢中竄了出來，崗田少將好似已經負傷，被人架着，負責警衛的軍憲全部出動，搜查兇犯，而那個賣花的女郎，已不知在何時走得無影無踪了。
這一次爆炸案件，據事後檢查，廣州的那位顯要炸傷了左腿，崗田少將右臂負傷，松井大佐僅僅受了一場虛驚，炸死三人，輕重傷有十餘人之多。
可是，眞正的兇犯却沒有抓着，那般被關在候車室裏的搭車乘客，却遭了池魚之殃，統統被帶到特務機關部去受刑審問了。

第十一章　異想天開

這次爆炸案件發生之後，松井雖祇受了一場虛驚，但他已爲驚弓之鳥，他也知道所抓到的人，都是無辜的，爲了皇軍的面子，居然槍決了幾個人，而眞正地下工作人員，一個也沒有抓到。
香港的皇軍，對於地下工作人員，一籌莫展，他想到金玉枝，他又異想天開的從金玉枝身上想到丁超人，於是，他打電話把金玉枝召到特務總部。
「乾姑娘，前兩天的車站爆炸案，好險啊！要不是乾爸爸鴻福齊天，早就看不見妳了。」松井得意地說。
「啊喲」！你說得這樣嚇人，一個小炸彈，難道就把你這個堂堂的特務機關長吓破了胆嗎了」金玉枝格格地大笑起來。
松井把頭一仰，擺出一副爲我獨尊的神情，說：
「小炸彈，把房子都炸塌了，還小麼？那是我松井的福氣大，彈片不敢飛到我的身上，嘿！哈！哈！哈！」

他的笑聲掩蓋着他不自然的臉色，金玉枝是何等人物，她不順便捧幾句，等待何時，她抓住機會，將面孔貼在他仁丹鬍子上面，嬌笑着說：

「我也聽說啦，當時乾爸爸手裏還抓着幾個彈片往外摔呢，又有人說，那天乾爸爸在炸彈爆起的時候，金光護身，彈片飛到乾爸爸的身邊，就轉了向，他們都說乾爸爸是天神下降呢！」

這一下，把松井捧上了天，他樂得兩片紅丹鬍子向上一翹，直向金玉枝粉頰上亂掃，心裏實在受用。

「說眞的，我不能常常出去同那般傢伙去鬥法呀，我叫妳來，商量商量，妳不是盡鬧窮嗎，我替妳開一條財路。」

「又來了，」金玉枝臉上被他掃得癢癢的，把臉一偏，說：「我又不是神仙，難道還比乾爸爸的神通大麼了」

「不是！不是！」松井打着哈哈，說：「我們在香港的皇軍太少，不够使用，那般人可太詭祕，不說着不見他們，即是面對面，他們臉上又沒有貼着字號，也認他們不出，所以我要委託妳去辦。」

金玉枝當眞的想不出這個殺人魔王在動什麼腦筋，一時楞住了，直朝松井翻着白眼。

「妳不是有個丁超人嗎？」松井已摸清楚她的底細，說：「妳不要錯會了意思，我提他不是吃飛醋，再說，妳這條狼，我也沒有功夫來應付妳……」說着，又哈哈一陣大笑。

金玉枝的白眼更翻得利害了，嘴巴一嘟，把頭鑽了過去。說：

「不來啦，妳在駡人，乾爸爸，你眞老不正經。」

「那個姓丁的，在黑社會裏是有一套的，我想利用他，要他替找辦這件事。」松井滿臉正經的說：

「啊！原來你是打這個主意。」金玉枝腦子一轉，生意上了門。

「乾姑娘，妳說丁超人敢不賣我的賬麼了」松井履着紅丹鬍子說。

「有錢能使鬼推磨，乾爸爸，只要你肯化錢，姓丁的事，包在我的身上。」

「當然要給他的錢，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什麼？」

「我的意思是要他先做事，後給錢，以人頭計算，殺一個五千，殺兩個一萬，人愈殺得多，錢就跟着增多，最好把那般傢伙統統殺光，豈不是省去我許多痲煩了麼？」

松井說得洋洋得意，金玉枝的頭連搖了幾搖，他心中暗說：

「這個老傢伙，算盤越打越精，拿人頭來換他的錢，不要說丁超人不肯做，就連我也不會答應他，乾脆，把他擋了回去再說。」

金玉枝繼續搖着頭，說：

「乾爸爸，這件事，恕我不能從命，丁超人的皮氣我摸得太清楚了，這種拿人頭做買賣的事，殺了他，也不會幹的。」

松井兩眉一聳，一臉凶殺之氣，說：

「要是丁超人不聽話，我派人把他抓了來，宰了他。」

金玉枝見他滿面凶光，暗自一笑，和聲說道：

「你是要他替你辦事，還是要殺人呢？」

「他不聽話，我就把他宰了。」

「你的辦法不太講理了，乾爸爸，那丁超人是從槍林彈雨中打滾出來的人，你同他來硬的，他會怕你嗎？頂多，他不在港九兩地混，萬一，他一怒之下，也投到地下工作圈子裏，那該怎麼辦？」

松井雖是個老粗，也還懂得輕重，他把大拇指一翹，說：

「乾姑娘，眞有妳的，好！好妳說的話有道理，不錯，不錯。」

他連連稱讚金玉枝，用手一抹她的下巴，又說：

「妳先去問問他，要多少，來找我兌現就是！」

金玉枝滿意地離開特務機關總部，其實，她對這件事，頗費躊躇，她不想丁超人去做這項工作，那是一個在刀尖上打轉的事，一不小心，立刻就會身首異處的。

然而，這件事她已答應了松井，如果專爲騙松井的錢，那是自討沒趣，松井那個人是幹什麼的，他會永久朦在鼓裏不知道麼！

她回到太子道寓所，祇見丁超人與一個陌生面孔交頭接耳，似乎在研究一個問題，見了她推門進來，兩人的話倏然而止了。

她等丁超人將那人送走，倚靠在沙發上，劃着火柴，點起一枝煙，緩緩地吸着，直向口裏吐出的白霧出神。

「玉枝：妳累了嗎？方才那個特務頭子找妳談什麼？」丁超人輕鬆地走了過去。

「嗯」！他找我商量一件事。」金玉枝仍然吸着煙，說：「這是關於你的事，令我非常爲難呢。」

丁超人猛地一驚，他在暗想：「我的事，難道松井已知道了？難道是金玉枝已竊破我的行動，去向松井告密了嗎？」

他心裏雖在打鼓，臉上却一點不露神色，兩隻巨眼閃閃發光，盯在金玉枝面上。

「關於我的事，他催詢那兩家賭場的事麼？」丁超人故意扯到賭場上面，試探着說。

「賭場的事與他有什麼關係，又不是他拿出的錢，他才管不着呢。」

「三個月的收入，不是一個可觀的數字嗎？他爲了這筆收入，不能不關心呀！」

「那是瞎扯的。」金玉枝到此刻說了實話：「現在你的女兒反正已不在手中，管他的，賭場開不開，管他什麼事。」

「那麼我還有什麼事礙得着他嗎？」丁超人若有所悟的說：「啊！是秋華被人家刼走了，他沒有討到便宜，把這口氣出在我的身上？」

金玉枝噴了一口煙，發急道：

「不要亂猜了，完全都不對，他說的事連我似夢也沒有想到的。」

丁超人心裏有鬼，頭皮發炸，他想：「如果自己現在做的事被松井偵查清楚，如果松井與金玉枝有了聯繫，那麼，自己目前的安全就成問題了。」

他不敢再往下問，他怕聽到對他不利的話，於是，他背轉身子，向窗口那面走去。

「不要走呀。」金玉枝神情不安地地叫着：「我還沒有把話同你說呢，到這邊來，我們好好地談談。」

丁超人一生老謀深算，他揣想這回事一定弄糟了，糟到不可收拾地步，兩家賭場的事，原不是自己的資本，有沒有，到沒有關係，不想女兒秋華還沒有見着面，自己的生命又成問題，難道還要再度去過那流亡的生活嗎？

他心裏在轉着念頭，萬一金玉枝說出可怕的消息，打算怎樣去應付她。

於是，他持身子再轉回來，臉上旱顯着苦笑，沉聲說道：

「是什麼天塌不來的事，要這樣大驚小怪的，妳大聲在叫，我還會聽不見嗎？」

他已經口不應心，舌頭已在嘴裏打滾了。

金玉枝看他滿頭大汗，一臉尷尬之色，不由嗤地笑了出來，說：

「誰在大驚小怪的，你看你，我一提到松井，你就緊張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」

丁超人用手一抹額角，果眞汗出如漿，他下意識地嘆了一口氣，說：

「妳說吧，好漢做事好漢當，我丁超人做錯了事，一人承當，決不含糊。」

「好了吧，你替我省省吧，你做了什麼虧心事，要這樣發慌，你現在倒底是老了，說起話來，顚三倒四的，看你這副神情，不知道的，還以爲你剛才殺了人呢。」

丁超人這才聽出她的口氣，微微一笑，說：

「我快到五十啦，望五十邊上數的人，當然是老了，看樣子，我已不經事了，妳年紀還青，又有錢，假如我死了，妳還在風頭上呢。」

金玉枝睨了他一眼，不耐煩地說：

「人家同你談正經的，少說廢話，我倒杯酒給你定定神，慢慢地談吧！」

她輕快地走到酒櫃上，斟了兩杯威士忌，送了一杯給丁超人，愉快地說：

「我好久沒有陪你喝酒了，俗語說：」天陰打孩子，閑着也是無事。」來，我們乾杯。」

丁超人舉杯一飲而盡。他看着金玉枝也乾了杯。他將兩手向上一伸，舒了一口氣，說：

「請吧！松井他說什麼，說出來，我們研究研究。」

金玉枝是不慣飲酒的，吃了一杯，已經醉意盎然，風情萬端，愈發顯得嫵媚，她用手理了下秀髮，輕輕一笑，說：

「假如我說出來，你聽得不順耳，假如你認爲我不該多這件事，我不是豬八戒照鏡子，裏，面不是人嘛？」

丁超人愈聽愈糊塗。不知她肚裏壞着什麼鬼胎，愕然向她緋紅的臉上一顧，說：

「不要緊，我同妳有什麼不好商量的事。祇要妳同我站在一條戰線上，松井那傢伙，還不好對什麼！」

「他呀！他要我叫你替他辦一件事。金玉枝慢慢吞吞地說：「要錢，他不在乎，祇要你答應他，要多少，他會照付的。」

「什麼事嘛？」丁超人見她吞吞吐吐地，催着問：「祇要我能辦到的，有妳在中間穿插，還不是一句話嗎！」

「你說話可算數？」金玉枝抓住他的話題，緊逼着問。

「我們跑江湖的，別的談不到比人高一等，就是重視諾言，玉枝，妳說吧，不要兜圈子了。」

金玉枝將手中的煙蒂向煙缸中一擲，把口裏餘煙吐盡，慢慢地說道：

「松井要你爲他們特務機關效力，看見香港政府地下工作人員，見一個殺一個，見兩個殺一雙，我想，他們那般人最近在港九兩地鬧得也太不像話了，前兩天車站爆炸案，正兇沒有抓着，連累老百姓，我知道你是個嫉惡如仇的人，所以就代你答應了，你……

……你會說我多事麼？」

她以爲丁超人聽了會驚訝，必有意見，那知丁超人毫無不良反應，低着頭，看他臉上的表情，絲毫沒有爲難之色。

其實，他正在暗自欣喜，剛才他的頂頭上司四號來，就是同他商談一件事，要他利用金玉枝的關係，與松井聯絡，打進日本特務機關總部，不料金玉枝現在說的，正與他的計劃不謀而合，所謂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」。丁超人當然是不會反對她所提的事了。

但是，他不能這樣輕易的允諾她，他怕她生起疑心，於是，他故作矜持的神態，眉頭緊蹙，一臉難以捉摸的表情。

「這件事也實在不能怪你作難。」金玉枝又補充着，說：「你的爲人是不輕易決定一件事的，既然答應了，就得去做，你的毛病我還不知道嘛？你慢慢考慮一下，香港政府與松井那邊你利害如何？」

「那還要考慮嗎？香港政府拿我當成一個逃犯，現在我能出頭露面，自然是松井所施予的恩惠，他要緊一下，我就兜不轉了。」丁超人從衣袋裏掏出一枝雪茄煙，燃着火，猛吸了兩口，又說：

「現在地下工作人員，鬧得烏煙障氣，聽說他們組織嚴密，力量相當雄厚，松井要我找他們，就是這樣空口說白話，叫我赤手空拳去同他們鬥法，那玩笑簡直開得太大了。」

「他不是你開條件嗎？」金玉枝說。

「光是錢是辦不了事的，太太，妳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兒戲了。」

「除了錢，還要什麼？」金玉枝訝然着說。

「還要武器呀，還要他給我的保障，那麼我就可以放手去幹了。」

金玉枝倒底是個女人，不懂得這些，於是，她的頭連點了幾下，說：

「好！我去同他說，要他答應你的條件。」

丁超人却把頭連搖了幾搖，說：

「妳去同他說，轉彎抹角的，決定弄不清楚，乾脆，他要找我辦事，讓我去見見他，以後有問題，我同他直接解決，要幹，就大大的幹一下子。」

金玉枝猶疑了片刻，說：

「你眞的要見他嗎？松井這個人皮氣可不好纏，假如話不投機，怎麼辦？」

丁超人微微一笑，說：

「太太，妳是怕我直接同他談判，妳從中揩不到油，是嗎？放心吧，錢還歸妳經手，我不會擋妳財路的。」

他這兩句話，把金玉枝說得粉頰通紅，楞了一下，說：

「好！就這麼辦，我去找他，要他召見你。」

跑馬地日軍特務機關長會客室裏，丁超人在裏面坐着，他這次是奉召而來的，既沒有搜身，也沒有經過盤查，顯然與上次不同。

他坐在沙發椅上，吸着烟，他在等松井，他在盤算他的計劃。

今天松井在軍部開會，忙裏偷閒地趕了回來，一進門，戎裝未卸，就跑到會客室來找丁超人。

松井伸出一隻蒲扇大的手，打着哈哈，緊緊把丁超人的手揑着，說：

「久違，久違，你的事，我已聽我們乾姑娘說過，你能爲我們皇軍效力，好極了，好極了。」

丁超人尷尬地向他報以微笑，說：

「機關長，你帮了我的忙，我丁超人感激不盡呢，你的命令，我還敢說個「不」字嗎？祇是女人家不懂這裏面的過節，所以我才敢冒昧地來晉謁你。」

「啊！啊！不要緊，我這裏今後你可以常來，人家不知道的，說我這裏是閻羅殿，把我描寫成五殿閻王，丁老兄，你說，你說，那不是太混賬了嗎？」

丁超人並不理會他說這些，祇向他微微的笑着，松井說得興奮起來，他拍着丁超人肩胛，哈哈大笑，說：

「我同你交個朋友，我們不是外人，我發一張紅「拍司」給你，以後你來見我，就不會麻煩了。」

丁超人受寵若驚的點點頭，說：

「機關長，你眞是個爽快人，我願意爲你效命！」

「這些時候，我被那般狗孫子，可要够了，我們皇軍人手不够，所以我想到你的頭上，再說，你同我們乾姑娘的關係，我大大的放心你，祇要你多殺他們幾個，我會請天皇給你一個褒狀，嘿！哈！哈！哈！」

丁超人沒有想到這個平時殺人不貶眼的魔王，竟是這樣天眞，從他身後看去，這間會客室有兩道門，每個門口都站着兩名荷槍實彈的衛士，於是，心中在想：「你不要把他看得太簡單了，如果要想對他下手，那無異是自取死亡呢！」

「機關長，」丁超人親切地叫着，「這件事，你能放手叫我做麼？」

松井白眼一翻，說：

「我松井的說話，還會不算數，我請你來，當面商量，你有條件儘管說，我馬上下條子，要錢有錢，要槍械，我派人帶你到庫裏去拿，丁老兄，我够痛快的吧？」

丁超人沉吟了半響，在身上掏出一個單子，雙手遞給松井，說：

「錢的問題事小，對付那般人，第一就是武器，這張單子請機關長過目。」

松井用一隻右手的大食兩指捲着仁丹鬍子，兩眼盯在單子上，口裏念着：

「新式手槍二百枝，手提機槍五十枝，衝鋒機關槍二十枝，手榴彈一千枚，炸藥十噸……………」

他瞇着兩隻肉眼，心裏在說：「這不是要造反麼？小題大做。我有這些武器給他，我不會自己去幹？」

他把單子揑在手裏，沒有發怒，瞪着眼說：

「丁老兄，你眞是個外行，不是我松井說句大話，當年我在你們貴國東三省幹地下工作，一共祇領到幾十枝槍，居然給我幹得轟轟烈烈的，那時的環境比現在可困難的多了……………」

他在敘述當年的事，臉上浮起優越的光彩，接着，他又說道：

「我是幹特務起家的，幹特務的，要眞眞假假，虛虛實實，以少打多，以寡敵衆，丁老兄，我不是責怪你，因爲你不是幹這個的，好吧，我酌量發給你一些槍彈，你先去

試試，如果有成績，我們再商量。」

他不在徵詢丁超人同意，隨手在軍衣袋上取下一隻墨水筆，在原單子上批着：

「派丁超人在本部外圍工作，酌發手槍二十枝，隨時與本部九龍支部聯絡。」

他向站在牆角的一個便衣衛士一揮手，說：

「你把丁先生帶出去辦這件事，照呼庫房裏儘速將槍枝撥給他！」

他轉臉很倨傲的對丁超人一揮手，人已走出了會客室。

丁超人的目標沒有達到，但是他並不灰心，他倒底在松井手裏取得了武器，他同松井聯繫的任務也從此展開了。

田青的槍傷已經恢復，他還不知道丁超人最近情形，蛇有蛇道，鼠有鼠路，他近來已跟軍部幾個小脚包搭上了線，他在海景大樓，耀武揚威，眼睛長在頭頂上面，早已不把丁超人放在心上了。

一個在黑社會裏混的人，一旦有軍部裏的人撐他的腰，早就得意忘形，他頤指氣使地對他的爪牙魏五說：

「老魏，這幾天對海那邊情形怎麼樣？有消息麼？」

「老板，聽說那個姓丁的最近已發麻了，在九龍招兵買馬，兩家賭場已修得差不多了，他那份氣派並不輸我們呢！」

田青聽了兩道濃眉直了起來，說：

「炒臭蝦子，稱他的骨頭，看有幾兩重，我不是不找他，前些時候，我沒有站住脚，紮定根，現在，哼！八個姓丁的，我田青也得打垮了他。」

魏五是由賭場裏老鼠混出來的，他跟了田青多年，一直沒有出頭，現在毛朋，馬一鳴一死一逃，蜀中無大將，他也竄起來了。

論他的胆子也不小，手條子也够辣的，他在田青面前還沒有顯露過，現在難得有這個機會，察言觀色，他知道田青心裏在想什麼。

「老板，我不過是說說，丁超人是個什麼東西，就憑他那兩手，能同你老大比重嗎？不是我捧你的場，祇要你歪一歪嘴，他就會吃不了兜着跑啦！」

「嗯！我昨天也同軍部方面談起過，他們決對支持我把丁超人幹掉，要不，我這口氣能嚥得下去嗎？」

「老板，你現在人高馬大的，可不要再自己出面了，軍部方面既然支持你，何不叫

他們動手，那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嗎？」

田青肚子有數，他認識的那幾個小角色，祇能充面子，做幌子，要叫他們動手去殺人，還不是那種材料。

他衡量魏五一眼，說：

「你能擔當這件事嗎？魏五，我怕把你打發過海去，也同馬一鳴他們一樣，肉包子打狗，有去無同。」

魏五是個草包，加之他也想在田青面前露上一手，現在被田青拿話一激，跳了起來，說：

「老板，人不可貌相，我魏五不混不混也在黑圈子裏混了頭二十年，丁超人就是頭上生了角，我也要同他去碰碰。」

「慢着，你要去當然我最放心。」田青看他一副激昂的姿態，表示欣慰說：「這樣，你把小黑三帶去，他比你機靈，再說，動起手來，多個把人，總是好的。」

「小黑三，是個什麼玩意，毛頭小伙子，老板也太看不起人了。」魏五心裏在說。但是，老板既經把話說了出來，便不好反對，當時沒有出聲，田青又說：

「你這趟過海到九龍去，是打出我最後的一張王牌了，准贏不准輸，合着命去同丁超人拚，希望你大功告成，同來我提升你做紅寶賭場的總管。」

田青是有一手的，他摸透魏五的心，他知道祇有拿地位來覊縻着魏五，這樣，魏五是會拚死去賣命的了。

「小黑三，這趟過海到九龍去，我可不能聽你的，老板看得起我，全權委託我去辦，你要打小報告，把事情弄僵了，我魏五可不是好惹的。」魏五在向小黑三下警告。

小黑三是田青的心腹，年紀還不到二十歲，田青因爲給毛朋和馬一鳴的事弄怕了，他派小黑三跟着魏五，一半是監視的性質。

田青怕魏五拿了錢不辦事，更怕魏五被丁超人收買過去，所以他派小黑三監視他，在田青來說，已經是做得面面週到，不想就因爲他這一着走錯了，事情也跟着統盤失敗了。

魏五帶了小黑三到九龍，前幾天幹得非常起勁，成天馬不停蹄的到處亂轉，茶樓，酒肆，各處賭場，偵查丁超人，每天也到紅勘，吳淞街兩處新房子去兜圈子，日夜不停，可是，就沒有查到丁超人一絲線索。

跑了幾天，魏五的氣餒了，躲在旅館裏，成天躺着，叫姑娘，抽大烟，荒唐得無法無天。

小黑三看得太不順眼，說：

「魏大哥，老板在等着你的消息呢，你成天不出門，那個姓丁的會送到旅館裏來麼？假如你不想幹下去，乾脆，我同你囘去交差，不得了嘛！」

「你管不着，小兄弟，」魏五躺在烟舖上說：「我過橋比你走的路多，老板同我的關係你還沒有摸清呢，我交差不交差，管你的屁事。」

小黑三被他聲斥着，沒有開口，年紀青的人，倒底沉不住氣，用手一指魏五，大聲說：

「不要在臉上貼金啦，你的那一套誰誰不知道，這兩天老板才看上了你，給你幾分顏色，你就把大腿翹着，認不得你是老幾，哼！你要再不識相，對不起，魏大哥，我小黑三不能跟着你被黑鍋，我……」

魏五把烟槍向牀上一扔，說：

「你要怎樣？」

小黑三也不服輸，說：

「我向老板報告，說你在旅館裏抽大烟，玩姑娘，要老板叫你囘去。」

魏五從烟舖上坐起來，說：

「噢！好小子，你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，你敢向老板報告，我就敢斃了你。」

小黑三是個初生之犢，又是田青的親信，那裏會買魏五那門子窮賬，順手在桌上抓起一把茶壺，對準魏五擲了過去。

魏五的頭一偏，一把茶壺剛剛落在烟盤子上面，砰！的一聲，把烟燈，烟膏打得滿床飛舞，七零八落。

魏五一看可急了，把他吃飯的冲掉，比要他的命還急，他迅速地掏出腰間的槍，對小黑三比着，「你動，你再動，我打死你。」

小黑三一看他掏出手槍，光棍不吃眼前虧，掉轉身子，準備向門外走去。

「不許走，好小子，你爬到老虎頭上來啦！」魏五把槍端着說。

他倒底不敢開槍，在旅館裏人多口雜，鬧出人命，可不是玩的，小黑三祗有低頭服輸，氣呼呼地囘坐在椅子上，說：

「魏大哥，算我錯啦，我本來是一番好意，現在事情沒有辦好，假如我先同你火拚，我也對不起老板呀！」

魏五怒氣未息，把槍向褲帶上一插，說：

「老板！老板！你拿老板來吓唬我，我姓魏的就不吃這一套。」

第二天，天剛矇亮，魏五吃了一夜的烟，他敞着房門，兩隻眼睛直看着門外出神。

一個穿黑衣短衫的溜了進來，一進門，劈頭就問：

「老魏，是你一個人嗎？」

魏五用手一搖，噓了一聲，又用手指着左面的房子，低低的說：

「還有一個黑小子，他年紀青，貪睡，所以我約你這時候來。」

他說完，悄悄地走下煙舖，將房門掩上，指了一指煙舖，說：

「小張，你混的不錯呀，先抽兩口提提神，我們慢慢的談個痛快。」

那小張左眉一揚，一側身，躺了下去，一口氣抽了五六口，對着茶壺嘴子，飲了幾口茶，說：

「老魏，你過海來了幾天啦？怎地不早送個信給我？」

「還要說呢，小兄弟，那黑小子成天盯着我，連上毛房也跟着，要不是昨天夜裏他偷着過海去報信，我那裏抽出時間來啦！」

「那麼你現在要怎樣打算？」

魏五輕聲一嘆，說：

「看情形，田青那邊的飯是吃不成了，就算黑小子不去報信，我這樣在旅館裏呆着，還能回去嗎？」

他兩眼凝視着小張，頓了一下，又說：

「小張，你倒底混得怎樣？有辦法，提携提携你老大哥才對吧。」

小張似乎是多抽了幾口，昏淘淘的，閉着眼養神。

魏五在房裏打了一個轉，沉不住氣，點了一枝香煙吸着說：

「除非把那個姓丁的幹掉，否則，我就完了。」

小張猛的兩眼一睜，閃出了亮光，說：

「老魏，你是在找死嗎？丁超人，丁老大，你敢隨便亂提，他老人家現在是什麼身份，今天碰到是我，換了別人，子彈早把你的胸膛貫穿了。」

「他不見得有這樣厲害吧！」

「哼！我現在也不想同你多說，你祇要在這裏多呆兩天，就知道他的厲害了。」

「你是說他會發現我的行踪？」魏武已有寒意，抖顫着說。

「那還不簡單嗎？我小馬現在就可以把你帶走？」

魏五驚愕地向小馬瞥了一眼，勉強一笑，說：

「不要開玩笑了，小兄弟，我同你過不着這個！」

小張的臉色一沉，說：

「誰同你開玩笑，丁老大是我的頂頭上司，你要算計他，我不帶你，帶誰：」

魏五這時已驚得面無人色，小張是他多年的弟兄，沒有摸清他的底細，祇望找小張來想個辦法，現在，引狼入室，啼笑皆非。

小張看他滿面苦容，乾咳了一聲，說：

「老魏，不要急呀，你不是爲了田青的事進退兩難麼？祇要你一句話，我可以救你！」

魏五心中一喜，不由地雙手抱拳，一拱到底，說：

「小兄弟，實不相瞞，那黑小子昨天夜晚去打了小報告，今天我就要上油鍋，田青那塊料，手辣心狠，一翻臉，我就活不下去了。」

他說得血淋淋，彷彿立刻就有被田青宰割的神情。

「老魏，想不到你會這樣窩囊，提到田青，你已嚇破了胆，你這副窩囊神氣擺出來，我們丁老大也是看不慣。」

「小兄弟，不要扯了，你說救我，怎樣地救法，再等一下，隔壁的那個黑小子醒了，我們就不好往下談了。」

小張神氣十足，閉着眼，想了一陣，說：

「這件事我也不能做主，等我向上面請示後，等兩天我來通知你。」

魏五知了他在賣關子，眼珠一轉，在袋子裏掏出兩叠鈔票，往他面前一放，說：

「少幾個，你帶着去抽煙，我即到要離開這裏，約個地點見面。」

小張看見鈔票，也不客氣，立刻往袋子裏一塞，說：

「你跑了，隔壁那個小子吧？」

「讓他去，他有兩條腿，不能走嗎？」

「他是田青的什麼人？」小張說時已面露殺機。

魏五已揣摸到他的神色，說：

「算了吧，他年紀還青，讓他多話幾年吧！」

「不！把他幹掉，老魏，你怎麼活回頭啦，這樣拖泥帶水的，以後還能辦大事麼？」

魏五無可奈何的說：

「一切悉聽尊便！」

「好吧，中午十二點，你把他帶到九龍塘巴士站，我們在那邊見！」

於是，小馬的影子就消失在魏五的房裏了。

第十二章　惡夢驚魂

魏五一看時間還早，又回到煙舖上抽了幾口，兩眼合上，細細地咀嚼方才與小張談話的內容。

「當眞小張是有辦法了嗎？」他自忖着說：「他不會寃我吧？」

他緊張過度地再也睡不着，心裏想道：「我同田青的緣份是已經了啦，無緣無故地要派一個小黑三來盯着我，這不是要我向他倒戈嗎？人家丁超人丁老大決不會像他那樣疑心生暗鬼地，不相信人，說不定從今天起。是我魏五紅運高照，跟着田青，倒他媽的霉，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來。」

他越想越覺得前途遠大，祗要自己在丁超人那裏賣弄兩手，從此一帆風順，是意料中之事。

想到這裏，認爲小張要幹掉小黑的辦法是對的，幹掉小黑向丁超人那邊去做見面禮，這不是苦肉計，這樣更會使丁超人相信，而被他重用了。

魏五一生確實沒有走過運，好容易這趟在田青前討下這個差事，祗望從此青雲直上

，不想被小黑三給砸碎了，他恨小黑三恨之入骨，準備小黑三起身，把他帶到九龍塘巴士站，交給小張，早點把他幹掉，以消心頭之恨。

他不知是興奮過度，還是大煙抽過了頭，一直無法合眼，索性坐了起來，在房裏來回走着，正當他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團團亂轉，房門牙的一聲，輕飄飄地有個人走了進來。

他先是一驚，接着又是裂牙一笑，滿臉尷尬神情，嘻嘻一笑，說：

「老七，早呀，客人走啦？」

進來的這個女人，大約有了二十來歲，花名老七，是這個旅館裏常住着的接客姑娘，前兩天魏五一連同他睡了幾晚，沒有結賬，今天一早她是來討錢的。

「老魏，客人走不走，你管不着，今天找你來結賬的，我等着錢化呢！」老七板着臉孔。

魏五見她來勢不對，心裏眞着了急，他腰包裏錢，剛才全部掏給小張，他把老七這回事給忘了，眼珠一轉，裝着大肚皮說：

「老七，妳忙什麼，這幾個錢我老魏眞沒有放在心上，反正我今天晚上還要叫妳條子的，再陪我睡一晚，該多少，一塊算，妳們的辛苦錢，我能少掉的嗎？」

他滿臉寒傖，想把老七打發走了，說完，向舖上一躺，想不理她。

「喲！你們化錢的大爺們，眞有你的，今天推明天，這種錢，能欠賬嗎？老魏，我同你推開窗子說亮話，今天不給錢，哼！就是不成！」老七看出他的底子，故意不放鬆他。

魏五倒底理曲，要想發作，又把話呑了回去，祇得陪着笑臉說：

「老七我們也不是一天啦，妳早不要，遲不要，偏偏今天一早來要錢，說實在的，我這個人就是迷信，大清早的，什麼事都好談，就不談錢，我們跑江湖的，還不是同妳們一樣，什麼事圖個吉利，老七，妳先回去，晚上來，要多少，我姓魏的決不含糊，照數奉上。」

「不成不成，現在要定了，」老七不理他那一套，大着嗓子，說：「你想欺負我們娘們，這是什麼錢，能推三推四的，老魏，你黑吃黑，也不能吃到我們女人褲擋裏來了。」

魏五是個在黑社會打混混的，什麼都不怕，紅眉毛，綠鼻子，他都敢碰，就是睡女

人不給錢，最使他尷尬，如果傳了出去，那這個人就丟大了。

他越怕她叫，她越是高着嗓門在喊，祇聽老七又在掀他的底牌，說：

「我陪了你三夜，你像個餓狗一樣，一晚上爬上七八次，那一夜我不侍候你到天亮，我們女人家貪的什麼，還不是貪幾個錢，現在你爬過了，裝狗熊，同你要錢，說是迷信，哼，眞不要鼻子………」

魏五怕她說下去聽不入耳，實在難聽，又怕隔壁小黑三聽到笑話，用手在袋子裏一陣亂摸，僅僅掏出幾張小票，他深悔方才不該將鈔票全部送給小張，急得額角上的汗，如同黃豆大落了下來。

「我簽個字給妳，該多少，我即刻過海去拿，妳也不是不知道我同田老板的關係，說一不二，要一千，他不會給我五百，老七，給我留上面子，俗語說：「一夜夫妻百夜恩。」我們已經是三夜夫妻了，請妳看在這點份上，不要抓破我的臉，好嗎！？」

同妓女談這些，有如對牛彈琴，老七見他已軟到了底，冷冷一笑，說：

「給不給，憑你的良心，好，你現在過海去拿，我在這裏等你。」

這一着，更厲害，他現在不能走，他還有要緊的事要辦，就是走了，也沒有地方去拿錢，他急得從床上跳了起來，對着老七只拱手，說：

「老七，請妳饒饒我吧，請妳鬆一手，我老魏過兩天來同妳換季，說話算數，妳等着瞧，看老魏是不是半吊子。」

老七看他額頭靑筋暴起，知道他眞的沒有錢，炸不出油來，她們幹妓女的，就怕這種人，兩脚一跺，冷哼了一聲，說：

「好！姓魏的你還要混下去，我老七就不怕你不給錢。」

她說完，又輕飄飄地走了。

魏五等她一出房門，唾了一口吐沫，暗自罵道：

「該死的女婊子，我老魏要是被妳觸了霉頭，我不來撕你皮，才怪吧！」

他原來的一團高興被老七鬧跑了，有氣三口，無氣還是三口，他素性又躺在舖上抽了起來。

「空子鴻福齊天。」他自言自語地說：「童言婦語，百無禁忌，說不定我這個霉運，被那婊子冲跑了，就此一步登天也難說吧。」

他還是不放心隔壁的小黑三，老七的那些髒話，要是被小黑三就聽見了，不會被他

笑掉了牙才怪呢。

他一看時計，已是十點，離開他同小張約會，愈來愈近，他一翻身，從煙舖上躍起，悄悄地走出房門，又悄悄地在小黑三房門上看去。

今天小黑三可眞奇怪，像一個蝦蟆在床上蜷着，呼呼大睡，睡得像死了一般。

他一縮頭，心中一喜，知道方才老七的事，沒有被小黑三聽見，他在長廊上兩頭一看，冷靜靜地，旅館裏的客人俱都仍在睡鄉，沒有起身。

他轉身回到自己房中，一夜未眠，人已疲乏，兩手伸了一個懶腰，一倒頭睡了下去。

他睡得又甜又熟，彷彿覺得他已走到九龍塘巴士站，他看見小張手裏拿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，他從人頭面孔上認出是小黑三，祇聽小張對他說：

「小黑三被我宰了，走，我們拿這顆人頭去見丁老大，頭是我殺的，見了丁老大，你可不准奪我的頭功。」

他心中在暗想：「原來小張也是個心狠手辣的傢伙，他把頭功搶去了，我呢！丁老大會重用我嗎？」

兩人走着，天已大黑，小張帶他所走的路，崎嶇難行，山野荒地，鬼哭神嚎，他再一回頭，看見小張手上提着的那顆血淋淋的人，兩眼翻動，不禁使他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。

他忍不住一拉小張衣角，說：

「小兄弟，你帶我往那裏走，這條路裏面全是墳地，是公墓地方，難道丁超人丁老人會住在這裏麼？」

小張盛氣凌人，把手裏人頭向他一晃，瞪着兩隻大眼，說：

「你懂得什麼！我們丁老大現在是什麼身份，這裏是他秘密機關地方，如果不是我帶領你來，你能摸得着嗎？」

他一想也對，丁超人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，了不起的人，就要住了不起的地方，他覺得自己少見多怪，誠惶誠恐的隨着小張往前走去。

「到了。」祇聽小張在說：「小心點，我們丁老大可不是你們田老板，見了面，少說廢話，翻了他的毛，他會把你殺了的。」

他毛骨悚然地把頭一抬，那裏是什麼丁超人的秘密機關，祇見一座墳墓，裏面放着

兩具棺木跳出兩個披頭散髮，滿面鮮血的惡鬼，向他撲了過來。

他大叫一聲，正想轉動，兩條腿已被人緊緊縛住，再一抬眼，立時嚇得魂不附體，週身侵在冷水裏邊了。

「還有什麼說的麼，老魏，有人密報你私通丁超人，不會冤枉你吧！」紅寶賭場的二號打手金三說。

魏五知道事態嚴重，他還想找他的槍，那知兩條膀臂已被縛住，不能轉動。他狠狠地向小黑三盯了一眼，咬牙切齒，小黑三不想與他多談，一轉身，走了過去。

「好！沒有說的，你們帶我去見田老板，小黑三公報私仇，我要向田老板解釋！」魏五仍在作最後掙扎。

「那麼是冤枉你了？」金三說：「那麼今天早上那個姓張的來也是冤枉你的？好漢做事好漢當，老魏，夠種嗎？」

魏五見金三還出了娘家，俯首不語。

金三用槍柄在他肩上敲了一下，說：

「還要見田老板嗎？鑽石山，青山道，隨便你挑一個地方，我金三決定夠朋友，不叫你多挨一槍，就是啦！」

「好吧！虎落平陽被犬欺，金三，今天栽在你手裏，沒有說的，你瞧着辦吧！」

金三把他兩條腿鬆了綁，獰牙一笑，說：

「老魏，我們到鑽石山去吧，下面車子已預備好了，走吧！」

魏五這時還希望小張來看他，現在，他唯一的希望，就是小張可以挽救他的生命，但是，小張沒有再來，直到他走到末路，也沒有再見着小張的影子。

魏五這件事發生後，更使田青感到失望，他覺得他身邊沒有一個人可以爲他辦事，要消滅丁超人，除了他自己親自出馬之外，好像沒有一個可靠的人了。

他徬徨無計，他要充實自己的力量，否則，不進則退，終有一天他要被丁超人打垮的。

他想起多年前同他共過患難的把弟兄陶恨天，這個人在西環一帶有潛在的力量，近幾年他們意見不投，沒有穿還，他決意去拜訪陶恨天，他想，要對付丁超人，祇要這種人才是對手。

「老田，你不要在做夢啦，前兩年你把陶恨天逼得無路可走，現在又去找他，不是自討沒趣嗎？」他的大太太柳三娘在提醒他。

「不！不會的，老陶那個人跟我有交情，同時，他也恨丁超人，我們是老兄弟啦，只要我去找他，那不等於低頭認錯了麼？」田青自信地說。

「那麼，你也不要太大意了，陶恨天的皮氣同你一樣，又臭又硬，假如話不投機，怎麼辦了」柳三娘說。

「不要緊，這趟是我去找他，他硬，我不硬，祇要他答應去幹掉丁超人，叫我替他磕頭認罪都行。」

他已下定決定，不管誰，祇要能把丁超人毀掉，其他一切犧牲，在所不惜。

這天，他帶了兩名貼身保鏢，直趨西環，這條路他過去是常來的，陶恨天就住在金陵酒家靠近一條窄巷子裏，他老遠的就叫司機把車子停下，緩步當車，從金陵酒家後身彎了過去。

他們還沒有走上幾步，祇見一堆人圍住一個賣草藥的郎中，每個人均在聚精會神地聽，那賣草藥的却在指手劃腳的說，把一些人俱吸引住了，人越聚越多，那條街上擠得水洩不通。

田青想穿越過去，被人潮堵住，他也覺到好奇，也夾在人叢中伸頭向裏面看去。

只見那個賣草藥郎中，花白鬍鬚，大約有五十以上，手裏拿着一瓶丹藥，對衆人說：

「吃了這瓶藥，可以不懼刀槍水火，同時，益壽延年，長生不老。」

不懼刀槍水火，長生不老，都是一時無法應驗的事，觀衆半信半疑的在聽他說，却沒有一個掏腰包去買他的藥。

祇聽那郎中又在信口開河的說道：

「老夫一生被槍打了七次，一百年前洪楊在金田起義的時候，曾經被他們亂槍掃射，因爲吃了這個藥，子彈打在身上，又蹦了回去，那時他們把老夫當做神人，現在老夫已經二百餘歲了。」

說完，哈哈一笑，有些人不相信他的說話，拉住他的一個年青助手，問道：

「他說的可是眞話？」

那年青助手故作神秘地向衆人看了一眼，說：

「我不能說：我跟了他已經快一百年了，從來沒敢過問他的事。」

於是，他的一攤子藥，登時被人搶購一空，田青也被那人說迷惑了，手裏拿了一張鈔票，硬要向那賣藥郎中購買一瓶，那郎中向田青窺了一眼，兩手連搖了幾搖，說：

「閣下印堂發暗，鼻準抹黑，死期將至，不用買藥了，快回去等死吧！」

田青一聽怒火大發，正想伸手向那郎中打去，祇覺臂肘被人托住，再一回頭，不覺大喜過望，道：

「大哥，久違了，我正來專誠拜候你呢，今天算便宜了他吧！」

他看見的正是陶恨天，穿着一身短裝，手裏搓着兩枚鵝卵石大小的鐵球，說：

「老二，你已四十開外了，想不到你火氣還是那麼大，人家跑江湖賣膏藥，你同他鬥個什麼閒氣？」

田青也哈哈一笑，說：

「他說得太氣人了，大哥，你說，憑我這樣強壯結實的人，一下子就會死麼？」

陶恨天把他拉到家裏，擺上煙燈，兩人一左一右的躺着，田青見他對於過去的事，一概不提，滿肚子高興，把剛才那賣藥郎中所說的話，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了。

「大哥，這兩年來混得怎樣？」田青關切地問。

陶恨天眼角向他一掃，說：

「混得好不好，還不是這當子事，你我老弟兄不談這些，我問你，今天大駕光臨，有什麼辦不了的事來找你老大哥麼？」

他們是拜把換貼的弟兄，陶恨天比田青大兩歲，所以他們稱呼與衆不同。

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大哥，你是曉得的，丁超人現在又抖起來啦，前些時，我受傷，這條命差點送在姓丁的手上，到現在爲止，我派出去的人，全軍覆沒，沒有一個回頭的，大哥，我實在被他逼得走頭無路，要不，我敢來驚動你大哥嗎？」

「嗯！這是當然的事，老二，你讓讓他，避避風頭不就得了麼？」陶恨天息事寧人地說。

田青斜眼向他一看，說：

「我原是這樣打算，前天我派魏五過海去，丁超人知道他是這邊派去的，並沒有難爲他，特地叫人給他帶個口信回來，大哥，你猜猜，丁超人說的什麼話？」

陶恨天以前同丁超人並沒有什麼過節，不過他們各行其是，各幹各的，後來丁超人

出了事，逃亡離港，談不到有什麼恩怨，所以他猜不出丁超人會牽到他的頭上，於是，他笑了笑，說：

「有什麼猜的，他同你有着不共戴天之仇，早晚想把你毀掉就是了。」

田青眉頭一揚，說：

「要是這樣，就不稀奇了，他把大哥你也扯上了，他說要把我們這幫人，殺得一個鷄犬不留，祇要跟我姓田的扯上關係的，都在他的對象之列呢。」

「哦！當眞有這樣的話？」陶恨天似乎有點疑慮。

「大哥，要不，我會來找你嗎？我是特地來送個信給你，我田青同姓丁的這個死結，是永遠解不開的，把你陶大哥牽在裏面，你還矇在鼓裏，我做兄弟的，知道這件事，能不向大哥你說一聲，好讓你有個準備麼？」

陶恨天深知田青是個詭謀多端的人，他恨田青撥動是非，無中生有，假如就憑田青一句話，去同丁超人火拚起來，那不會變成鷸蚌相爭，漁翁得利麼？

於是，他沉吟了一下，說：

「老二，我現在已是不想和人爭名奪利了，你看我息影這多年，黑道中的是是非非，恩恩怨怨，我一概不插手其間，就拿你老弟來說吧，前幾年那票紅貨，（他指的是紅丸）你硬要插上一脚，叫我損失三個整數，我一灰心，才洗手不幹的，老二，我不是舊事重提，要同你算賬，我不過是說說，咱們老兄弟見了面，還不是照常嗎？」

他不提丁超人的事，顯然對田青的話，並不重視，他仍然提及田青當年擠他的那回事，說着，說着，臉上的顏色已經不自然了。

田青一辨苗頭，格格一笑，說：

「大哥，我們的事還有什麼不好談的，你要用錢，那不是一句話，前幾年那當事，你損失多少？我做兄弟的還能讓你吃虧，過兩天，我叫人送過來，爲了這點事，還能叫你我弟兄傷了和氣嗎？」

「好說，好說，老二，我現在還不差錢用，我是隨便說說，這樣一來，你不會說我做大哥的貪財麼！」

陶恨天這個人老於世故，他看出田青想利用他去對付丁超人，他不想上田青的圈套，故意拿以往的事抵住田青，好叫田青知難而退。

田青見他把話題扯到自己頭上，滿口不提丁超人的事，生怕偷鷄不着蝕把米，雙眉

一蹩，也把話拉開了，說：

「大哥，善觀氣色，聽說你對這一門還是內行，剛才那賣草藥的郎中，說我印堂發暗，請你看看，有沒有幾分道理？」

陶恨天果眞兩眼一抬，眼神向田青臉上照了一下，不禁一凜，他看到田青不但印堂發暗，兩眼無神，中停部位一片烏黑，分明是雲遮月的氣色，大禍即將臨頭。

「老二，你近來生活不太正常吧，按照你目前的氣色來推斷，辦事決定不會順手，我看，你同丁超人的事，要避避風頭才對，忍住氣，躲過一百天，再出頭，就可逢凶化吉了。」

田青原是不相信這一套的，他原是無話拿話說，不想竟引出陶恨天這些不入耳的話，心裏一陣彆扭，他心中暗忖道：

「俗語說，錢能消災，財去人安樂，我何必將計就計，送他幾文，總要達到我來的目的，我就躲在海景大樓，丁超人的槍口再厲害，對我田青也無可奈何！」

主意拿定，轉臉一笑說：

「大哥的話可是眞的？照這樣說，丁超人叫人遞過來的口信就不假了。」

他似乎猶豫了一陣，又說：

「大哥，你不能眼看我做兄弟的吃虧呀，說實在的，我這口氣吞不下去，想來想去，這件事，祇有把大哥抬出來，光棍眼裏不揉沙子，大哥，祇要這件事你一點頭，任你開出多大的盤子，我兄弟決不還價。」

陶恨天見自己的船已入了港，暗中一笑，心說：

「不怕你田青毒辣，我要把我抛掉的從你手上找回來。」

意念一轉，哈哈大笑，說：

「老二，我們還談這些嗎？丁超人駡我，不用你說，我也會找他的，那是早遲問題，既然你提起，讓我考慮考慮。」

田青見他口風轉了向，不由一喜，忙着送過一枝香煙，又替他點着火，輕鬆地聳了聳肩，說：

「那還用考慮麼？難道大哥想被這個長命債，快刀斬亂蔴，把丁超人這件事先做個了斷，將來港九兩地的天下，我同大哥平分秋色。」

說到此處，他又故作神秘的道：

「不瞞大哥說，日本軍部那邊的路子，我已打通了，有幾個重要角色支持我，大哥，你拿出勇氣來，把丁超人幹掉，我保險你恢復過去的基業，要不，我把香港地盤讓給你，我去到九龍那邊開局面，你我弟兄，還有什麼說的，胳膊祇有向裏轉，魚帮水，水帮魚，我們連成一氣，你看怎樣？」

陶恨天原是個老謀深算的人，他吃田青的苦頭吃够了，現在被田青花言巧語，說得渾淘淘的，也不知是眞是假，反正他心裏有素，不管怎樣，先敲田青一筆，塡補以前的空檔再說。

他們各人打着自己的算盤，其實，天下事往往都是造化弄人，注定了的，田青想運用手腕，拿錢買命，結果他的命仍舊送在丁超人手裏，也就應了那賣藥郎中的一句話了。

田青死期已至，還不自知，他在等陶恨天開出條幅，在他想來，他這趟來找陶恨天，目的總算是達到了。

他兩眼盯着陶恨天，期望殷切，就等對方一句話，那知陶恨天猛然吸着煙，閉目養神，切始終沒有把要說的話說了出來。

——請看第四集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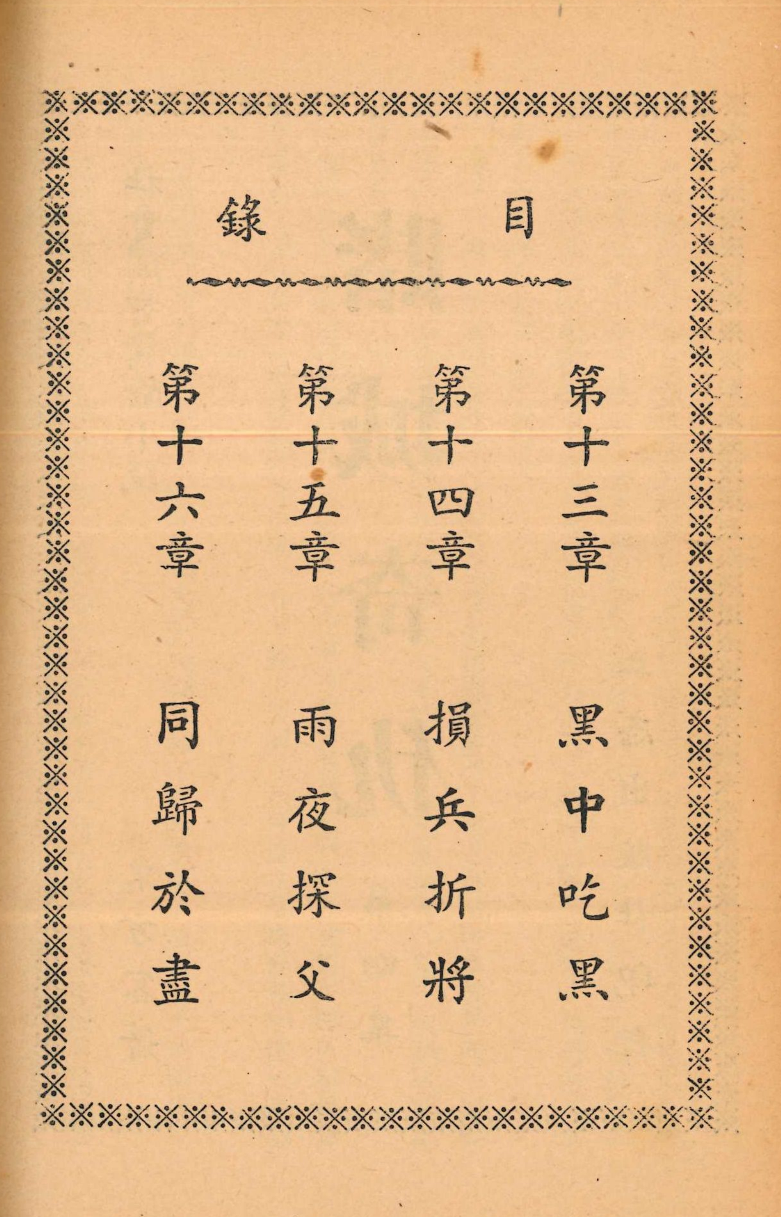
社會鬥智驚險小說

賭城奇仇

第四集

東方客著

立志出版社印行



目錄

賭城奇仇

第四集　東方客著

第十三章　黑中吃黑

田青見他合着眼，那裡還敢驚動他，在田青的想法，他們之間的關係，是拜把的弟兄，與衆不同，陶恨天一定是爲了這種關係，不好開口，所以才閉目思考，否則，他儘可把盤子開大些，還怕自己不乖乖地接受。

陶恨天倏地兩眼圓睜，嘆了一口氣，說：

「老二，你大哥我近來倒霉也算倒到家了，中環兩家米舖，在上個月頂出去了，還有一家小押店，週轉不靈，看情形，就在這三兩天要垮，你來得正巧，我先同你商量商量，能把我的那家小押店維持住了，給我安了心，丁超人的事，還不是一句話，別人怕他，我陶恨天三個字擺了出去，要叫他抖嗦老半天的呢。」

田青聽了一愣，知道他要獅子大開口，這時，陶恨天還未說出數字，兩人俱躺在烟

舖上，攤在那裡，沉默了大約有三分鐘，陶恨天看着田青不答腔，嘴唇微動，又把話嚥了回去。

田青看他欲言又止，倒底沉不住氣，問道：

「大哥：你那班小押店開在那裡？一時週轉不靈，算不了什麼，有個萬兒八千的，不就解決了麼！」

陶恨天見田青先把數字說出來，心想：「你到來得乾脆，像你這種人，不見棺材不掉淚，不趁這個時候拿住你，錯過機會，要想在你身上拔一根毛，那可就費事了。」

這兩個人，俱是狠脚，旗鼓相當，田青也是活該，送到老虎口裡來了，陶恨天摸透了田青的胃口，故意懶洋洋地，把個腦袋連搖了幾搖，說：

「老二，你那裡知道，我那間小押店吃下的黑利太多了，又因爲那兩家米舖一倒，一般存戶就慌了，成天有人來逼債，不是我應付得法，早就在西環站不住脚啦。」

他又故意「唉」了一聲，說：

「你是知道大哥我脾氣的，打腫臉充胖子，要是我一動脚，離開這裡，知道的說我是去找丁超人，不知道的還以爲我開溜呢！話又說回啦，像找丁超人這種事，你知我知，還能向人家去敲大鑼嗎？」

田青見他說得有理，把頭連點了兩點，說：

「對！對！想不到你大哥這兩年混得這樣慘，唉！大哥，你也太見外了，要是早點通知我兄弟一聲，還不是一句話，我能讓你大哥丟人嗎？」

「打碎了牙齒和血吞，老二，悶棍吃在肚裡，坍台的事我就不願意和人說，以前我做的是活門買賣，錢來得容易，如今，路子被阻死了，再說，日本人那邊，我是一竅不通，早知道你兄弟打通了，我也不會慘到這般田地，人在樹林裡，見不到樹，老二，我活回頭啦！」

他一半捧田青，一半訴苦，說得恰到好處，田青就吃這一手，難得陶恨天捧他，捧得他心癢癢地，左手一抹下巴，臉上顯出極得意的神氣，說：

「大哥：你這樣說，不是見外了嗎？你我弟兄有什麼不好說的，長話短說，你划算划算，差多少，說個數字，我來設法。」

陶恨天見他鬆了扣，一臉慷慨神情，眼珠一轉，用手指在比劃數字，隨着乾笑了一聲，說：

「就這樣辦，老二，你先替我湊個十萬，剩下來的，當然還差一些零頭數字，那就不用你煩神，我去鑽狗洞，也要去湊齊，這個忙你可幫大了。」

田青的話已說出口，啞子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出，再要討價還價，那就不識相了，一咬牙，心裡在說：「幫忙幫到底，祇要他答應把丁超人幹掉，十萬就十萬吧！」

他從來沒有這樣爽快，他在袋子裡摸出一張空白支票，隨手在票面上塡了一個十萬元卽期票子，從烟盤子上遞了過去，說：

「這是我血汗賺來的錢，大哥，你拿着，丁超人那馬子事，幾時去辦，也請你給我一個日子，不是我性子急，夜長夢多，日子就擱久了，叫人家來個先下手爲强，那事情就不好辦了。」

陶恨天手裡拿着支票，他在盤劃丁超人的事，不答應也要答應，拿錢消災，何況是田青的錢，他略爲思考了一下，說：

「老二，再等我三天，我過海去踩丁超人的線，你放心好了，就在這十天半個月，我總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。」

十天半個月？田青嫌遲了，最好就在三天以內了結這檔子事，他皺着眉頭，替陶恨

天相面，他怕這十萬元又漂了，心裡直在打鼓。

陶恨天已看出田青的顏色，支票已上口袋，哈哈一笑，說：

「老二，你是嫌日子拖得太長？這個我已在盤算着，現在我手裡的事，總得忙個三天兩天的，才能清結，至於丁超人那邊，聽說他最近場面搞大了，也防備你老弟對他下手，開頭我就不能出面，你想，他要知道我在對付他，打草驚蛇，能把事情辦得好麼？」

他拿着烟槍，呼呼抽了兩口，接着又說：

「所以我把日子說長點，我這個八辦事，不像那般毛頭小伙子，臉上打着字號，脚步子還沒有紮好根，已經被人家套上了，所以我不想欺騙你，儘管把日子拉得長些，一下子把事情辦下地，也好對你有個交代！」

他說得四平八穩，田青也聽得服服貼貼。

「好吧！就是這麼敲定。」田青從烟舖上走下來，說：「我也該走了，事情交給你大哥辦，沒有說的，我們改天見！」

陶恨天把田青送出了大門，又叮囑兩句：「老二，你的『照會』太亮，我這裡不要

來了，有事，我會到海景大樓來找你的。」

田青點着頭，大步向門外走去。

他上了汽車，心中已定，鈔票出了籠，難得陶恨天陶大哥應承這件事，他暗自一笑，喃喃地說：

「在當今黑社會裡，除了陶大哥，還有誰辦得了這件事，不要說十萬塊，再多幾個，我田青也得向外掏呀！」

在田青走後不久，陶恨天一看時計，還不到九點，他滿懷高興地從衣袋中將那張十萬元支票掏了出來，他默默地想着前兩年那筆紅貨被田青吃下去的那筆損失，暗中計算了一下，祗多不少，他這口氣總算撈回來了。

「老大，外面有人找你，讓他進來嗎？」他的手下一個小角色說。

「是誰？」陶恨天顯得一驚，他把支票很快地塞在烟盤下面。

「是筲箕灣的潘仁泰，潘老五。」

「是潘仁泰？請他進來。」

潘仁泰過去也是在賭場裡混混地，在黑道中是個二流人物，在香港政府時代，一直

沒有出過頭，最近聽說他在松井特務機關方面走動得不錯，可是與陶恨天一直沒有穿還過。

他一跨進房門，對着陶恨天兩手一抱，拱手道：

「陶大叔，常遠不見了，你好？」

陶恨天在黑道中一向是隨緣的，老的少的，一見面，俱是兄弟長，兄弟短，從來不端架子，人緣極好，論字輩潘仁泰是後進，比他小一輩，他可沒有黑社會裡的習氣，一側身，由烟舖上坐起來，滿臉帶笑地說：

「老五，最近聽說你混得不錯，有事嗎？」

潘仁泰機警地向他看了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開門見山地說：

「剛才是田青來過了，大叔，我就是爲這件事來的。」

陶恨天怔了一怔，兩眼蘊含精光，向潘仁泰打量了一下，又重行躺了下去，說：

「不錯，是田青來過了，我同他是老弟兄，老五，你的情報眞快，難道是拿我的錯來了嗎？」

潘仁泰嘻嘻地一笑，說：

「大叔，誰吃了豹子心，老虎胆，敢在大叔你頭上拿錯，我是奉命差遣，來同你商量一件事的。」

陶恨天是何等角色，當下，遞了一枝烟給潘仁泰，說：

「老五，我是不同他們（指松井）打交道的，他們來了，人家都發了財，就是我腦筋轉不開，成天在家裡孵豆芽，吃青菜，沒有說的，認了。」

潘仁泰向左右顧了一眼，低低地說：

「大叔，你誤會了，早先我在松井那邊走動，那是幌子，其實，我人在曹營，心在漢室，我是另有圖謀的。」

「什麼圖謀，大不了打着他們的旗號，壓榨圈子裡的苦哈哈，多弄幾張鈔票，是嗎？」陶恨天打着哈哈說。

「大叔，你把我看得太鼈了，不是那同事，我！我另有任務……」潘仁泰結結地說。

陶恨天看他滿臉神祕之色，笑道：

「我們不來這個，說正經的，你看到田青來過，是準備來找麻煩的麼？」

潘仁泰又是神祕地一笑，說：

「大叔，眞人面前不說假話，我們做後輩的還敢在你老面前兜圈子，我最近已參加了香港政府地下工作，想替香港政府做點事，所以我今天特地來拜會大叔。」

「哦！」陶恨天吃驚地向他一瞥，說：「這就是你來找我的原因，那麼與田青來看我有什麼相干呢？」

「我們參加這個組織，是絕對要服從命令的。」潘仁泰說。

「這與我毫不相關。」

潘仁泰忽然揚起雙眉，說：

「你可知道我們這邊負責人是誰？」

「老五，我不想知道這些，我早已不想問社會間的事了。」陶恨天不耐地說。

他的不耐，并沒有把對方話止住，接着，潘仁泰又說道：

「我們這邊的負責人，就是丁秋華，大叔，你聽了會吃驚吧？」

「丁秋華，是誰？這個名字我沒聽說過。」陶恨天思考了一陣，說。

「難怪大叔不知道。」潘仁泰微笑着，說：「丁秋華就是黑玫瑰，她是我們港九兩

地的副司令，香港地區發號施令的負責人。」

他一提到黑玫瑰，陶恨天如同雷轟了頭頂，黑玫瑰是丁超人的女兒，而他現在正接受了田青的巨款，要幹掉丁超人呢。

「黑玫瑰，她不是被松井擄去了麼？她怎地會做了你們副司令，老五，你是拿話嚇我，我姓陶的能被你嚇住了麼？」陶恨天心裡有病，說得很不自然。

「大叔，你是知道的，田青與姓丁的仇恨太大，勢不兩立，我們跑江湖，闖字號的，見風轉舵，現在姓丁的在風頭上，香港地區少說點，也有個三五千人，假如我們「招一字不亮，走錯了路，不是把一條命白白犧牲了嗎？」潘仁泰警告着說。

陶恨天這時已騎在虎背上，他還不知道丁超人最近幹些什麼，現在聽潘仁泰一說，泌着兩手心地冷汗，他深悔不該同田青開這個玩笑，他蹙着兩道眉，說：

「老五，我同丁超人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到這裡來是抓我的錯，向你的上司姓丁的去立功，是嘛？」

「大叔，我不會這樣做的，我剛剛奉到命令，要我來請你幫忙，我們組織裡，像大叔這樣資望的人，還不多見，當然，也不是請你大叔參加我們做下層工作，眼前有一件事，也就是我今天任務，希望大叔不要推諉，我回去就好交差了。」

他已說明來意，陶恨天心裡雪亮地，知道他再要說下去，必定會落在田青身上，於是，把烟槍送在口裡，呼呼地吸着，然後，鄭重其事的說道：

「老五，談資望我比丁超人可差的遠了，同時，你們什麼組織，我也弄清不楚，你的任務，我更不能接受，人各有志，我陶恨天一生就怕沾染那些是非恩怨，最好，請你免開尊口，替我帶個口信給姓丁的，說我陶恨天不識抬舉，我還想留着這條老命在這個社會裡混混呢。」

潘仁泰沒有再緊逼他，冷靜地掃了他一眼，說：

「大叔，我姓潘的面子不夠大，好，我也不打擾了，再會。」

他頭也不回，邁着大步離去了。

陶恨天的排場，比田青就小得多了，在他面前幾個跑腿的小角色，可以說是不能派用場的，第二天一早，天剛亮的時候，陶恨天還未起床，就被兩名大漢把他架走，并在他身上搜出田青開給他的一張十萬元卽期支票。

這個消息很快地就傳到田青耳裡，他跺着脚咆哮不安地，說：

「姓陶的被人架走，我管不着，無緣無故地又叫我損失十萬元，眞他媽的倒霉！」他從這次之後，已把假手於人的念頭打斷，他決意親自出馬，過海去同丁超人作一個殊死的決鬥。

丁超人在松井手裡領到槍彈，金玉枝又大大的敲了松井一筆，她們另在界限街租了一棟三層樓的房子，又在黑虎黨裡選擇幾名弟兄，派在裡面戒備。

「老丁，吃粮不管算，你領了人家那麼多東西，按兵不動，松井不來找你，才怪呢！」金玉枝說。

丁超人哈哈一笑，說：

「妳當眞叫我去殺人嗎？我倒有個對象，但是殺了他，松井又不會相信他是地下工作人員，這件事就難辦了。」

金玉枝圓睜兩眼，問：

「你說殺了誰，以公報私，那會出岔子的。」

「我要殺的那個人，妳也不會反對，我們先拿他開刀，怎樣？」

「你倒底指的是誰？殺錯了人，就得償命，老丁，不要再胡來了。」

「我想把田青給宰了，糊裡糊塗的向上報，地下工作人員的面孔上也沒有標着字，這不是一舉兩得嗎？」

「田青那個人也該殺，好，就拿他開刀，要吩咐去的人，手脚要做得干淨俐落，殺了之後，要設法將他的屍體移出海景大樓，棄在海邊上，這樣就可以向松井那面交差了。」金玉枝說。

「太太，妳想得高明，有主意，有見識，是我的賢內助……」丁超人在讚美她。

「不要給我帶高帽子了，老丁，平常在我面前少發一點威，不是得了麼？」

「我的太太，誰敢在妳面前發威，要是妳去向妳的那位乾爸爸一告狀，我還受得了麼？」

「死鬼，又在胡攪，好了，我問你，派那幾個去辦這件事？」

「嗯！我自有安排，太太，妳少駡幾句，回去歇歇吧！」

丁超人胸有成竹，田青的命已揑在他的手中，當下，他把黑虎黨兩名弟兄黃海，張揚，召到面前，把槍殺田青的計劃，對他們說了，堅囑兩人務要達到目的，寧可血濺海景大樓，也要取回田青的性命。

黃海、張揚兩人是黑虎黨賣命的弟兄，也是丁超人的煞着，丁超人估計派他們前往，必能完成這項任務。

田青請陶恨天謀殺丁超人的計劃失敗，偶然在賭場裡認識一個叫王朗的朋友，此人足智多謀，閱歷豐富，是個走江湖的食客，他在紅寶賭場混了幾個月，居然把田青拍上了，兩人氣味相投，被田青禮爲上賓。

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田青正在對丁超人的事，束手無策之時，王朗却給他獻了一套計策，他對田青說：

「田老板，這件事，你必須採取攻守兼備的辦法，現在既不能攻，亦要堅守本位，防對方一着，你能派人去謀殺他，他就可能以牙還牙來對付你，這兩天，我看你心神不定，自己既不想冒險去和姓丁的火拚，大可把紅寶賭場佈置一下，以逸待勞，假如那邊有人混了進來，豈不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嘛！」

田青對他言聽計從，連連點頭，說：

「王兄，我不是迷信，那個賣藥郎中的幾句話，却打動了我的心，他勸我要躲禍消災，現在又找不出理想的人去對付丁超人，祇有照老兄的計策堅守本位了。」

王朗得意地一笑，說：

「田老板，你索性呆在樓上不要問事，樓下賭場裡根本不要去走動，假如你放心的話，就請你授權給我，我們分工合作，等過了這段時期，我再爲你田老板籌劃了一個好辦法，就算丁超人是個鐵打的羅漢，我也要把他砸碎了的。」

「好！我聽你的，打今天起，我不下樓，賭場裡事，由你去負責，我馬上通知蔡總管，王兄，你放手去做吧！」

王朗的這個計劃，算是救了田青一條命，逃過第一道關，讓他在海景大樓多活幾天，而黃海和張揚的兩條命，就白白地送在紅寶賭場了。

這天夜晚，已是深夜十二時以後，紅寶賭場來了兩個不速之客，兩人雖是身着西裝，從他們闊肩厚背上看去，一望而知是兩個黑道中人物。

王朗的眼光何等銳厲，他朝着兩人很禮貌地一鞠躬，把他們引到最後一間輪盤賭房間裡去。

那兩個人極內行地向這間房子裡瞟了一眼，然後又退了回去，說：

「我們想賭單雙，有空位子嗎？」

「有！有！」王朗漫聲應着，同時，用眼色向幾名打手示意。

王朗轉了一個圈子，把他們帶到單雙枱上停着。

恰巧，這時單雙檯上賭客不多，王朗雙袖向上一捲，拉出兩張椅子，讓他們坐下，侍候得異常週到。

這兩個來客，不問可知，是九龍那邊來的黃海、張揚兩人，他們剛剛坐下，就聽王朗在問：

「要兌籌碼嗎？說個數字，小的替你照辦。」

黃海從衣袋裡掏出兩疊鈔票，回頭向王朗一看，說：

「先兌兩千，碰碰運氣。」

籌碼送到黃海手中，王朗却一直沒有離開，站在他們身旁伺候。

這兩個人對於賭博本是外行，加之肚裡有事，心不在焉，不到十分鐘，面前的籌碼已輸得干干淨淨。

「媽的，這是什麼點子，押么二，它出三五，不能賭了。」黃海沉不住氣，對張揚說。

「我們還是換個地方吧。」張揚緩緩地說。

黃海一看王朗像個「甘蔗」樣的，畢直的站在身邊，動也不動，以爲這是賭場裡規矩，一揚頭，對王朗說：

「有梭哈場合嗎？帶我們去試試。」

紅寶賭場在香港賭場中是規模最大的，應有盡有，他們要打梭哈，王朗又把他們引到一個小間裡，一張圓桌上，正圍着八個人在賭着，沒有空餘位子，也正合黃海和張揚的心意。

王朗連聲向他們道歉，說：

「兩位先到牌九檯子上賭兩注，等會這邊有空位子，再請你們過來。」

黃海忽地把臉一沉，借題發揮，說：

「你們老板呢？我問問他，我們是賭輸了不給錢，還是人頭次，到賭場來，拿着錢不給賭，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？」

王朗仍然四兩半斤地不同他較量，滿臉奸笑，說：

「兩位是那條線上的，要見我們老板？」

「你問不着。」黃海怒容滿面，說：「我們是來賭的，叫你們老板出來，我教訓教訓他。」

王朗眼珠子打了一個轉，說：

「兩位沒有打聽打聽我們老板是誰？」

「我早打聽過了，你們老板叫田青，有什麼了不起的。」黃海不屑地說。

「那不結了，我們田老板是有身價的，他現在不輕易出來會客，如果都像你們這般客人，一吵一鬧，他就出面，那兩位是太小看他了。」

「他端架子，不會我們這般人，他要會誰？」黃海高聲喊嚷。

王朗仍舊皮笑肉不笑地，說：

「兩位想是不常到這裡來，我們田老板的身價你們摸不清楚，他現在事情忙，軍部那邊常常有事找他，所以他抽不出身子來，最近他又把會客的規定修改了。」

「會客還有規定？」黃海問。

「會客如果沒有限止，不說一個田老板，再多兩個，也忙不過來呀。」王朗故作驚嘆的說。

「請你把田老板會客規定說給我們聽聽？」

王朗一笑，說：

「實在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，就是他現在有三種人不會。」

黃海聽了一怔，圓睜着大眼，問道：

「是那三種人？」

王朗向黃海從頭到脚地看了一遍，說：

「不認識的人不會，賭場裡來賭的人不會，還有想找他麻煩的，不用說，更是不會了。」

他話說到這裡，言詞中又帶着倨傲的神情，又說道：

「尊駕你一件也不合我們田老板的規定，抱歉得很，恕我不能替你轉達。」

黃海正要發作，張揚在旁插口道：

「這是人家的規定，我們再問問他要見田老板，還有什麼補救辦法！」

張揚說得比較婉和，王朗似乎聽得有點受用，一皺眉宇，說道：

「我看兩位倒是誠心來拜會我們田老板的，我替兩位開條路子，看看有沒有補救之

道。」

張揚忙着一拍王朗的肩胛，說：

「老兄倒底是跑碼頭的，請多多幫忙。」

王朗沉吟了一下，說：

「在香港方面能同我們田老板搭上線的，有趙大爺，王七爺，陶老大，這幾個人祇要一個電話就成，九龍那邊有誰同田老板過着的，就說不上了。」

他想半響，猛地用手一敲額角，說：

「除非是丁老大，丁老板，把他抬出來，我們田老板是會買賬的。」

黃海要急着看到田青，完成任務，他完全沒有顧到利害，口不擇言地冷笑着道：

「我們就是丁老板那邊來的，你去同田老板說，我們要見他！」

話出如風，張揚連連向他使着顏色，也來不及了。

王朗臉上毫無表情，他已證實面前的兩個人是對海那邊派過來的，心中一凜，他不動聲色地向兩人瞥了一眼，說：

「兩位，怎不早說，丁老板丁超人同我們田老板雖然有過節，但是田老板還是尊敬他的，兩位在這邊候着，我去代兩位傳達一聲。」

他走了兩步，又回頭，說：

「我叫王朗，還未請教兩位高姓？」

黃海知道方才的話說滑了邊，正在懊惱，隨便答道：

「我姓王，單名一個通字，你不要多問了，快點替我們轉達一下吧！」

王朗也不再多問張揚的姓名，一轉身就向樓上走去。

兩人枯坐在休息室裡，等了又等，大約已有頓飯時間，王朗始終沒有下樓給一個回信，倒是僕歐送過來兩盤點心，一聽黃砲台香烟，人又轉到賭台子上去了。

黃海等得好不耐煩，對張揚說。

「那個姓王的再不下來，我們衝上樓去。」

張揚生怕方才黃海露出馬脚，把丁超人說出來，會惹下麻煩，低聲說：

「誰叫你把老板的字號抬出來，這不是自找死路嗎？田青聽到我們是九龍丁老板那邊來的，不先動手，把我們做了才怪呢！」

「不提丁老板他不肯傳見，說了又不對，反正我們已經來了，好歹馬上就會有個分

曉，丁老板不是交代過嗎，拚着命也要把田青幹掉。」

他們的話還未說完，只見一個僕歐匆匆下樓，走到兩人面前，很禮貌地說：

「兩位是九龍來的，我們田老板有請！」

那僕歐用手一伸，要請兩人上樓。

第十四章　損兵折將

深入敵陣，是犯了兵家大忌的，黃海在猶豫不定，見不到田青的面，又怕不能得手，現在人家來請了，還能說胆怯不敢上去麼？

黃海這個人有勇無謀，胆子壯，不怕死，同時，他同張揚身上都帶着傢伙，萬一不對，他們還可殺出一條血路。

「走！」他用胳膊一拐張揚，說：「假如樓上有埋伏，我們先動手，既然來了，這場架是打定了的。」

兩人沒有說話，隨着那僕歐上樓，黃海的手插在衣袋的，緊緊握着槍柄，在上樓的時候，兩隻眼神不敢放鬆，隨時在準備應變。

二樓、三樓，那僕歐沿着樓梯向上走，又轉向四樓，這時，兩人均停住了脚，向樓上眺望，黃海疑慮頓生，一把揪住那僕歐的後領，說：

「你準備把我們帶到那裡去？」

那僕歐一仰身，被他帶退兩步，說：

「你們不是要會田老板嗎，四樓上面清淨些，老板一向都是在四樓會客的。」那僕歐說得有理，黃海心想：四樓三樓俱是一樣，要是就此打住，豈不被田青笑話？

果然，四樓有一間不大不小的會客室，那僕歐把他們引了進去，兩人向四週一看，牆壁上掛着兩幅油畫，一套絲絨沙發椅子，房子當中放着一張長方形的茶几，一盆鮮花放在几桌中央，精緻幽雅，令人無可生疑。

那僕歐很恭敬地送上茶烟，滿臉堆笑，說：

「兩位請稍坐，我們田老板就會來的。」

那僕歐退了出去，隨手將客室的門掩上。

「小張，你看這情形不像是賭命的樣子吧？」黃海燃着烟說。

「管他的，反正田青進來，我們也要動手的。」張揚緊張地說。

「把田青做了，槍聲一響，就不好下樓了。」

「假如有人阻攔，一路打下去，難道還在樓上等死嗎？」

「對，擒賊擒王，田青被我們打掉，他們已是羣龍無首，其他的人就好對付了。」

他們等了一歇，不見動靜，黃海已知有異，忽聽「咚」的兩聲巨響，兩邊懸掛的油畫從壁上摔了下來，猛然間只見壁上現出兩個五寸見方的小門，兩隻槍口出現，黃海還未得及側身倒臥，砰！砰！兩響，槍彈已從小門洞內射了出來。

黃海右肩上先中了一槍，一隻左手翻轉來想掏右首袋子裡的槍，左腰眼上又被子彈射入，橫躺在沙發上面。

張揚發現槍聲已起，人往前衝，對準當面的小門一槍打去，回頭一看黃海中彈倒下，心裡一慌，一粒子彈正打在他的腦門上面，悶哼了一聲，摔倒在地上。

隨着房門大開，王朗緩步走了進來，對着兩具屍體陰森森地一笑，從兩人衣袋中把兩隻快槍取到手中，又朝身後站着的兩人丟了一個眼神，緩步向二樓走去。

「王兄，你眞是我的好軍師，好助手，你算得比諸葛亮還要準，今天雖然沒有打着丁超人，也算出了我這口窮氣，來，來，你先抽兩口，等會我搬鈔票給你。」田青笑迷了兩隻眼睛，一手將王朗拉着躺上烟舖。

王朗自然是得意非凡，大言不慚地說：

「老板，這不過是小試牛刀，先給丁超人一個信，叫他不要小看了我們，祇要姓丁的有胆量，敢和老板作對，我叫他死無葬身之地呢！」

田青鬼迷了心竅，還當他眞是個神仙，一臉敬佩地神情，說：

「我倒想聽聽，你用什麼方法去對付丁超人？」

王朗脖子一揚，說：

「那還不容易，這次丁超人損兵折將，必不干休，必定知道是老板你幹的，你想，他那個人會低頭服輸，不來找你麼？」

他拿起烟槍一連抽了幾口，精神一振，又說：

「他急你不急，你儘管故佈疑陣，躺在海景大樓，他找不到你的人，自然而然地會來踏你的老巢，不是我說大話，祇要我略施小技，叫他來一個殺一個，來兩個，殺一雙，殺得他片甲不留，田老板，到時你就可爲所欲爲，高枕無憂了。」

田青被他說得渾身細胞都服貼他，不住地把頭連點了教點，兩捆鈔票，已送到他面前了。

丁超人派了兩張王牌去殺田青，黃海、張揚兩人沒有回來，不用說，已送掉兩條性命，他這時的力量，雖然已經日漸龐大，他的任務却不能叫他胡來，田青既不是駱四虎的對象，更與松井無關，此刻，把他困擾住了，在他理想中，田青那邊一定有高人替他助陣。

金玉枝知道這件事，警惕他說：

「老丁，君子報仇，三年不晚，你已忍了十多年，可不要因爲黃海他們的事，沉不住氣，要拚，也得把人家底子摸清楚，再去動手，你現在要辦的事太多了，再說，我還倚靠着你起家呢。」

丁超人痛苦地哼了一聲，說：

「好！我聽妳的，但是我總得派幾個人去打聽打聽黃海他們是怎麼死的，這筆賬不同他算，我怎樣對得住手下的兄弟吧！」

他這次錯估了田青力量，舊恨新仇，迫得他祇有自己去找田青一個辦法。

這天，他正在院子中間散步，心裡在想着田青的事，大門外面忽然走進一個白髮老人，他眼中一亮，撲了過去，大聲叫道：

「王大哥，你！你把兄弟想壞了。」

王武滿臉紅光，一伸手拉着他的臂腕，說：

「我今天剛從廣州回來，第一個先來看你！」

「裡面談，王大哥，你幾時回廣州老家去的？」

他們兩個老弟兄，久別重逢，手拉着手，走進了丁超人臥屋裡面。

「我在廣州已經聽說你回來了。」王武仍是一副朗爽氣慨，大笑着說：「你近來混得怎樣？秋華呢？」

丁超人一見他提到秋華，頓時眉頭一蹙，把頭連搖了兩搖，說：

「到如今我還沒有見到她的面啦！」

王武詫異道：

「難道她不認你了麼，這個孩子，好沒有天良。」

丁超人又是一聲苦笑，說：

「不是我埋怨你，你到廣州去，就該把她帶走才對，你還記得我當年托孤之情麼？」

「唉！」王武長嘆着道：

「你還提呢，我就是被秋華氣走的呢，這個孩子太任性，打她十三歲那年，她就不聽我的了，起初，她還早出晚歸，以後索性就不同我見面，在一個大風雨晚上，我整整勸了她一個通夜，她連頭也沒有點一下，我一氣，又怕你老弟沒法交代，所以我偷偷地回廣州去了。」

「哦！那是我錯怪了你，大哥，現在總算秋華有了着落，但是，我還是無法與她見面。」

王武驚愕地，說：

「既然她在香港，為何不能與她見面？」

「說來話長，這件事留待以後再談吧！」

「你不想找她？」王武緊逼着問。

「嗯！」丁超人思考了半響，說：「大哥，這其間情形複雜，恕我一時無法奉告。」

「那麼，四虎呢，你看見了麼？」王武又問。

「我一直沒有打聽到他在什麼地方，有人說他已離開了香港。」丁超人淒然地說。

「這就奇怪了，我知道他一直是在這裡的，他的職務是離不開香港的。」

「你說他在什麼地方任職？」

「他在中央警署裡面呀，聽說他還是一名幹探呢！」

「那你是聽錯了，中央警署裡面確是有一名幹探，名字叫四虎的，不過他不姓丁，又是一個人呢。」

王武以爲他對四虎的事，說不出口，反而一笑，說：

「老弟，孩子長大了，落葉歸根，總是要歸宗的，何況四虎這個孩子也實在上進，算是替你老弟了一口氣，你找自己弟兄，不要瞞我了。」

丁超人聽了一愣，被他說迷糊了，兩眼閃出亮光，說道：

「大哥，你在說什麼，我總不能拿人家的孩子攏過來吧，再說，那個駱四虎要是我的孩子，我也不會被他逼得走頭無路了。」

「你當眞的不知道是他？」

王武這句話說得非常含糊不清，丁超人沒有領會，緊接着問道：

「你說他是誰？」

「我是說駱四虎就是你的孩子呀！」

丁超人有如五雷貫頂，兩耳轟轟亂響，一陣昏眩，把頭伏在桌子上面。

「老弟，怎麼啦！」王武搖動他的肩胛，說：「難道四虎也不認你了麼？」

丁超人兩手顫抖，渾身冷汗如洗，緊握着兩拳，狠狠在桌上擂了一下，喃喃地罵着：「該死！該死！我丁超人那裡還配做人，還是早點死了吧！」

王武看他舉動失常，丈二金剛摸不着頭，知道其中必有原因，不想再追問下去，忙把話題扯開，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我們還是談點高興的事吧，你我多年不見，痛飲幾杯可好？」

丁超人內疚於心，不想把自己親手槍殺兒子的事向王武說出，一時痛苦之情，難以形容，隨手在酒櫃上取下一瓶陳年花彫，拿出兩隻酒杯，替王武斟了一杯，又將自己杯子滿上，說：

「大哥，我陪你飲幾杯，我丁超人活了大半輩子，盡做些不是人做的事，今天不是你大哥說起，我……」

他欲言又止，似乎有說不出的痛苦。

夕陽西斜，已是黃昏，王武陪他飲了幾杯悶酒，告別而去。

丁超人自從晤見王武以後，異常消極，田青的事也不提了，當然他的工作也毫無表現了。

這兩天海景大樓紅寶賭場另有一番境界，田青在人事上重新佈置，將王朗調充總管，他自己索性呆在二樓上面，狂抽大烟，又把麗麗弄了回來，補充小琴的遺缺，所有賭場裡的事，全權交給王朗負責。

王朗大權在握，目中無人，以前當總管的因懼怕田青的威勢，又知道他半生不熟的皮氣，每天的收入，在打烊以前，都很小心送到二樓，交給田青親自點收。

自從王朗接任總管以後，就把這項手續推翻了，他把錢鎖在自己櫃子裡，有時三天交一次，有時根本就不往上交，田青也眞古怪，從來就不問這回事，彷彿對王朗特別信任。

下面的人看得眼紅了，但，這是老板的事，也無法可想，錢是老板的，田青不問，誰也不敢哼氣。

「我說老田，那個姓王的越來越不像話了，他把櫃上的錢，隨便亂花，前天有個朋友來向他調頭寸，他一筆就付出兩萬，你怎麼不說說他呢？」麗麗生來乍到，向田青訴說。

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麗麗，妳才來幾天，不懂得這些，我對王朗王總管，另有一套看法，將來借重他的地方很多，處事要往大處着眼，專在錢上用功夫，就不好辦了。」田青似乎已改變他在錢上打算盤的作風。

麗麗仍然服氣地說：

「你看那個人，鷹鼻、反腮，決不是一個能共事的朋友，老田，你要小心點才是！」

田青的頭搖得兩面轉，一臉正經地說：

「不會錯的，他不是這種人，前些時，有人替我看相，說我氣色不好，又說什麼烏雲蓋月一些鬼話，結果，恰恰相反，我辦的一些事，特別順利，順利得令人難以相信，話又說回來了，還不是多虧王總管盡心竭力地爲我籌劃，否則，我眞會應了那賣藥郎中的話呢。」

麗麗淺淺一笑，說：

「當眞有人說你氣色不好嗎？」

「可不是嗎，麗麗，妳也會看相麼，妳替我看看，我就不信我會走倒霉的運，那個賣藥部中簡直是胡說八道，虧了我不信邪，遇到王朗這個好朋友，所以我絕對地相信他。」

「啊！那麼王朗這個人還是不錯的了。」麗麗隨着他讚揚一句。

「時來遇好友，這幾句話的是至理名言，我無意中得到這樣的好幫手，如魚得水，如虎添翼，當年，劉玄德三顧茅廬，才把孔明請了出來，才有後來三分天下的局面，王朗可說是今世的諸葛亮，我有了他，還愁得不到天下嗎？」

田青大約是熟讀三國演義，他自比劉備，把一個鷹鼻，反腮的王朗比做諸葛亮，難怪他要上王朗的當，結果弄得腦袋搬家了。

「前些時有兩個人就說是被王總管親手幹掉的，他們是誰？」麗麗追根地問。

「那是擅上門的買賣，妳問這個做甚？」田青含糊地說。

「我是怕王朗情報不實在，隨便殺錯了人，在你面前討好！」

「不會的，那是我同他老早下的一步棋，料準了，才下手的。」

門上有獨獨響的聲音，麗麗停住了說話，王朗的頭向裡一伸，人也跟了進來。

田青像是看見親人一樣，趕緊從烟舖上站了起來，說：

「王兄，下面的事可把你忙壞了，這幾天情形怎樣？」

王朗先是一聲諂笑，接着向麗麗打了一個照呼，人就向沙發上坐下，說：

「生意好得出奇，連頭到尾，還不到半個月，我盤了一下賬，淨賺二十萬。」

田青雙眉一揚，裂嘴大笑，拍拍王朗的肩頭，說：

「辛苦，辛苦，我們紅寶賭場近半年來，還沒有賺過這多錢呢，不想在你手裡打破紀錄了。」

「老板的鴻福。」王朗一臉得之色，說：「人家說我的閒話，也有人說我攬權，我都不想爭辯，其實，這是我的迷信，我不把錢交上來，有我的道理的，我怕破了風水，我只想替老板多賺幾個，別人的笑罵，我管得着嗎，就是爲老板着想，祇要老板不說話，信得過我，不就得了麼？」

「對！對！」田青連連點頭，：「不把錢交上來，有什麼關係，王兄，人家的閒話把它當耳邊風，不要理他，我們自己弟兄，假如有人對你過不去，你來同我說，我剁他

的皮。」

王朗又是一陣謟笑，沉思了一下，說：

「我想來同老板商量一件事，我有個多年的朋友，他現在混得不錯，手上多個三五百萬，最近在上環開了一家銀號，新開張，想拉點存款，他來同我商量好幾次，我不能替老板作主，不敢答應他……」

田青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人家銀號新開張，拉存款，是看得起我們，我這幾天頭寸不大靈，存少了，怕不體面吧？」

王朗輕鬆的一笑，聳了聳肩，說：

「他是個老實人，味口不大，有個三二十萬替他撐撐面子，已經夠滿足的了。」

田青聽了，毫不考慮地，說：

「這是小事，我還以爲他要百兒八十萬的呢，王兄，人家既經開了口，就得給他一個面子，祇要他銀號靠得住，以後我們這裡的款項，就存在他的號子裡，利息由他開，你看怎樣？」

王朗聽得暗自欣喜，仍舊滿臉正經地，說：

「那麼就請老板過去同他談談，立個摺子，對方還在等我的消息呢！」

「不用了，王兄，這點小事還要我出馬，我這幾天在樓上呆慣了，不想出門，麻煩你老兄替我跑一趟，改天等我閒一點，再去專誠拜訪你的那位朋友。」田青朗爽地態度，把旁邊的麗麗聽得傻了。

他頓了一下，又說：

「王兄，現在櫃上的錢有多少？不夠我開張滙豐的票子湊近去，要辦就辦得像個樣子，太寒傖了，叫人家笑話。」

王朗手裡拿着一張單子，上面寫的全是收支的數目，雙手遞到田青面前，說：

「請老板過目，上面除了開支，櫃上淨餘十九萬，我想湊個整數，先存二十萬進去，過兩天再說，你看可好？」

田青把單子一扔，說：

「看什麼，我還不信任你，還差多少？我能叫你坐臘？」

王朗彎着臉，從地上把單子拾起，滿臉笑容，期期艾艾地，說：

「那麼就請老板再補一萬吧，最好是現款，拿去像個樣子。」

田青由身邊把鎖匙交給麗麗，說：

「妳去在櫃子裡拿一萬現鈔，交給王兄，不要躭擱他的事。」

麗麗楞了一下，抬頭看見田青滿臉高興的神情，緩緩走到櫃子邊，點了十張大鈔，交給王朗，田青的性子比王朗還要急，催着說道：

「王兄，快去把這樁事辦好，回來，我還有事同你密談呢。」

只見王朗行色匆匆地由二樓走下，趕到櫃上提起一隻手包，又匆匆地走出了海景大樓。

田青舒展了一下腰，他回味着王朗對他說的淨賺二十萬的話，他算了一算，為了對付丁超人的事，楊老六五萬，陶老六十萬，還有毛朋，小琴一些零星數字，再加上給王朗的兩萬，總共還不到二十萬，想不到在半個月中把這些化掉的寃枉錢，毫不費力地就拿回來了。

「王朗眞是個財星照命的朋友。」他口裡喃喃地說：「我同他一見如故，大約是我田青快交大運了。」

他顯得輕鬆愉快，回頭對麗麗說：

「這幾天把妳關在樓上太膩了吧？我陪妳到北角去散散心，然後到麗池跳舞，妳是野慣了的，走！我們去玩個獨快。」

麗麗斜了他一眼，說：

「你不是還要等王總管商量事嗎？不知怎地，我眼睛直在跳，老是不放心，我陪你在家裡玩玩，不是一樣麼？」

「妳不放心什麼？難道王朗還會出賣我。」田青哈哈大笑，說：「我田青是個什麼人，見過的世面的也太多了，麗麗，難得妳為我操心，來，來，我同妳跳兩隻「華爾斯」。」

他開着電唱機，當眞拉起麗麗在房間裡跳起來。

麗麗柔順地貼着他的臉，從她髮際上一陣陣的香味嗅到田青鼻孔裡面，倏然間，田青脚步一停，把她摟住，說：

「麗麗，妳是什麼香味把我迷住了，走，走，我們到舖上去談談。」

他把麗麗拉拉扯扯要拉到舖上。

「這怎麼可以！」麗麗嬌聲說：「天還沒有黑，叫人家撞見，成什麼樣子。」

這一套，田青是來慣了的，他這時心癢難熬，那裡聽得進麗麗的話，兩手摟着她，畢直往舖上送。

四下沉寂，月影已經高懸，海景大樓紅寶賭場又到了上市的時候，賭客陸續進入賭場，王朗的影子一直沒有看見。

田青合上了眼，睡意正濃，祇聽得門上有人在急促的敲着。

「媽的，眞混賬，吵了老子的睡覺，龜孫子。」口裡罵着，回頭一看麗麗，嬌容可掬，睡得又甜又香。

他不想打擾她，懶洋洋地下了舖，拖着鞋子，把門打開。

敲門的是紅寶賭場領班的佘大舌頭，他一見田青怒容滿面，就着了慌，兩手下垂，兩條腿直在抖動，口裡在說：

「田老板，王，王……」他的舌頭又大，說話又結，王了半天，王不下去。

「媽的，這樣大驚小怪的，你忘了什麼？快說呀！」田青發怒地說。

「王總管，王朗，他……他沒有上班。」佘大舌頭結結地說。

這一下，把田青可嚇得魂不附體，他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，又看了看腕上的錶，已經十點，他懷疑王朗被朋友拖住了，心裡在想，王朗這個人不像是誤事的人，當眞的會拐款潛逃麼？

他仍然相信王朗不會出賣他，勉强定了一定神，腦子亂哄哄地，對佘大舌頭，說：

「你先下去，派兩個人到上環幾家銀號裡去，找找他，我會下樓去照呼的。」

佘大舌頭苦着臉，向田青彎了一下身子，轉身走了。

麗麗睡眼朦朧，已坐了了起，佘大舌頭的話，她已聽得清楚，埋怨道：

「你終日打雁，可被雁兒啄了眼睛了，這好啦，人都跑了，看你還說什麼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那些屁話！」

田青滿肚子不是味道，咆哮着說：

「他除非不想在香港混，他要眞的跑了，我會把他抓回來，打斷他的腿。」

麗麗一瞟眼，說：

「光說大話，有什麼用，我早就看出那個人一臉奸相，終久會把你賣掉的。」

田青仍在相信王朗不會一走了之，他又自寬自慰地，說：

「說眞格的，我待他確實不錯，他或許一時財迷心竅，見財起意，但是人總是有良心的，他要想到我的好處，還會回來的。」

「你在活見鬼。」麗麗嗤地一笑，說：「就憑王朗那副長相，會有良心嗎？老田，你不要想入非非吧，乾脆，早做安排，上當，買乖，以後不要把人再看走眼了。」

麗麗的看法沒有錯，王朗就拿走二十萬鈔票後，始終沒有再和田青打個照面了。

丁超人自從與王武會過面，知駱四虎是他的兒子，痛悔已極，但是事情已經過了，他記得那天夜晚在打駱四虎的時候，還特別把槍口瞄準，生怕打不到駱四虎致命之處。現在後悔已經晚了，他對不起自己的兒子四虎，從小四虎不在他身邊，他沒有擔起做父親教養的責任，兒子被人家養大了，居然死在自己槍口下面，這種不可饒恕的心理，把一個威武不可一世的丁超人，疚愧得無地自容。

他委實想不通這件事的前因後果，祇怪自己性子太毛，沒有把事情弄清，不分清紅皀白貿然行動，這件事，如果傳到江湖上去，那還成個什麼話，老子用槍打死一個能力極强，而又精幹的兒子，任何人也會嗤之以鼻，要罵他是個混蛋的。

他寢饋難安，心裡老是想不開，他要把這件事同女兒秋華好好地談談，他要去找他拋棄過的那個姘婦，因爲她太可憐了，他想起當年不過是逢場作戲，偶然同她姘上了，又棄之如敝屣，她既沒有得到丈夫的愛，辛勤艱苦的把兒子扶養成人，不想竟被親生父親打死，他要向她懺悔，要用一切的力量去補償她那顆散碎的心。

這是丁超人的想法，但事情往往不能盡如人願，終他的一生，這件事并沒有做到。

但是事情又有微妙的發展，發展到令他驚喜若狂，他因爲四虎的事，灰心萬分，成天呆在房子裡，唉聲長嘆，一言不發，他連金玉枝那邊也漸漸的疏遠了。

可是，他現在身負重任，他的工作無法使他停歇，松井方面并沒有顯著的催他工作，那位四號，也就是他的頂頭上司，却沒有放鬆他，看他精神萎頓，以爲他受人其他方面的壓力，怕他經不起考驗。

這天，四號一清早就來看他，想提起他工作上的興趣，就天南地北的向他扯談起來。

「丁同志，你最近消沉得厲害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心事？」

丁超人酒醉方醒，仰起脖子，牽扯了一下嘴角，綻露出一絲笑意，然後，從桌上遞過一枝香烟，替四號燃着，說：

「四號同志，你猜的八九不離十，我爲了這件事，差點寢食俱廢了。」

那四號見摸着他的脚根，微微一笑，說：

「我能代你解決嗎？」

「這是一件無法可以挽回的事，不是任何人可以代爲解決的。」丁超人愁容滿面。

「哦！我們的任務第一，上面這兩天緊得厲害，丁同志，你是老前輩了，不能叫我做難呀！」

「我已沒有自信心了，四號同志，我這個人你們是不能寄予很大希望的，因爲，因爲我已是報廢的人了。」丁超人嗟嘆着說。

「你不是正在壯年麼？我們最高層方面曾經爲你的事檢討過，祇要你稍稍能表現一點，你的地位會駕臨在我之上呢。」四號說。

「我不做此想了，我祇想找個機會遁入空門，了此餘生呢。」

「那麼你不想找個機會見見我們副司令嗎？」四號用話激他。

「副司令？」丁超人兩眼閃出巨光，隨又嘆息說：「可惜我同她俱是身不由己，爲了工作，爲了環境，恐怕一時不能見着她吧？」

「我們這個組織是有前途的，最近國際風雲，瞬息萬變，日本人眼見就不能在香港立足了，你不抓緊這個機會，表現一番，以後你就想遁入空門，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。」

丁超人把頭點點，說：

「你同去把我的意思，反映到上面去，就說我丁超人是個無用之輩，不能爲組織方面効力，至於以後的事，我也不去想它了。」

四號用全神貫注他的臉，說：

「抱歉得很，我無法照你的意思去做，那是違反我們組織信條的，這樣，我也會受到上面的處分。你要知道，我們司令是個大公無私的人，同時，他對你的情形知道得極澈底，決不會相信我的話。至於，他爲什麼會對你特別注意，其中詳情，你自己去揣摸去好了。」

丁超人瞪目望着他，心中暗想：「我雖說參加他們的組織，也是爲了秋華，他的司令是誰，我從來就不去理會，他現在竟提起他的司令在注意我，大約是因爲我過去的名聲太大，被他們重視，也許我是秋華的父親，已被他們知道了。」

他一時想不出這其中道理，當然揣摸不出司令對他注意的眞正原因，他又怕自己的事會影響秋華，於是，他略略思考了一下，正色說道：

「我參加你們組織的經過，說來也非常微妙，也可說是逼着鴨子上架，到現在爲止，連我們司令是誰，都不知道，一直在暗中摸索鍋，你替我想想，於其照這樣摸索鍋下去，不如早一點讓我退了出來，也免得你夾在當中爲難了。」

四號冷靜地在觀察他，臉上毫無表情，忽然把臉一沉，說：

「丁同志，你可知道違反組織是個什麼罪名？」

丁超人冷冷一笑，說：

「這個我倒不想考慮，我丁超人一生出生入死，在槍林彈雨中長大了的，我要做的事，卽是利刄架在脖子上，也無法阻擋我的。」

「你是決定要退出組織的了？」四號又追問一句。

「說出的事，豈有反悔的道理。」丁超人說。

「好！讓我先向我們司令把你的意見呈報上去，祗要他允許，對於你或許有特別的辦法。」

「你是說他要斃掉我？不讓我這根老骨頭留在世上！」

四號一聲苦笑，陡然大眼一睜，說：

「你知道我們司令是誰？」

丁超人倒被他問得怔住了，說了半天，一再向他申說根本不知道這回事，難道他是故意在向自己尋開心，故意拿他們司令來唬人。

於是，他臉上泛起一股無名的怒火，說：

「管他是誰，我丁超人何懼之有！」

四號的態度已顯得緩和，從容說道：

「提起此人，你不但是見過他，恐怕還同他有一番恩怨呢！」

丁超人驚愕得嘴唇顫動，身子不由地從椅上站了起來，快槍已經拿到手中，直向四號瞄準，說：

「你說，他是誰？」

祗要四號說出一個不好聽的名字，他的槍彈就會落在對方身上。

那知四號連眼毛都未霎上一霎，仍是安靜地望着，手裡劃着火柴，燃起一枝香烟，

又猛吸一口，始緩緩地說道：

「他就是被你一槍未打中要害而受重傷的駱幫辦，駱四虎。」

丁超人「哦」了一聲，渾身陡覺一痲，那隻舉槍的手，也跟着軟綿綿地垂下了去。

「你應該替他効點力吧？」四號冷冷地說：「他沒有被你打死，不計前仇，仍然重用你，你還想背反我們的組織嗎？」

丁超人驚喜交集，從今天起，他已不再消極了，他精神抖擻，顯得格外光彩，他要幹下去，他要幹得有聲有色。

第十五章　雨夜探父

丁超人有如生龍活虎一般，朝氣蓬勃，他心裡在想：我不是為皇家政府工作，更不是做什麼地下工作，我是為我兒子四虎，女兒秋華服務，我要不辭勞苦，在我兒女面前爭光輝。

但是，四虎這個孩子他一直不知道我是他的父親，我怎樣要想法子給他知道，丁超人又陷於苦悶之中。

那天王武來了一趟，他見我酒醉不語，又悄悄地走了，祇有他可以去找四虎，把這件事說個明白，可是，他沒有留下住址，他還會不會再來呢？

丁超人迷惘地在想，他想，假如把這個結解開了，不但可以與四虎見面，秋華也可與自己團聚了。

他不能毛遂自薦地去找四虎，那會弄巧成拙的，天下沒有人肯承認一個敵人是自己父親的。

他越是想王武會再來找他，而王武偏偏不來照面，他派了很多人去尋訪王武，結果，連王武的影子也沒有看到。

香港政府地下工作，在駱四虎領導之下，幹得異常出色，一些驚心動魄的事，把日本皇軍攪得天昏地暗，提到駱四虎的名字，談虎色變。

他現在勢力龐大，港九兩地每一個角落裡都有他的祕密機構，工作人員機警幹練，日本軍方在名義上已佔據香港，實際僅能控制點線，對於他們暗殺，破壞工作，束手無策。

駱四虎因為忙於工作，偶然也與黑玫瑰見面，但從未談及私事，心情上也感到苦悶，這天夜晚，他把應辦的事交代完畢，換了一身便裝，悄悄地走出他的祕密機關，由九龍過海，向香港灣仔方面而去。

他把帽子壓住眉頭，停留在一間樓宇下面，左右一顧，很快地向樓上躍進。

他在三樓門上連續地揿了三下電鈴，裡面有人發話問：

「你是找二爺的嗎？他約你幾號來的？」

駱四虎對着門上小孔，低低地說：

「請你回復二爺，我是「上大人」是九龍那邊來的。」

「牙」的一聲，大門開了，一個穿白衣的阿媽向駱四虎看了一眼，一鞠躬說：

「我們二爺現在休息，請你在會客室稍坐。」

駱四虎點頭微笑，大步向會客室走去。

今天黑玫瑰穿了一身淺藍色白點旗袍，脚下着了一雙黑緞紅花的平底繡鞋，風姿綽約，由後面走了出來。

她一見駱四虎，先是盈盈一笑，說：

「四虎，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，有緊急的任務麼？」

駱四虎輕鬆地一笑，說：

「忙裡偷閑，我特地來看看妳的。」

阿媽送上兩杯清茶，黑玫瑰揚面問駱四虎道：

「要吃咖啡嗎？我這裡有新到的美國貨，叫阿媽煑一杯給你提提神。」

駱四虎點頭微笑，黑玫瑰轉臉向阿媽做了個手式，又向駱四虎說：

「你今天來是談公事，還是專誠來看我的？」

駱四虎用手一指身上的服裝說：

「妳看我這副打扮，是談公事的模樣嗎？」

黑玫瑰輕輕一笑，道：

「你這份差事，把人可忙壞了，一天到晚，除了吃飯睡覺的時間，都賣給你了。」

「副司令，這是爲皇家服務呀，將來日本人走了，論功行賞，決不會辜負妳這份辛勞的。」

黑玫瑰把頭一扭，說：

「你現在對我的稱呼也改變了，什麼副司令不副司令的，我不希罕這些，我是個女人又不想做官，我的目的，唉……」

她嘆息着，沒有把話再說下去。

「妳的心思我還不知道麼？」駱四虎接下去，說：「可是，現在正是緊要關頭，假如爲了我們的私情，影響大局，那不是功虧一簣嗎？」

「四虎！我問你，你答應我的事怎麼樣？」黑玫瑰急切地說。

駱四虎被她問得一愣，茫然望着她，見她一副焦急神色，略作思考，說：

「現在還不到時候，小黑，妳放心好了，我會滿足妳的要求的。」

「我不想再等了，四虎，難得你今天來，我們好好談談，我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，如果把我弄急了，我會什麼都不管的。」

「小黑，妳又犯老毛病了，我們不談這些好麼？我今天特地來看你，完全是友情，我太惦記妳了，我們談談輕鬆的事，不是更愉快嗎？」

「難道我同你談的事，就不是友情，你今天不給我一個答復，香港這面請你另外派人來，我會卽刻走的。」

駱四虎喝了一口茶，徐徐說道：

「妳父親丁超人現在精神非常健旺，又擔任着極重要的任務，他最近在松井那邊走動，妳想想，假如妳在這個時候出面，松井是幹什麼的，萬一給那個特務頭子知道，我們的計劃會統盤失敗了。」

「假如大局不變，假如松井永遠不離開香港，我就一輩子不想與父親見面了。」

「不會的，小黑，現在國際風雲緊急，日本人在太平洋方面的戰事節節失利，眼見着他們就要離開這裡了，妳耐心點，再等一些時，何必急在一時呢！」駱四虎安撫黑玫

瑰。

黑玫瑰沒有聽進他的話，焦急地說：

「我不能再等了，我會痛苦萬分，我會……」

「嗯！」他的聲音沉重，似有極大的份量，稍緩，又轉爲溫和，慢慢地接下去：

「小黑，妳安靜些，妳說得我心亂了，我們還有時間商量啊！」

「四虎，你是答應我了？」她抬起頭凝視着他。

駱四虎一皺眉，忽然輕快地把身子移了過去，緊握着她的手，微微地笑着，改變了口氣：

「小黑！我也在爲妳的事着急呢？我會代妳安排的。」

她以爲駱四虎允承了，一瞬間，破涕爲笑，臉上頓時顯出極歡悅的笑容。

「妳這個人就是小孩子氣，一時又高興得這樣，看妳在和敵人打戰的時候，又是那麼兇狠，我眞是敬佩妳了。」

「是你惹我的，你當眞不是答允我給我們父女見面嗎？把我門急了，你又在說好話，好壞呀！」她輕輕地打了一下駱四虎的手背。

「唷！學會了打人！」他浮滑地聳聳肩，說：「我講的是眞話，并未騙妳呀。」

於是，駱四虎詳細地在端詳她，溫柔地與她低聲細語，過了一歇，又稱讚她道：

「小黑！妳和過去一樣天眞，比過去好耍美，我爲了工作不能時常親近妳，眞是個大損失呢！」

黑玫瑰撇着嘴角說：

「我不要妳稱讚我，祗要你是眞心對我，先替我把這件事辦好，以後我會對你好的！」

「以後？」駱四虎似乎有點刺耳，他想起以前的事，不禁茫然的向她看着，隔不多久，他站起身子，說：

「再遲了，他們全要找我的，改天我會再來看妳！」

黑玫瑰把他送到大門口，又叮囑一句，說：

「不要忘記允承我的事呀！」

駱四虎連連點頭，脚步却向樓下踏去。

大門關了，黑玫瑰如釋重負，心中暗想：「爲了與父親見面，我的工作已有極大的

表現，今天總算是有收獲了。」

這一晚，她睡得特別香甜，她在等待着極好的消息。

時間一天天的過去，駱四虎所允承她的事有如石沉大海，她雖然知道駱四虎的工作繁忙，但是這件事并不需要他費什麼調停，祗要他一句話，問題就解決了。

她這個人是無法無天慣了的，現在的任務，把她拘束得不能隨便行動，她開始恨駱四虎了，她覺得他這個人言而無信，對於言而無信的人，是要用不講理的手段對付的。

她在躊躇着，她要使駱四虎不要看輕自己。

「哼！」你不要以爲我沒有辦法，我要做幾件驚天動地的事給你看看，我要叫你頭痛！」她喃喃地說着，她腦子裡在轉動着。

於是，她一連下了三道命令，并且限期執行。

第一件，是謀殺松井的命令，她要工作人員在三天之內等在摩尼斯道特務機關總部，開槍射殺松井。

第二件，派人去皇后大道中日本勸業銀行，丟擲炸彈，擾亂香港地方秩序。

第三件，炸毀尖沙咀碼頭。

這三件重大的事，是會把目前香港攪得天翻地覆地，決不是她權力範圍的事，也不是整個組織中能擔負下的責任。

在她的命令下達後不久，駱四虎在地下總部跺着脚，說：

「絕對不能執行，我去阻止她。」

「司令！她這兩天脾氣太不好，嚴令行動，時間遲了，恐怕來不及呢！」那個報告人員說。

「不能這樣幹的，那不是糟透了嗎？」駱四虎咆哮着說。

「所以我們怕事情鬧大了，特地過海來向司令報告。」

「你先回去，一面暗中傳達我的命，決對不許稍露聲色。」

「這樣我們會遭受她懲罰的。」那報告人員畏懼黑玫瑰，補充着說。

「不要緊，我卽刻會過海去阻止她！」

「是！」那報告人員應了一聲，匆促地回到香港。

黑玫瑰滿臉殺氣，刁着一隻長烟嘴子，在客廳裡猛吸着，她要在三天以內，做她下達命令的三件大事，這是一種不計利害的行動，顯然地，她是在對駱四虎報復，她沒有

經過深思熟慮。

「爲什麼我不能會見我的父親，爲什麼他要騙我？」黑玫瑰在咆哮着。

門鈴響了，是自己的人暗號，黑玫瑰吩咐阿媽開門。

駱四虎一進門，使得黑玫瑰感到詫異，她絕不會想到她的命令會走漏得這樣快，香港是個獨立的機關，她的任務不須經過九龍同意的。

她以爲駱四虎是來答復她的問題的，她又深悔不該那樣做！

她勉强站起身子，沉着臉，說：

「四虎，你太忙了！把我的事情忘了吧！」

她不提她要做的事，她在等他的回話。

「啊！」小黑，妳不提，我眞的忘記了，我已是三天沒有睡了，所以今天來找妳談談。」

黑玫瑰撅起嘴唇，冷冷道：

「不要談了，公事公辦，香港這兩天有什麼重要的事，還勞動你親自過海來嗎？」

駱四虎知道她是任性的人，話不投機，一翻臉，施展出來的手段，會令人吃驚的。

於是，很平和地一笑，說：

「我今天接到一項上級發來的急電，情勢緊急，所以我馬不停蹄地來同你商量。」

「情勢緊急，不是更好辦嗎？四虎，這是你的事，你的一手就夠應付的了。」

她誤會他說的情勢緊急的話，她以爲他指的是香港局勢。

「這道命令是要我們即刻撤離此地。」駱四虎沉重地，說：「事出突然，我們要趕緊做準備工作。」

黑玫瑰不屑地睨他一眼，心說：「你在騙鬼，香港這個地方的工作，能隨便撤退嗎？何況，駱四虎工作成績表現得異常優良，這不是明明在開我的玩笑嗎？」

駱四虎緊接着又道：

「命令上面調我們這批人去「馬尼拉」一旦接替工作人員來到，我們就要走了。」

黑玫瑰看他說得鄭重其事，知道不是假話，仍舊懶洋洋地，沒有一絲表情，說：

「那你是要走了？能者多勞，上級賞識你，「馬尼拉」那邊比香港更重要呢！」

她另有打算，她想：駱四虎一走，她已無顧慮，今後可以與父親團聚在一起了。

「妳也要走呀！」駱四虎繼續在說：「我們的組織是整體的，誰也不能單獨行動！

」

黑玫瑰駭異地看着他，沉聲說：

「不！我不是你們組織裡的人，我是以私人關係幫忙的。」

「那你就想錯了，小黑，妳是我們這裡的副司令，是上級委派最高級的執行人，命令如山，妳想不走也不成了。」駱四虎說。

黑玫瑰把臉一扳，大聲道：

「四虎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拿組織來吓唬我，天塌下來我都不怕，你要叫我走，當心，我的槍口是認不得人的。」

她氣喘着，又說：

「你害苦我了，你爲了組織，不許我與父親見面，現在又要逼我走，難道我的自由就賣給你了嗎？」

駱四虎對於她要求的事，問心有虧，他同她過去交往數年，摸透了她的性格，怕她眞的一翻臉，會鬧成一個不可收拾的局面。

他微微沉吟一下，說：

「從即刻起，我們在香港的任務，已經告終，所有已發出的命令，不得生效，好！我還有要趕辦的事，不能在這裡停留，希望你奉命行事。

這一下，可把黑玫瑰聽傻了，駱四虎是香港地下工作的司令，他的話，就是命令，這樣一來，她的三道手令等於無形中已被否決了。

她是個倔强成性的人，她寧可肝腦塗地，也不會向人屈服的，她看到駱四虎走動的背影，她連眼都未抬，祗狠狠地說一句：

「好！我奉命行事就是！」

駱四虎走了，她如同摘了頭的蒼蠅，毫無主張，她是抛開一切，去看父親，或是按兵不動，等待駱四虎次一步辦法，一時忙中無計，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。

她的命令，已被駱四虎否決，在組織裡，上級的命令是無法還價的，她被弄得暈頭轉向，毫無主張。

她已決定去九龍一趟，去看看動靜，當然她怕駱四虎派人監視她，在組織裡，是六親不認的，萬一自己貿然去見到父親，萬一駱四虎一聲令下，父女兩條性命，豈不是白白地犧牲了麽？」

駱四虎方才對黑玫瑰說的幷不是假話，上級確有消息給他，調他到馬尼拉擔任工作，叫他選擇精幹人員、準備離港，不過沒有那麼急，要他等待新任來港後，再行赴菲。

他在香港未了的事，大多均已辦理妥當，祇有黑玫瑰要見丁超人這件事，使他猶豫不決，他對丁超人是有成見的，槍傷之仇，始終沒有忘懷，因爲黑玫瑰的關係，愛屋及烏，把這件事容忍下去了。

其實，他是個至情至性的人，感情蘊藏在肚裡，近來雖然爲了工作，沒有同黑玫瑰親近，但是，他的熱情始終在洋溢着，他的精神完全寄託在黑玫瑰身上。

他把黑玫瑰安插在組織裡一同工作，等於放在自己身邊，一有機會，他就會向黑玫瑰提出結婚要求的。

他過去同黑玫瑰已有深厚情感，他這次又救了她脫離松井魔掌，心照不宣，她估計她是不會拒絕的。

假如黑玫瑰與她父親見面，她們父女情深，丁超人又知道自己與他樹敵經過，那麼他同黑玫瑰的事，結果就難以想像了。

其實，黑玫瑰與丁超人見面的事，在組織上是沒有任何影響的，松井那邊，也不會發生很大的作用，中間的阻礙，完全繫在駱四虎一人身上。

他想用組織上力量，把黑玫瑰帶離香港，那麼，她這個人就算是他的人。

那知，他這個如意算盤又打錯了，差點把這件事弄得骨肉分離，兄妹仇殺的慘劇。

一個大雨滂沱的晚上，一個面上蒙着黑紗的女人，頭帶雨帽，身上披了件深綠色雨衣，從佐頓道碼頭過海，前去九龍。

她坐在輪渡上面，左顧右盼，心裡暗忖：「要是駱四虎在這個時候，對我父親下手，那就太慘了，我會取他的命，替我父親報仇的。」

她帶着沉重的心情，匆匆下了船，雇了一部的士，直向界限街駛去。

風雨之夜，路上行人稀少，汽車停在界限街路旁，她付了車費，很快地鑽到一座騎樓下面去了。

她揚起頭，看了看門牌，距離她的目的地，還有二十餘家，她又冒雨前進，在昏暗中，彷彿已看出是一一七號，她又急速地停了下來。

那是一座兩層樓的洋房，她站在這座房子門外，四下眺望，沒有看見一個可疑的人，她好像鬆了一口氣，揿着電鈴，心裡又在跳個不停。

「誰呀？」一個蒼老有力而又使她聽得極熟的口音在問。

她知道她父親的脾氣，平時睡得很晚，而又獨宿慣了的，這個問話的人，一定是她要見的父親了。

她喜得兩脚直跳，在喉嚨裡輕輕吐出幾個字：

「是我！快開門啊！」

丁超人聽不出她的聲音，又問了一聲：

「是那裡來的？報個名字。」

她蟄着脚，夠在門洞上，說：

「我是秋華！」

這四個字把丁超人聽糊塗了，兩手顫動，把大門拉開。

黑玫瑰還沒有等丁超人將門關好，叫了一聲：「爹爹」人已撲了過去。

這是她們父女間日夜所想的事，今天終於如願以償了。

「秋華！妳……妳是怎樣來的？」丁超人淚水已流到面頰上。

「爹爹！我好想你啊，我不能再看不見你了。」黑玫瑰哭泣着說。

父女情深似海，丁超人把她摟在懷裡，慈愛地，親切地爲黑玫瑰揩去面上的淚痕，說：

「秋華，沒有人跟着妳吧？」

「我很小心地呢。」黑玫瑰有如幼年時候一樣，貼在丁超人身上，說：「我偷偷地來看你的，要給他們知道，那太危險了。」

「秋華，妳不是已經做了副司令嗎？」丁超人高興地說。

「那有什麼稀奇，爹爹，我祇要看見你，什麼都不要了。」黑玫瑰稚氣未脫，伏在丁超人肩上。

「秋華，我實在負了妳，唉……」他撫摸着她的頭髮，長嘆着說：「那不是我願意的，我的確太痛苦了。」

他的淚水又簌簌流下。

「爹爹，快不要這樣。」她也掏出手帕爲丁超人拭去淚水，伴作高興之色。

「爹爹，我們今天見面眞是如在夢中啊！我想以後不會再分開了吧！」

「我想是不會分開的，秋華，妳長得這麼大了，以後跟着爹爹好好過日子，不要再

在江湖上混啦！」

「好！我聽爹的話，改邪歸正，永遠侍候爹爹。」黑玫瑰柔順地說。

他們父女談了一陣，黑玫瑰看看錶，又說：

「我該走了，明天早上再來看你。」

「妳還要走嗎？」丁超人迷惘着問。

「我不走，那個姓駱的不會放鬆我的，要是被他查出，就不好辦了。」

「妳是說駱四虎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丁超人在腦子裡打了一個轉，嘴唇顫動，把要說的話又吞了回去。

他不想把這件事，在此刻同黑玫瑰說，他怕橫生枝節，他要等王武來辦這件事。

可是，他還有一件事，格在心裡，而這件事就是關係着秋華與駱四虎的事，他曾經聽說，秋華與駱四虎之間的友誼，已經達到水乳階段，他在沒有看到秋華前，無能為力，現在，他不能不向秋華問清楚了。

他在凝神的想，緊蹙着肩頭，話還未說出口，黑玫瑰已忍不住了，她發現他有難言

之隱，於是，把身軀向前湊了一湊，說：

「爹爹！你還有話要說嗎？」

「不！秋華，我怎能忍心責怪妳，我是想問問那個姓駱的究竟對妳怎樣？他不是同妳的情感很好嗎？妳為何又說他不會放鬆妳？」

黑玫瑰噗嗤一笑，說：

「原來爹爹是在關心這件事，嗯！他對我不錯，但是我仍是恨他，因為……因為他過去要同爹爹作對，現在他又不准我和爹爹見面，所以我就不喜歡他了。」

「妳這是真話？」

黑玫瑰身子連擺了兩擺，說：

「爹爹會不相信我嗎？」

丁超人臉上略現喜色，說：

「這就對了，你是不能與他要好的，女孩子大了，總是要嫁人的，就是不能嫁駱四虎，知道嗎？」

「不來了，爹爹，你還在笑我，我不嫁人，不管是誰！」

丁超人含笑點頭，說：

「那麼妳就走啊，記住，明天晚上要來看我。」

「我一定來的。」她邊走邊說，丁超人把她送出了大門，倏然又抓住黑玫瑰的手，說：

「秋華！你的行動可要謹慎點，千萬不要露出馬脚，駱四虎那邊我就會託人去辦的，就是這兩天的事，王武王伯伯他已經來過了。」

黑玫瑰人已站在門外，不想再與他多談，她兩頭望望，低低地說：

「我知道了，明天會！」

她說話的聲音未歇，人已投入蒼茫的雨夜中。

第十六章　同歸於盡

她這次離開香港，計算時間，最多不會超過兩個小時，及是風雨之夜，恰巧又是她們地下組織將要撤離的時候，如果沒有重大事情發生，對她這個偶然離開本位一兩個小時，是不會有人注意的。

即是她在工作的時候，也常常悄悄出來，甚至在外面躭延數小時，那是爲了任務，但，也沒有管得了她。

所以她今天過海到九龍一趟，在回來的時候，心情並不緊張，反而顯得輕鬆愉快，因爲她多年渴望所想見到的父親，終於被她見了。

她趕到最後一班輪渡，坐在船艙角落裡，抽着香烟，悠閑地看着吐出去的烟霧，心中暗忖：

「爹爹同駱少虎這個結眞是解不開了，他會想到我的頭上，怕我與小駱在感情上撕不開，其實，小駱心裡何嘗不是對他老人家有着成見，他臨出門的時候，對我說什麼要

等王武王伯伯去替他辦這件事，又是什麼道理呢？」

她一個人在思考，假如她同駱小虎的事情得不到父親的諒解，看樣子，這件事是非常扎手的。

她要父親，自然也不想放棄駱小虎，他是個有為的青年，而且，她同他的情感也不是一時分得開的。

船到了香港碼頭，她緩緩地走上了岸，她找到一部街車，就回到灣仔去了。

她剛剛跨進大門，已覺得情形不對，客廳裡烟霧迷漫，有三四個人在等着她。

她陡的一驚，暗中在想：「他們的情報太靈通了，難道我到九龍這回事，竟被他們發覺了。」

她臉上仍然沒有露出絲毫不安神色，一面脫下雨衣，一面揮手向他們招呼，口裡在說：

「這麼晚了，是有事等我商談嗎？」

她緩緩坐下，一對眼睛直在那些人臉上打轉。

「副司令是過海去的！」一個工作同志問。

「嗯！」她沉重的應了一聲，沒有把話接下去。

「我們是奉司令的命令來的。」那個工作同志說：「他怕副司令還有辦不完的事，叫我們來幫同料理。」說着，又在身旁拿出一個牛皮紙包，說：

「這是我們司令帶來的慰問金，請副司令收下。」

黑玫瑰方始定了神，把頭點點，看着那個牛皮紙包，說：

「我不需用錢的，還是請你帶回去吧！」

那工作人員又補充着說：

「這是慰問金，是慰勞副司令工作辛勤的，這種錢，我們也得着一份呢！」

「哦！」那麼我就收下了。」

她把牛皮紙包拿在手中，微微一頓，道：

「我這裡沒有事了，我非常清閒，所以我才想到在雨地中走走，不想勞你們久等，現在已太夜了，請各位回去代我回復司令，謝謝他的盛意。」

她將那幾個人送出大門，也沒有去打開那封牛皮紙包，向牀上一躺，沉沉地睡了。

丁超人却在牀舖上睜大着眼睛，一夜未眠，他興奮極了，他見到女兒秋華，萬事已

足，他看見秋華已經豐盈成熟，他看到她在自己面前仍是同小時一樣倚偎纏綿，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安慰。

他這時還有一件了不掉的心思，那就是兒子四虎的事，現在四虎要調防走了，他急於要把這件事了結。

他既無法找到他的姘婦，這次工作祗有寄托在王武身上，他同王武是生死之交，王武不會不來看他的。

他想到王武，想到四虎，又想到女兒秋華那副可愛的面龐，不知不覺地睡熟了。

跑馬地日本特務關關總部的會客室裡，空氣逞現得特別緊張，只聽松井大佐在裡面厲聲地說：

「把他抓了來我斃了他」

今天金玉枝已不似往日那樣隨便，紅着臉，低頭不敢言語。

接着就聽松井在說

「不識抬舉的東西，我松井是幹什麼的，拿了我的槍枝，不去辦事，妳問問他，有幾顆腦袋！」

金玉枝從來沒有看見松井發過這麼大的威，她不敢在他氣頭上亂說，故意裝出一副可憐相，抖抖地說：

「乾爸爸，都是我不好，誰教我逼着他去做賭場裡的事，他這幾天實在是太忙，想把那兩班賭場趕緊修好，早一點開門呢！」她把責任攔到自己身上。

「我不聽這些。」松井怒氣未息，說：「妳叫他來，我當面斃了他，混小子，可把我氣甓了。」

「乾爸爸，大人不記小過，我向你討一個面子，我回去就叫他找幾個對象下手，給乾爸爸臉上過得去，乾爸爸，你生這大氣，我心裡難過死了，我怕你身體吃虧呢。」金玉枝嬌滴滴地說。

「妳心疼我，就會叫那姓丁的去幹啦！」松井口氣已經緩和，說：「我賞妳的臉，叫丁超人在三天之內拿人頭來見我，我說得出，做得到，他要違拗我的命令，乾姑娘，我就會叫他在這裡流血的。」

事情已經有了緩和，松井是氣丁超人騙去他的槍械，金玉枝又拿了他一筆錢，一直不替他辦事，他一怒之下，才把金玉枝找到總部裡來。

其實，他並不想殺丁超人，否則，他一舉手，丁超人還跑得掉嗎？」

金玉枝見他氣得兩撇仁丹鬍子向上翹起，輕巧巧地走了過去，端上一杯茶，坐在他身旁，把茶杯往他口裡送。」

「乾爸爸，我決定叫他去辦，他當眞的不想活命了麼？」

她一面說，一面用手輕輕的在搓揉胸脯，口裡又在說：

「你看你，氣得這個樣子，要是氣病了，怎麼辦！我替妳舒舒氣，你覺得好受些麼？」

松井就吃這一套，當眞的吹了一口長氣，說：

「乾姑娘，難爲妳了，我現在舒服些，妳替我往下邊揉揉。」

他直拉着她的手，往小腹下面送。

「又來啦！」金玉枝噗嗤一笑，說：「心裡不舒服，要往那裡去揉什麼？好啦，我要走了，我替你去傳達命令去！」

松井這個人是不計生冷的，他能當着下人的面去脫金玉枝的衣服，金玉枝怕他來這一手，所以急急地要走了。

「乾姑娘，妳再替我摸摸，等我氣消了，我帶妳到香港大飯店吃午飯。」松井說。

「把人都氣死了，誰還吃得下飯。」金玉枝賣乖地，說：「祗要你氣消了就成，改天我來陪你。」

她停下了手，又在他的下巴括了一下，格格地笑着，說：

「我人都老了，不配你的味口啦，乾爸爸，我替你辦差，找兩個年青姑娘來侍候，好嗎？」

這才把松井門樂了，哈哈大笑，說：

「乾姑娘，妳瞧着辦吧，對了我的味口，我重重的賞妳。」

金玉枝一撇嘴，說：

「誰要你賞，多化了幾個，就亂發威，要槍斃人，我才不貪那幾張軍票呢！」

「這是我的老毛病，乾姑娘，妳還認找的眞。」松井又是哈哈一笑。

「好吧！就這麼說，再會。」

金玉枝向他擺擺手，松井跟着她屁股送到會客室門外，直把她送上車子。

她一過海，就直趨界限街，丁超人因爲一夜未眠，仍然高臥未起，她跑到他的臥室

裡，搖撼着他，急急地說：

「還在睡呢，差一點把人都嚇死了。」

丁超人被她搖醒，祇當又出了什麼事，一翻身，坐了起來，問：

「玉枝，什麼事呀？要這樣慌張！」

她坐在床沿上，氣憤地說：

「那個老傢伙（指松井）又在找麻煩了，好容易被我對付過去了，你不能老實呆在家裡睡着，總得想個辦法應付她一下才是！」

「這是隨便可以應付的嗎」丁超人睜大着眼睛，說：「爲了這件事，已經被田青打死了兩人啦，難道還要我自已塡進去？玉枝，不要理他……」

金玉枝截住他的話，道：

「他已經決定，限你三天內要殺幾個人，你看怎麼辦？」

「那不是笑話，妳答應他了嗎？」丁超人急迫地問。

「他的火氣太大，同他無法講理，總算勉强被我扯過去了。」

丁超人沉思了一下，說：

「照說，也是我們不對，拿了他的東西，不給他辦事，也難怪他發火，但是，對方「指地下工作」的人，我一個都不認識，叫我怎樣下手？」

「你不會還去找老對象（指田青）嗎？」金玉枝提醒他說。

「祇有這條路，好吧，等兩天我親自去找他。」丁超人無可奈何地說。

金玉枝不想他這樣做，冷笑一聲，說：

「你混了一輩子，下面就沒有現成的人去替你辦事嗎？」

丁超人圓睜着眼，道：

「我不做塡鴨子的事，祇有我親身過海，否則，不要說三天，就是三個月，也打不倒一個人。」

「那麼我們把槍枝還給他，不要再搞這些了。」

丁超人向她格格一笑，說：

「這種事，又不是向他借托，不用就還他，妳不信試試，還了他，他還是會要我的命的。」

金玉枝雖說也在黑社會圈子裡混混的，倒底不懂其中道理，被丁超人這一說，好像

皮球洩了氣，軟綿綿的躺在牀上，說不出話來。

其實，丁超人早已有了主意，他的願望已經達到，那是秋華已經見了面，四虎的事，祇要王武一到，就可解決，所剩下的，就是田青這筆賬算結，如果不把田青這着棋，他是死不甘休的。

果然，在第二天中午時分，王武又來看他了，他喜出望外，把秋華來看他的事向王武說了，又把四虎的事原原本本告訴王武，說：

「大哥，麻煩你了，四虎的事也惟有你才能辦，你不來，我望眼欲穿，你去告訴四虎，叫他來看我，大哥，我會感激他的。」

王武楞了一下，心想：「四虎現在的地位不同，我去找他，不見得就能順利，再說，他們幹這種工作的，六親不認，萬一他疑心到我頭上，來個不理不睬，豈不自討無趣。」

丁超人看他猶豫不決，懇求道：

「大哥，你還在想什麼，難道你不願我們父子團聚嗎？」

王武生性爽直，被丁超人一說，義不容辭，雙肩一緊，道：

「老弟的事，還有什麼說的，我祇有硬着頭皮去試試，四虎這個孩子我已有多年不見了，我去看他，大概不會拒絕不理吧！」

「大哥，四虎的天性是不壞的，你在他小的時候，常常照顧他，你去找他，他會尊重你的。」

「那就請你把他的住址抄給我，這件事，就交給我去辦吧！」

駱四虎行踪極爲神祕，他究竟住在什麼地方，連丁超人也不知道，但是，祇要找到四號，就會找到他的，於是，丁超人把四號幾處聯絡地方抄給王武，以及聯絡方式，然後，喜孜孜地把王武送出了大門。

這兩天駱四虎顯得輕鬆愉快，他要做的工作，完全停止，這樣，他就想到黑玫瑰身上，爲了工作，始終沒有和她接近，現在，他要找她敍敍舊情了。

他拿定決心，這次看到黑玫瑰要同她攤牌，把結婚的事提出來，趁着沒有去馬尼拉之前，作一個決定，他怕一到馬尼拉又會忙得無暇及此，又不知拖延到什麼時候了。

他準備與黑玫瑰商談妥當，先訂下婚來，即去向母親說知，也好給母親聽到高興，然後帶了她去一同工作，豈不了掉一件心事。

他帶着興奮的心情去看黑玫瑰，見了面，他反而手足失措，靦覥起來。

黑玫瑰仍然很自然地看着他，她是絕頂聰明的人，心裡早已猜透他的心思，甚至，他要說些什麼，早在她意料之中。

「你今天的神情好像有點不對？」黑玫瑰笑着說：「我們是老朋友了，爲什麼這樣扭扭揑揑的態度？」

駱四虎臉上一紅，更覺不安，終於，拿出絕大的勇氣說：

「我早就想同妳談談這件事了，我們都在忙，所以一直沒有來找你，小黑，妳心裡總明白吧？妳能不能答應我呢？」

他沒頭沒尾地在說，黑玫瑰故意裝做不知，淺淺一笑，道：

「你說明白什麼？又叫我答應你什麼，你這個說話老是藏頭露尾的，現在又不是談什麼機密大事，你大大方方地說出來好了。」

「小黑，妳當眞不明白嗎？」駱四虎紅着臉一笑。

「你還不知我的個性嗎？」黑玫瑰向他睨着，說：「我是不會藏假的，對於你，我更不會玩弄手段了。」

駱四虎見她坦白眞誠，膽子一壯，結結地說：

「我們要走了，我……我同妳的婚事，到現在還沒有個決定，我想在未走之前，我們先訂下婚，母親那裡也好給她老人家放下這條心，小黑，妳不會不願意吧？」

黑玫瑰不期然格格一笑，說：

「你是要你母親放心，眞夠孝順地，我非常敬佩你這片孝心，難得，難得！」

她的話似乎話中有意，可是駱四虎沒有揣摸出來，以爲她眞在讚美自己，隨着也是報之一笑，說：

「老人家的心裡，總是這樣的，小黑，妳不要讚美我，祇要妳點點頭就行了。」

黑玫瑰忽地把臉一沉，說道：

「我不能爲了要你母親放心，我就答應你，這是我的終身大事，我還要考慮考慮呢！」

駱四虎碰了一個軟釘，窘得臉上如同火燒了一般，但他仍是沒有放鬆，繼續說道：

「小黑，妳怎麼變了，妳以前不是答應過我的嗎？此刻不過是舊事重提呀，雖然我在說讓母親放心，其實是我同妳的事，難到妳不想讓我母親知道嗎？」

黑玫瑰已兜上心事，白了他一眼，說：

「不管怎樣，這件事你當讓我愼重的考慮，我再向你鄭重說一句，我也不能陪你去馬尼拉，假如你還愛惜我，請你不要勉强我吧！」

她這幾句話，有如一盆凉水，潑在駱四虎頭上，駱四虎瞪着兩只大眼望着她，不知她犯什麼毛病，心中暗忖：

「女人的心眞難捉摸，或許今天不湊巧，正碰在她有心事的時候，好事不在忙中計，祇有改天再來說了。」

他對黑玫瑰當然沒有死心，在他意念中，認爲她是一時之氣，終久她會答應他的。

於是，他站起身子，說：

「小黑，看妳的神情，非常疲倦，我不打擾你了，明天我再來看妳。」

黑玫瑰點點頭，道：

「我頭痛的厲害，也想休息了。」

她們這次談話，毫無結果，駱四虎帶着失望的神色下樓而去。

再說王武他受了朋友之托，必須忠人之事，他去找四號聯絡，想與駱四虎見面，那

知，丁超人對他說的地方，早已人去屋空，一直沒有見到四號的面，再去找丁超人，也未遇到，就這樣陰錯陽差的把這件事錯掉了。

其實，王武郎是與四號見面，亦無法看到駱四虎，這兩天駱四虎的行動，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。

他自從那天與黑玫瑰見過面，灰心已極，他已悄悄地去探望他的母親。

丁超人却沒有停着，他要向松井交差，又因女兒秋華已經見面，四虎的事已托王武去辦，自己私人的心願已了，他正集中精神去對付田青，這是他唯一未了的事，在他計劃中，要幹掉田青，祇有親自出馬，主意打定，準備開始行動了。

他選了兩枝德國「克隆牌」新式快槍，貼身藏在腰間，面露殺機，匆匆就要出門。

「老丁，你怎麼這樣糊塗，你看你，滿臉貼着殺人的招牌，就這樣去找田青嗎？」

丁超人被她說得一凜，又退了回去，苦笑着問：

「我不這樣去，要怎樣去法？」

「你一去就看得見田青嘛？照你這副打扮，人人見了害怕，恐怕你一進海景大樓，人家就會對付你了。」金玉枝關心地說。

丁超人對着鏡子從頭到脚一照，也不禁啞然失笑，看着自己身上一襲短裝，領口敞着，也眞不成個樣子。

「你總要打扮得斯文一點，儘管你是去殺人，也不能滿臉掛着殺人的相，田青是什麼人，你想步黃海他們的後塵嗎？」

丁超人猛然被她提醒，倒底是女人家細心，自己粗心浮氣，連服裝也未換一身，差點出了亂子。

於是，他又重新換一身名貴的西服，又略略地化裝一下，帶了一頂英國兎呢帽子，完全變了一副紳士打扮。

「這才成個樣子。」金玉枝端詳了他一下，說：「在賭台上不管輸贏，見不到田青也，可千萬要發急，那會把事情弄糟了的。」

她關於丁超人此去的安全，一再向他叮囑。

「知道了，太太，我會見機行事的。」丁超人說。

「我不想阻擋你。」金玉枝黯然說道：「你這個人的脾氣阻擋不住的，不得了手，不要多傷人，早點回來，我等着你呀！」

丁超人見她殷殷叮囑，此時已表現出來一種關切情狀，心中一狠，大步走出了門。

海景大樓紅寶賭場，他已來過兩次，門路非常熟習，他呢帽齊眉，口裡啣了一枝雪茄，揚頭向裡面走進。

這確眞是一件使田青估計不到的事，現在紅寶賭場，自王朗的事發生後，田青再也不敢信任別人，先是自己在下面照料了幾天，又覺太勞神，索性派麗麗去當總管，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」這囘總不會再出意外的了。

麗麗的人確也精練，除了江湖上經驗少了一點，對於賭場裡大小的事，辦裡的頭頭是道。

她當然看不出來的人是丁超人，她從來也沒有這種想法，下面的那批人，渾渾噩噩，一看丁超人的派頭，祗道是來了一個肥戶，把他迎了進去。

丁超人在賭場裡打了一個轉，就落座番灘台子上面。

他一生不大賭博，但是對於各種賭術，都精到異常，這種番灘賭，是四門輸贏，賭台上四個角，寫着「一二，三，四。」獨贏是一賠二，也可一注押在兩門上，如「一，三。」「二，四。」數字出來，祗要合上你押的門子，那是一個賠一個，這樣贏的機會

是二對一，比較多些。

玩的方式，是在中央放着上千個洋紐扣子，莊家用一只瓷碗，向扣子上面一扣，四面漏下的拿開，賭客就在這時下注。

注碼下齊，莊家把瓷碗揭開，用一根長尺，從扣子中央一分兩面，用尺桿挑着扣子，四個一排往外送，挑到最後，剩下幾個，就是輸贏的數字，如剩下三個紐扣，卽是三」是獨贏，押「一，三。」的人，也可贏一倍，比較其他賭博不容易做假。

然而，賭博是講風頭的，也可一連出上十幾個老寶，那麼贏的機會就少，輸得人也就輸得更多。

丁超人坐來台子右上角，跑台子的送上一張當天開灘的紀錄單，他凝神地看着，一出，就是一記重注，他在「四」上押了三千。

頭一記就被他押中了，不到一個時辰，他已贏了近三萬數字，他低着頭，在等待動靜，他是玩賭場出身的，知道照他這樣賭法，一定會驚動賭場裡老板的。

當然，有人在注意他了，先是麗麗從櫃台上走過來，向他照了個面，看見他一派紳士模樣，賭得又干淨俐落，挑不出什麼毛病來。

「老板，今晚那個賭客有點稀奇，小注子輸，一押大注就贏，現在差不多已贏到快三萬了。」賭場裡領班李龍向田青報告。

「你們把他監視了，再軋軋苗頭，不對的話，我下去收拾他。」田青說。

「人家賭得規矩，看樣子，不會是搞這門的。」李龍照實說說。

「嗯！以前來過嗎？」田青問。

李龍想了半響，腦子裡沒有印象，搖了一下頭，說：

「以前沒有見過，是個生戶。」

「好吧！你再留意他一陣，他的籌碼再漲上去，你按上鈴，我會下來的。」

這時，已是午夜一時，賭場裡一般賭客已分出輸贏，贏的走了，輸的還賴在休息室裡抽烟吃宵夜，唯獨丁超人坐在位子上沒有動，面前的籌碼又增多了一萬。

李龍一軋苗頭，怕擔不起這個責任，揿了三下暗鈴，不到三分鐘，田青從樓上走了下來。

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丁超人抓住這個機會，豈能放過，他把面前的籌碼全部向「二」上面一推，說：

「反正也是贏的，賭一下運氣試試。」

開攤的人看得傻了，一看籌碼的數字，在四萬元左右，這種大注子還是創見，他堆着笑臉向丁超人說：

「老先生，少押點，我這裡吃不住。」

丁超人站起身子，兩眼向他一掃，說：

「吃不住，我沒有聽說過。」

他口裡在說，脚步已經移動，正向田青走來的方向迎去。

他的動作奇快在江湖上是有名的，兩支槍已抄在手中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個箭步早已向前穿出，同時手中的雙槍齊發，砰！砰！兩響，已對着田青打出。

田青猝不及防，身子向後一轉，人已躺在地上。

一陣大亂，賭場裡幾名保鏢已把丁超人圍住，亂槍齊發，丁超人往前穿出數步，正想奪門而出，一粒子彈已從他腦後打到，橫躺在血泊之中

這是一件轟動社會的新聞。

第二天一早，駱四虎來探視母親，剛踏進大門，他看到母親坐在屋簷下，手裡捧着一份報紙流淚滿面，哭得異常傷心。

他大吃一驚，駱四虎是個事母極孝的人，忙着問道：

「媽媽怎麼？，爲什麼這樣傷心呢？」

他母親一言不發，將報報送到駱四虎手中，說：

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」

「四虎不知報上的新聞何以會與母親發生關係，把報紙接到手中，只見新聞版上，大字標題，刋着：

「香港紅寶賭場發生驚人血案，兩個黑社會首領火拚死亡。」

新聞內容，說：

「十二年前毒梟逃犯丁超人，爲了尋仇，昨晚深夜將紅寶賭場主持人田青打死，正欲奪門而出之際，腦後中槍，亦未倖免，血案正由治安當局處理中。」

他看了這條新聞，異常震驚，但母親怎地會爲這件事傷痛，令他不解。

他把報紙拿在手中，伏在他母親膝上，問：

「媽媽是爲了報上的新聞感到痛苦嗎，像他這種人死了，不是爲社會上除去大患嗎

？」

他母親直在搖頭，好似有千言萬語，一時說不出來。

他急得直在屋簷下兜着圈子，怎麼也猜不出母親的心思，於是，他又伏下身子，搖撼着她的手臂，說：

「媽媽，妳說呀！難道媽媽受過這兩個人恩惠的嗎？」

他母親見他焦急情狀，她長長地嘆息一聲，說：

「孩子，這多年來，我一直沒有同你說起，那是因為你很長進，有作為，又怕傷了你的自尊心，不想……不想……」

她說到此處，又痛苦起來，駱四虎也跟着流淚，道：

「媽媽，是什麼事，妳說出來呀！」

「唉！」他母親嘆息一聲，撫他的肩頭，說：「你一直要想見的父親，不想他……

……他………他就是今天報上登載被打死的丁超人。」

這一句話，有猶晴天霹靂，駱四虎兩手一鬆，仰面昏了過去。

（全書終）